

A YEAR WITH by Thomas Merton
THOMAS MERTON

莫顿的话语让我们理解
智慧或真理的语言原来就是爱的语言



[美]托马斯·莫顿/著 任珊/译

学习一门爱的语言：

与托马斯·莫顿相伴365日

A YEAR WITH
THOMAS MERTON



学习一门爱的语言：

与托马斯·莫顿相伴365日

【美】托马斯·莫顿(Thomas Merton)/著 任珊/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目 录

原序 / 001

1月 / 001

2月 / 032

3月 / 061

4月 / 092

5月 / 122

6月 / 153

7月 / 183

8月 / 214

9月 / 245

10月 / 275

11月 / 306

12月 / 336

原序

学习爱的语言：来自时间的话语

我必须看见黎明的第一缕光，我必须独自出席白日的复活。那一刻太阳现身，宁静肃穆；那一刻，城市、政府、陆军部的所有事情仿佛老鼠们的争吵。我从东方高高的橡树林里领受了这个词——白日。它从不重复。它永远在全新的语言中。

托马斯·莫顿

（《日记》，1965年5月）

1941年12月10日，托马斯·莫顿来到客西马尼的特拉伯修道院，开始了他日记里详细记载的27年见习生涯。在去肯塔基之前，莫顿给他的好友罗伯特·拉克斯去了一封信，所署日期是12月6日。他告诉拉克斯，为了发现一个更好的国并学习它的新语言，他打算放弃在纽约可能会有有的前途。在客西马尼，莫顿希望学会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用这种方式把他的经历完美地翻译成神投在他身上的怜悯的语言。

莫顿进入修道院时很年轻，离20岁生日还差两个月。尽管

他的自传《七重山》直到7年后即1948年才问世，但长期以来莫顿一直以日记的方式培育着那些无比丰富、盘根错节的经验之根。16岁时，莫顿开始写私人日记。他有一种写自传的天赋，他的记忆总是形象、生动。比如，多年以后，他能依次详细地描绘出他在英国时每天乘公交从慕德阿姨家到高中沿途经过的所有街景路标。他在1941年5月14日的日记里记录了一个游戏，描述了自1931年以来十年里同一天的大致活动。当面对日益壮大的日记档案思索时，这个年轻的作家发现了隐秘的转折点，而这正在指引他揭开自己的命运。作为一个年轻人，莫顿知道他是一个作家，但通过写日记，他绘制了一条意想不到的路，逐渐意识到成为一个修道士是他意想不到的使命。

最初，通过自传体的写作，莫顿把青年时代的各种不同经历丝丝缕缕地收集在一起，从前30年的生活中绘制出今后的道路。写《七重山》时，他正好30岁，在修道院呆了4年，这本书正是莫顿对早年日记的回顾。他的自传按时间顺序依次记叙了孤儿般的童年和绝望的青春，以及当他23岁作为一名罗马天主教徒在曼哈顿的基督圣体教堂领洗时，生命因神的眷顾而得来的改变。

莫顿在日记里把进入修道院以前的经历赋予了更为深刻的内涵，其中最重要的是他6岁时母亲罗丝因癌症而病逝。16岁时，他深爱的艺术家父亲欧文去世后，他成了孤儿，自力更生。也是从这以后，他开始写日记。尽管在自传里，最痛苦的事件被审查时删去了，但实际上，在早年日记里，他一直在挖掘导致他在英国剑桥读大学一年级时生活混乱的深层原因。那时，他到处聚会，生活放荡，并且生下一个私生子彻底粉碎了青春期快活的自我形象，随后又在外祖父的帮助下逃避责任。当他从英国逃去美

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时，哪里存在着苦难中的一线希望？是谁，是什么经历引领他皈依罗马天主教，甚至在他还做着文学梦，想让自己的小说在最好的纽约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是什么使他感动从而渴望成为一名修道士？又是什么，或者是谁有如神助一般铺平了道路，越过大西洋把他从英国带到纽约哥伦比亚最好的青春年岁里，并最终指引他来到肯塔基成为一名修道士，如他在自传里所言，来到这所把他藏在天主奥秘的面孔下的房子。

在动身去客西马尼前不久，莫顿在给他最好的朋友罗伯特·拉克斯的信里有意识地把他想成为客西马尼的一名修道士的渴望比作想学习一门新语言。

也许我会在圣露西节那天带着祷告起身去肯塔基。（下周六）……除了爱的语言，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说出我要说的这些：而在那儿，他将教给我如何像一个孩子和一个圣人那样使用那种语言。他是我想说的全部，直到我不能谈论他。

当我在大教堂唱诗时，在他里面，我也将是：拉克斯、吉卜尼、西摩、斯雷特、瑞斯、戈迪、耐特、霍林格、范·多伦、男爵夫人，以及我的弟弟、我的叔叔阿姨、我死去的父亲母亲、巴拉玛卡瑞，以及整个基督奥体，每个人：是罗杰、吉尔、吉妮、莉莉。所有人，活着的与死去的。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时期，所有的年代，所有的世界，所有的奥秘，所有的奇迹……

《喜乐之路》，纽约出版社，1989，

163—164

最后这几段话揭示了莫顿作为修道士和作家的一种内面工作品质,这种品质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神为莫顿准备的命运总是显明为与他得救有关的一个词,这个词就在他与他深爱的一切——人、自然、书、思想,即他生命里那些被铭记的美——结成的关系中。他给拉克斯的“告别信”的结尾意在唤起好友的基督奥体。信末由对亲友的连祷扩大到呼唤所有年代、所有世界、所有奥秘都包含在内的一种更广阔的联合,这显示出莫顿长久以来的一个直觉:成为修道士绝不需要打破与过去一切人一切事的内在联系,成为修道士绝不意味着必须为神失去一切。当这个作家看似矛盾地接受了修士的静默时,莫顿发现这种方式对他而言最合适不过,因为这是一个作家为神找回并保存万物的方式,一种危险、需要承受极大压力的方式。

莫顿写书、散文、诗歌、信和日记,他把全部修道生活作为修道士的传递方式,把他内心经历的成果传递给最忠实的读者,比如他的朋友鲍伯·拉克斯(即罗伯特·拉克斯)。记录自己作为一个修道士的内心经历成为莫顿最主要的一项灵性操练,通过记录过去曾激励他现在仍在鞭策他的一切,莫顿发现了自己正在变成却没有变成的样子。写日记成为莫顿一步步自觉地活出生命意义的方式;写日记甚至使他再次品尝到他过去常常一饮而尽的人生之酒错综复杂的味道。

他承认,因为写作,生命可以藉他而活(1966年4月14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写作是他思考、生活,甚至祷告的方式(1958年9月27日)。特别是通过写日记,莫顿使自己内在生命更深更隐秘的形态具象化地表露出来。在日记里,他记录了真道在他平日的经历中间向他的秘密显现。

莫顿的日记在整体上是他生命的一本“一切皆可进入的书”（1956年7月17日）。通过写日记，他获得了进入自己生命中心的途径，这个中心也可称作他的灵魂，或者用他自己的话称作“初始点”，在那儿他瞥见了他在神里面最深最广维度的自我。他靠写日记来保持警醒，保持对此时此刻全部生命细节的专注，并储存他与生命中每个与他得救有关的个体之间的对话。

至于莫顿的日记写作一直以来如何有力地见证了他人内心经历的真相，这个问题在莫顿同意将日记出版的决定里得到了部分回答。他需要把日记作为爱要求他记录的一部分来写作（1952年10月22日）。他最终决定他的作家生命将是他的修士生命抵达他人的唯一形式。他意识到自己平日听到的“言语”，即专注时得到的回应，不仅仅是为他的得救而讲的，而且是藉着他为别人的得救而讲的。

在上一次的分析里，我在孤独里寻求的不是幸福或成就，而是得救。不是“我自己的”得救，而是每个人的得救……我在这儿只为了一件事：为了敞开，不被任何选择围困而与他人隔绝；向神的旨意和自由敞开，向他的爱敞开，他的爱是为了把我从我里面的一切顽梗与悖逆中解救出来。我必须做的这些不是为了定自己为义人，不是为了追求公义与善，而是因为全世界迷失的人需要我的敞开，救赎将藉着我临到这个世界。

（1966年6月24日）

莫顿从1939到1968年的所有现存日记已由旧金山哈珀出

版公司分7卷出版。《内在的莫顿：他日记里的生命》是从这7卷本中摘录出一部分，以日记体的编年顺序展现日记的一系列重要主题。而《学习一门爱的语言：与托马斯·莫顿相伴365天》更像一本日思录，但并不依照时间顺序编选现存的29年日记。虽然它们给人感觉像在读一本连贯的日记，但实际上，同一天的思考可能隔了好几年，然而他们之间始终回荡着同一些主题，比如莫顿对真理的寻觅，对圣言的倾听，以及修道传统所说的“细胞的工作”：在怜悯、慈爱面前，在矛盾抵触的经历中间，学习接受从前的自己。

莫顿坚持不懈地用心倾听与得救有关的时间的话语，这本书里的每一篇日记都是他在顺服里倾听的结果。他的顺服首先表现为默默地等待时间跟他讲话，出席新的一天；接下来是像圣灵要求他的那样写下自己与时间的任何对话，这些对话对别人来说或许也是有意义的。

这本书为12月31日那天选的日记可以看作是莫顿经过27年隐修生活后对自我生命的一个漂亮、充分的总结，对于这个生命，他曾把它看作是一本一切皆可进入的书。他写道，他知道自己一生经历了神巨大的怜悯，他知道自己不是标准意义上的修道士或隐修士，他无法被归类：他爱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陪伴或他们在他心里、头脑里、写作里精神性的存在。尽管莫顿以神秘的方式活出了与所有人、所有世界、所有时代的联系，但他仍然认为自己主要的使命是一个独修者的使命。他说，除了在沉默里赞美性的写作，除了对自己同时作为一个特拉伯修道士和一个作家的使命表达感激的写作，他其余一切有关神的谈论和写作都是粗鲁不当的。这两种使命看似互

不相容,但他学会以一种创造性的张力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在生命最后的日子,莫顿知道他仍将是一个极其不圆满的人,因为他知道他对自己的不满——对神的怜悯需要得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是使他的生命之火熊熊燃烧的秘密燃料。

躺在床上我意识到:我是快乐的。这真是个奇怪的词——“快乐”,可我意识到它确实在那儿,而不是作为“它”或宾语存在。是的,它在那儿,我是快乐的。今天早晨,起来看见光秃秃的树干上方挂满无数的星星。突然间,我被击中了,仿佛万物都裹着意义,藉着它们神巨大的怜悯临到我身上,仿佛耶和華正无比慈爱地俯瞰着我,出于爱给了我这个使命,这也是他一直以来对我的计划,而我的恐惧和绝望一直以来是多么愚蠢,多么微不足道。无论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不管他们如何评判或评价,这些在我使命的真相里都无足轻重。这个使命就是孤独——虽然我不是一个标准的隐修士,甚至或许恰恰相反。我是否被归类或如何归类都不重要。带着神的爱以及它在我生命中放置的奥秘看去,一切归类都是荒唐可笑的。我没必要让它们继续占据我的心(若曾经如此)。

唯一的回应是带着你虚无的存在从自我中走出来,在感恩里把虚无倒空。要感恩,因为“神就是他”。一切言辞都是粗鲁的,它毁坏了神面前单纯的“无”,使其看似为“有”。

(1964年12月9日)

但是，一个活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1915—1968)的特拉伯熙笃会士如何通过自我生命的探索成为后来读者的见证，使他们在其中带着各自独特的生命印记经历一次旅行，这仍是一个谜。莫顿的写作与祷告都来自他独特的生命之根，然而他的艺术与精神遗产始终与普遍的内心经历息息相通，当读者进入莫顿的内在生命时，也就再次进入了他们自己生命的学校。在那儿，他们重新发现且重新学习爱的语言，当这种语言响起时“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诗篇 19)

通过搜寻自我生命的文本，托马斯·莫顿知道了爱是所有人的母语。爱的语法把我们与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人连在一起。爱是上帝之书的语言，他创造的一切皆可进到书里。爱是莫顿文本的隐秘土壤，正如爱是我们文本的隐密土壤，而一个看似矛盾的事实是在莫顿乃至每个人独特的生命里，爱的密码无须破译。在虚构的这一年里，在莫顿的日记文本中，为你自己试探它吧。把你心灵的耳朵凑近这本书，倾听文字底下传来的古老的爱语言，这是一种你虽已知晓却将从新经历的语言：它是来自时间的话语。

强纳森·蒙塔多

2004年12月10日

1月1日

禅 风

忠于我生命里的救恩,就是忠于单纯简单,拒绝野心、解析和一切复杂的思想,甚至复杂的牵挂。

禅风扫空了所有的混乱、纠结。

真正需要的是返回“裸颜”,脱掉层层叠叠不适合我、不属于我的思想外衣,只取无名。

自新年伊始,我就可笑地幻想自己肩负着“伟大的责任”和待完成的任务。事实上,无论何种工作要做都不是我的,过多的挂虑不仅于事无补,还会适得其反。

日出——一个在生命最深处唤起庄严乐章的时刻,它仿佛催促着整个生命与宇宙协调一致,为新的一天赞美神,以一切已在与将在的万物之名赞美他——此刻仿佛有责任临到我身上,我有责任见到所有祖先曾见到的,接受这一切,赞美神。无论他们当初是否亲身赞美过,现在,他们都在我里面这样赞美着。

日出要求整个生命都持有这样的公义、这样的秩序和这样真实的姿态。

1963年1月20—21日

IV. 291—292

1月2日

你灵里的静默

昨天似乎下雪了。今天，雪已积得很厚。太阳出来了，挂满雪的雪松尖锐地耸立在明亮的蓝天下，白色的山丘笼罩在薄雾中，整座修道院金碧辉煌。这就是冬天里的客西马尼，莱纳斯弟兄的柯达彩胶盒里充满了这样的照片。

昨天，我在墓地读书时想到：当你进到神里面歇息，你在灵里发现的静默该是怎样的常在又常新，尽管它从不改变。那样的静默才是真正的生命。尽管你的身体四处走动（就像现在我冰冷的身体在有力地运动一样），你的灵魂却始终栖息在一处，栖息在它真正的生命——上帝——里面，在眼下的冬天就像在从前的夏天一样，没有丝毫显见的分别，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四季的更替只是一个幻觉。

自12月初以来，今天是我第一次户外劳动，这既可以让新鲜空气进入我迟滞的大脑，也可以借此驱走我的一些幻想。我们在马厩过去一点的围墙外的马路上敲石头，把碎石子弄到低洼处。和弟兄们一起在户外劳动多么好！即使与那些常常发生摩擦的弟兄们一起，我也这么觉得。简陋、穷乏、艰苦的生活多么好！因为这是你把自己献给上帝的规则。

1948年1月17、21日

II. 158—159

1月3日

新年的黑暗

新的一年正与它自己的黑色争战。

两天了,冻雨与冻雨下的灰黑、潮湿的雪泥。一切都蒙上了紫灰色,罩在冰里。雾刺激着喉咙。潮湿的垃圾和成了泥浆,一片荒芜。

只有元旦这一天是晴朗的。寒冷。一切都硬邦邦的,闪着光。树上载着厚厚的积雪。我沿着葡萄山朝火警瞭望塔的方向散步,隐隐地希望“升起火把”(就像哈西德派说的那样),他们也确实升起了一些。四周一片寂静,只是太亮了,仿佛这个庆典既不属于今年的新年,也不属于任何一年。

与新年更密不可分的是幽暗、潮湿、严冰与寒冷,还有疾病的味道。

但也许这样很好。谁知道呢?

早晨也是黑的,比昨天更深更蓝的黑暗。黑压压的山生硬地耸立着,黑色的松树矗立在苍白、单薄的雪地上。一种更生动更结实的幽暗。从我居住的隐修院去修道院的途中,飘起了雪花,到了10点半,太阳整个出来了,天气变得更冷了。

夜——新月——雪在我的橡胶靴底下,咯吱咯吱。漆黑的松树一直伸到隐修院上方。在我的田地和修道院之间高高的橡树伸展着它黑色曼妙的枝条。我祷告着,望着冷寂的峡谷,咀嚼着它的宁静。谁有资格享有这样的宁静?我不知道,但我若毫无理由地离开肯定是愚蠢的。

1968年1月3日、4日

VII. 32—33

1月4日

神的语言是沉默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发现了你，噢，孤独。我掰着手指就能数算出那少有的短暂时刻，它们纯洁、公正，在它们中间我发现了你。现在我知道那个日子要到了，我将能够离开言语而生活，甚至离开祷告。因为我仍需要进入语言的这片无人之地，不和别人连在一起，让我的孤独蒙上面纱。我说“离开言语而生活”，这里的言语，指的是我们在捕捉彼此的心思意念时所运用的既聪明又愚拙、既有用又无用的言语。但我并非要弃绝一切语言，因为还有一种是上帝的语言，这便是我要讲的语言，活着就是为了宣讲这种语言。我活着做弥撒，读经文，它们中间蕴涵了所有的言词，所有的启示，所有的训诫。在经文里，在祝圣的言语中，孤独凝聚在一点，那就是用唯一的言词沉默铸就的上帝之城。神的语言是沉默，他的言词是孤独。我蒙受他的救恩，永不拒绝他。余下的一切都是虚假，它遮蔽了救恩所显明的真相。我们是从片面的语言世界进到孤独、进到无限世界的旅者。我们都是外乡人。纸，我在你里面没有永久的城市。我离开孤独返回你这儿，为的是向不认识他的人传扬他的名。然后，我将重返孤独，在沉默中永居。

1950年1月11日

II. 158

1月5日

她的到来需要我的爱

寒夜。醒来发现整个夜都浸在绵厚、沉默的雪里。昨天在隐修院吃的晚饭，煮了汤，切了一个梨和一个香蕉作甜点，还烤了面包，最后得出结论：这顿饭太复杂了。如果说禁食没有更好的理由，那么单纯为了节省时间应该算作一个。碗和锅要洗，而且我只有一桶雨水可以用来洗它们和做其他事。早餐只喝咖啡意义非凡，一边安静地阅读一边悠闲地啜上两杯咖啡，已足够满足一个早晨的需要了。

自律对默想很重要。阅读能帮助我们约束自己。早晨的时光很美妙，虽然我在早上的默想中(一个小时)总是被炉火分散去注意力。一个小时不太够，但我在随后的阅读中仍可以更好地思考(这段时间总是过得太快)。圣母的到来对我而言意义重大。这一刻转瞬即逝、难于捕捉，但我相信她真的来了，就在这个隐修院里。她的到来需要有爱，这不是滔滔话语可以解释的。我需要她，她在那儿。也许，我应该常常清楚地回想这一切。

下午，劳动花去我很多时间，要干的活实在太多了。单是维持这里的清洁已经是很大的工作量，何况还要劈柴，等等。炉火是那么贪婪，但又是那么让人快活的伙伴。

1965年1月30日

V. 196—197

1月6日

黑色的松树下,冬天的隐修院

冬天正进入它最辉煌的时期。

早上6点3刻,我走到零度的户外透透气。璀璨的金星似乎正挂在天蝎座一个模糊的角上。雪冻住了。取煤气罐的拖拉机留下的蓝褐色辙痕,又深又宽,取罐那天哪里都脏兮兮的。明亮的隐修院安静地座落在黑色的松树下。在雪地上诵读了时经、玫瑰经,鼻子和鼻窦冻得生疼。我回到屋子里。阳光照进安静的房间,现在耳朵热得几乎要烧起来。煤气炉在低语;脚印在雪地上的蓝色阴影。我喝光了一杯干雪利酒,身体暖起来了。多么美的早晨!生活原来可以这么美!

1968年1月5日

VII. 33—34

1月7日

渴望被倾听的罪

关于写作的问题:毫无疑问,它要么削减,要么改变。

有人控诉我是一个有创作欲的“主教”,或者至少允许人们这么看待我。这或许是真的。

这是渴望做主教,渴望被倾听,渴望皈依者和追随者的罪。在隐修院,我认为我并不想要这些。当然,我渴望了,每个人都知道。

今晚的主祷书上说,当死亡来临时,圣·威廉脱去他的主教礼服(我想不出他在床上穿这个做什么),用尽全力爬到地上,死去了。

我有些像他,在床上还戴着主教冠。我要用它做什么呢?

我必须直面这个事实——在我身体里潜伏着以主教、预言者和作家的身份活在世上的渴望,而在我终于成为我自己之前,这些都不得不抛弃。

1961年1月19日

IV. 87

1月8日

孤独与温柔

在深深的孤独里,我发现了温柔,靠着它我与弟兄们真心相爱。越是孤单,越是爱他们。这是种纯洁的情感,盛满了对其他孤独者的敬意:孤独和沉默教会我爱弟兄们的所是,而不是爱他们的所言。接受他们的虚假,相信他们在软弱的逼迫下编造的自我形象,以及他们苍白无力的说辞,不再是一个侮辱性的问题。而在人们的言语和他们的存在之间永远存在一道辩证的难题。

孤独不仅仅代表一种被动的关系,不仅仅是远离人群或与人群呆在一起的问题。真正的孤独是融入神的孤独中去——他就在万物之中。孤独不是为了成为与众不同的人(除非偶然),因为不能独处的人就不能发现真我,不能成为他们自己。原罪使人们与本真分离,为满足欲望逃避死亡制造出虚假造作的另一个自我,孤独即意味着从这个层面的自我撤离。藉此,孤独的人在更完美的灵的世界里找回了真我。在那里,找回自我的真人在死亡的齿隙间忏悔,荣耀神(即生命)。独与群就在弥撒圣祭里形成并完善了。

1950年1月12日

II. 398—399

1月9日

深入此刻

我迈进了新的神圣的一年,感到自己被悄悄地赋予了新的生命和新的希望——或者说是重获从前的生命和希望。

如果一段时间里你没有清楚地回想基督的受难,你默观的生命就会变得单薄、枯燥、令人生厌。我并不是说一定要默想,但至少应该怀着对耶稣基督的爱和谦卑。因为他的十字架是一切生命的源头,没有它祷告将枯干,万物将死灭。

圣人与其说是意识到自己身上具有圣德的人,不如说是被神的至圣充满的人。神即神圣。因此,万物以何种比例分享了神,它们就在何种比例上是神圣的;一切生物以何种比例分享了神,它们就在何种比例上是神圣的。但是我们受呼召而成圣,却要以更高级的方式——通过某种程度上分享他的超越性,从而高过除神以外的万物。

要找到孤独,与其向你的住所之外张望,不如住在里面。孤独不是你对未来的企盼,而是此刻的深入。若你现在不去寻找,你将永远找不到它。

1950年1月2—3

II. 391—392

1月10日

我的歇息之所

神的爱在一切事上照看我。我工作、阅读时，他指引我，直到我变得贪婪一页页地狼吞虎咽。而我若受诱惑的驱使逃去别的修道院、别的修会，将是多么不合逻辑。神将我安置于此，使我每时每刻以祷告度日，并始终存有机会跨进一步与主结合。圣礼前，我有大量的时间独处。当着神的面，我习惯在树下或者沿着墓地来回踱步。但，我是那样愚拙，竟然禁不住幻想也许在别处我的祷告水平会飞快地提升。可以肯定的是，我在其他任何地方一定比这里糟糕得多。况且，我来客西马尼并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心中的呼唤。那是我的宗教生命，我的准则。他为我照管好一切，好教我专注于灵里面，在那儿我可以看到他，在他里面歇息。他将我安置于此，是因为他希望我在这儿，他若是想将我放到别处，他会确定无疑地找到假借的手。

1947年1月14日

II. 36

1月11日

以一颗纯洁的白心

我最大的使命就是以一颗纯洁的白心认真地寻求他的道。在我的生活中,不要让自己的意志成为主宰,而要让道建立他的意志;要努力地服事并最终实现他的旨意、他的命令。当然,这意味着要绝对服从为我做的一切明确的安排。

晚饭后,读了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被它深深震撼了。不知何时还读过如此惊人又与现时代如此相关的东西。感觉像是忘掉了6个月来读到的一切,除了埃斯库罗斯什么也没有读;又像是发现了一座山,里面藏满宝藏。它好比禅,好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好比弗朗西斯,好比存在主义,好比新实验主义。它无法想象地丰富。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恩典,一次伟大的宗教体验。普罗米修斯,受难基督的原型再现。若我们再深入一些,这个普罗米修斯会让我们大惊失色,他比我们那些陈词滥调里的主更像基督——我是说,他的身上没有我们那些陈规陋习中的谎言和条条框框,正是这些渐渐倒空了其中的真相。

1960年1月17、19日

III. 370

1月12日

普通人的平安

对我而言,当我不努力变成思想家或者不努力变成任何特殊人物的时候,我拥有更大的平安,也更接近神。我只需要简单地调整生活的方向,使它完全是像我这样一个人在这样一个时刻所应当有的样子。

不知为什么,我确信这世界需要的某种东西我能提供,也需要我提供。当然,别人也能做到,神并不一定需要我,而我却总觉得他在叫我提供。

在我的奉献弥撒上,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如果你爱我,那么喂我的羊!”

我惊讶地发现自己被神带到一个角落,一条新的道路在面前敞开,一条只有神知道的路。要踏上去,除了在基督里与他一起,别无它法。这路是喜悦和平安——不管发生什么。结果并不重要。我有要为他做的事,若去做了,其余的一切会跟着而来。就此刻而言,这些事包括祷告—思考—学习,而最重要的是组织南美的望会生,就像他将他们带到客西马尼一样。

1958年1月23、24日

III. 159—160

1月13日

在孤独中忘却忧愁

在圣·安妮,在我木棚一样的隐修院,有件事我必须要做(我真希望有一天我能住在这里整日只做这一件事),那就是预备死亡。那是带着温柔的预备,以我从未有过的温柔、静默、谦卑——这一切在教区是不可能的,在那儿即使我的怜悯都染着焦虑。

若是我被唤往孤独,我想,便可以忘却忧愁、摆脱焦虑,忧愁和焦虑总是让我在别人面前虚假造作,让我的思想变得粗糙。我需要孤独,那是因为我总是那么需要基督的怜悯,需要他的谦卑和他的仁慈。如果没有比从前更多的爱,我怎么能不断地付出我的爱呢?

马克思·皮卡德在《沉默的世界》中有美妙的话。(火车的汽笛声像来自过去的时代,在圣·安妮修道院,在我此刻的沉默里歌唱;没有镶嵌水晶的表在小小的书桌上嘀嗒嘀嗒。)

期待一个人“实现自身之内的全部可能性”是愚蠢的。“未能充分实现的可能性滋养了沉默。沉默因而变得强大,并将余下的力量献给那些得到充分实现的可能性。”

“沉默中间蕴含着矛盾……一个内心拥有沉默的人不必一直观察他内在生命的运动。”

1953年1月14、28日

III. 28—29

1月14日

被放在矛盾中

在冲突和矛盾中间神向我们显明——而我们却幻想在一切矛盾之外找到他。

矛盾的意义在于：对我的存在至关重要的矛盾是这个世界现时的表达：它是我对整个宇宙的贡献。我的矛盾和冲突是我在宇宙中的角色，是我的“位置”。正是通过我对矛盾的洞察和领悟，世界藉着我的自由完成自我更新——我允许神在我里面通过我做工，造出他的世界（在其中，万物接受审判获得救赎）。我被置于矛盾中：意识到这一点是恩慈，接受这一点是爱，帮助别人同样如此是怜悯。这一切看似无关紧要，却是真正的创造。矛盾恰恰就在于我们不能以我们所乐意的其他方式获得创造力（那样矛盾将不存在）。

1966年1月20日

VI. 354—355

1月15日

一只狗的美好下午

今天下午,在阳光下安静地散步,还是沿着伯纳德池塘。盖浓家的狗一路尾随着我。它是一只母狗,一只漂亮的柯利牧羊犬,有着羽毛一样的尾巴。她跑来跑去,忙这忙那,对灌木丛和草地上各种各样的气味和奥秘无比好奇。她在正融化的冰上奔跑,在牧场的肥料上打滚(滚了两次!),从灌木丛钻出来的时候尾巴沾满了落叶,最后还在余兴中把一只猫赶进了牛棚。对她来说,这是多么完美的一个下午啊!!

我在口袋里放了马丁·巴伯的《十阶》,可一句话也读不下去,只是望着太阳、落叶、绿色的浮冰、蓝色的天空,脑子里一片空白。难道我们终其一生都无法享有片刻的宁静?难道他们除了杀戮和更多的杀戮外不会做些别的吗?显然,他们被困在一条死路上:当体制是完全的暴力或者充斥了暴力,除了暴力他们无路可走,而那只会招来更多的暴力。除了启示,前方还能有什么?

1968年1月26日

VII. 47

1月16日

满足于快乐

你可以使你的生活如你所想。快乐有很多种途径,为什么我们要让自己追逐那些幻想中的需要呢?难道我们只有遵从某种所谓“合法”的快乐原则才能快乐吗?难道快乐需要许可么?

神让我们按照他的旨意自由地创造生活,所谓按照他的旨意,即安于被他放置的环境。可我们拒绝满足,除非我们在自身当中发现一个“普遍”标准,一种在假想中被规定好的、得到认可的、对任何时代任何人都适用的快乐,一种并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快乐。至少,我是这样。我是一个快乐的人,神给了我快乐,而我却为此感到内疚——仿佛快乐是不被允许的,仿佛每个人在自己能力之内都得不到快乐,仿佛我必须通过狂热地追求我所没有或无法拥有的东西来为神辩护——因为,我像培里克利斯或者赫鲁晓夫一样不快乐。

1961年1月21日

IV. 89

1月17日

厌倦了言语

零度的天气。昨天下午,和初学生在隐修院旁边伐木,干得很不错。天气晴朗而寒冷。我去了一趟亚斯理的循道会神学院。

在来回路上停下来拍了些沙克尔镇的照片。古老的建筑周围,沉寂、广阔、神奇的空地。冰冷、纯净的光;高大的树木。太冷了,我的手指几乎感觉不到快门。一些令人惊讶的东西。木屋空白的一侧完美得令我无法想象。一部奇迹般的几何杰作。

沙克尔镇的这些时刻,带着无声的静默和空白,比风景之类的其他任何东西更好地陪伴着我。

厌倦了战争,厌倦了信件,厌倦了书籍。今天刮胡子时,看到眼睛下方出现了新的皱纹,那是一种新的空洞,是倦怠的开始。这是件好事。

最重要的东西常常是隐秘的、无言的。这开始成为最真实、最可靠的维度。

一直以来,我暗暗担心自己的写作,特别是关于和平的部分会遭到谴责。没什么可担心的。无论何时我若真的错了,都很容易改正。但奇怪的是这一点却遭到怀疑。我相信这是错的。我厌倦了盲目,它折磨着所有人,其中大多数是本应该看见的人。

1962年1月12、19日

IV. 194—195

1月18日

沉默的生态

新的铃声从林子里传来，十分悦耳。

圣约翰节——下午，我和达济斯弟兄徒步去了哈乐坎普。一个美妙、静谧的小峡谷！安静的房屋、红鼠尾草上的山羊、干涸的小溪，以及哈乐坎普的葡萄园。树林的每个角落都那么恬静、美好。达济斯弟兄充满敬畏地望着这一切，他的姿势让你以为他在望着天使。后来，我们在东南山脚下稀疏的松树林里分开祷告。现在我知道在孤独中寻见上帝有多么容易。没有别的人，别的事，他是在那儿所能寻见的一切，万物都在他里面。我们为了把爱交给他，放下一切人一切事，与他在一起，专心想着他，心里只有他，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讨他喜悦呢？

独处就是成为宇宙的一部分——全身心地融入树林，融入宁静和平的环境中去。你所做的每件事都变成一种合一，一种祷告，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合一，与所有生命的合一——没有做作和争辩。我的沉默从属于整个世界的沉默，它不用锤子敲打就能建造神的庙宇。

1953年12月29日、1月28日

III. 27, 29

1月19日

真实与平凡

天气仍旧寒冷、晴朗。

关于退省最好的事就是在猪圈里干活，然后独自走回来，穿过雪地，一英里半。

我想我已然更真切更严肃地看到了生命的意义，或意义的匮乏。很大程度上，我仍然是过去那个任性、顽固的人，把剑桥搞得一团糟。到现在为止，我在内心深处并没有改变，或者说，虽然我有些地方彻底变了，但在对待事情的方式上却仍像过去一样自大、善变、自我中心。如今我所在的环境是神为了改变我而给予我的，但愿我能完全服从于真实，不再以任何方式逃避——哪怕在内心有所保留——因为它是神给我的。

在隐修院，在大雪中，一切都那么平凡、沉默。回到真实，回到平凡中去吧，默默地。它永远都在那儿，只要你知道如何回去。

什么是不平凡的——充满张力的会面、讨论、建议。这些事同样美好、真实，可是混入了幻觉，不重要的变成重要的，言语和形象变得比生活更重要。

一个游遍世界的人，当他安静地坐在屋子里，很快就厌倦了那些旅行。

我极需要这样的沉默，这样的雪。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找到我的路，因为只有在这里，路才摆在我面前，它是神为我预备的，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路。

1963年1月25、28日

IV. 293—295

1月20日

重新发现耶稣

今天,在一次考验中,我重新发现了耶稣,或者说是第一次发现了耶稣。不过,在修道院你会不断地重复这样的第一次。

他的眼睛,真理的眼睛,深深地烙在我心上。他的目光落在哪儿,哪儿就有平安;他脸上的光,真理的光,照在哪儿,哪儿就有真理。他的眼睛总是望着我们,在唱诗班,在一切地方,无时无刻,无所不在。除了他烙在我们心上的凝视,还有什么是从天上来的救恩?

被他注视的荣耀奇迹般地使一整天容光焕发。我发现了生命中前所未有的自由,伴随着这种自由的还有退省,它们丝毫不妨碍我适度的活动。我感到圣灵正临到我身上。晚饭后,在蔚蓝的天空下(月亮已经出来了),沿着果园外的路散步,我想,如果我的头稍稍转过一点,我就会看到一大群天使身着银色盔甲在我身后从天而降,他们来清扫这个世界了。我不必压抑这个异想,它没有扰乱我的心,而是把我带到栩栩如生的和平之海上。整个世界整个天空都奏响了美妙的音乐,就像这些天来一直在我耳畔回响的那样。独自坐在花园的阁楼上,望着光秃秃的柳树林中间闪耀的小溪,望着远山,我感到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接近亚当的,也是我父亲的伊甸园。我们的伊甸园是基督的心。

1950年1月27,30日

II. 403—404

1月21日

我深深的年轻的羞涩

一个明亮、有雪的下午，纤弱的蓝色雪块从树上吹落下来。为保证默想的时间，我被迫停下在隐修院附近的劳动，稍后再多做些补上。我是多么需要它。我意识到我在教区干的活——把铁块扔到火里，它的节奏和负荷多么令人愉快。确实，我在教区通过散步和望山学会了放下一切、彻底放松、忘记工作的本领。好在初学院的工作并不十分紧张。（现在最大的麻烦是写信。）

我应当回首过去，把过去当作有待分析和思考的东西么？不，我宁愿为现在感谢神，不是为现在的自己，而是为了在他里面属于他的现在。对于过去，我现在无法言清。我还记得那些无关紧要的尴尬时刻，而当初的快乐现在看去很大程度上都不重要了。可是，当我坐在这个荒凉、孤独、静寂的地方，我想我还是当初那个十八岁的男孩，在新森林野营几天后只身一人坐车回到波恩茅斯。最令我后悔的是我的薄情，自私以及对女孩子的油滑（这掩盖了我深深的羞涩和对爱的渴望），毕竟，那些女孩子确实曾经爱过我。我最大的错误是难以真正相信这一点，以及我为了得到完全的确信和满足所做的一切。

1965年1月30日

V. 197—198

1月22日

无牵无挂地向着大海出发

除了静默、圣洁、“与智慧一起”，我还寻觅些什么？对我来说别无其他。昨晚入睡前，突然明白了孤独真正的涵义：当绳索解开，小船离岸，朝着大海驶去，没有羁绊，无牵无挂！那不是激情的海，而是纯洁的海，爱的海，它无忧无虑，神是唯一的爱慕，即刻直接的爱慕。那种认为神是心造的物像，爱“独一的神”即代表排除其他所有物像专注于这一个的看法，孰不知是陷入了无法言明的混乱。致命的混乱！这就是为何那么多人误解了默观和孤独的涵义，甚至责难它们。我知道自己无须和他们争辩，我也没有什么要证明和辩护的：我仅仅需要为自我里面广大单纯的虚空辩护，别的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在寒冷和黑暗中，我听到修道院里传来三钟经的声音。）灯光下像美丽的宝石一样闪耀的蜜。喜庆的日子！

1965年1月31日

V. 200

1月23日

揭去蒙在心上的帕子

大雪。这个奇妙的早上(天还暗的时候),我在做别的事中间,忽然写了一首法文诗。

时间有着令人惊奇的维度:四小时的时间内,除了写这首诗、做早餐和打扫房间,我还重读了几页伯特的书,和20页左右的西田几多郎。这就是我做的全部。这段时间在深度和感知度上都十分有成效,我不知道这几个小时究竟是怎么回事。

晚些时候,我从鹿留下的脚印知道天亮之前的某个时候,一对鹿在黑夜里跃过了隐修院前面的围栏——但当时我没注意到他们。(外面太黑了,而且我点了台灯,在黑夜里不大会向窗外张望。)

关于隐修院里的祷告。大雪把这里封住是在提醒我这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这里的赞美归向神,我的光荣和职责就是赞美。赞美他是我的喜乐,我唯一的“意义”。这有多么重要,我被拣选就是为了这个。稍后,我意识到爱临到我身上,蒙在心上的帕子被揭去,我“敞着脸”返照出基督的荣光(《哥林多后书》3:12-18)。一个人极可能心上一直蒙着帕子,如果不凭神的恩典单靠自己的智慧,除去帕子是很难的。

1966年1月23日

VI. 10-11

1月24日

天使般清澈的时刻

我来到温泉那里,它滋养了流经埃德林牧场的小溪。美妙、清澈的泉水从生满苔藓的石头缝里汨汨地涌出来。我用手掬了一口喝,忽然间想到很多年前,也许25也许30年前我也曾尝过这样的水,不含化学制剂的水!!我望着澄净的天空和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秃树冠:这是一个天使般透彻的时刻。我带着极大的喜乐做了午祷,要溢出来的喜乐,仿佛土地、树林、泉水都在藉着我赞美神。感觉一切有如天使般透明,披着简单、纯洁、完全的光。最贴近这一切的词是单纯。一切都那么单纯,一种人人渴望却很少人能获得的单纯。它蕴含一切、诉说一切,只因为它单纯。

1965年1月6日

V. 187

1月25日

我开始醒来

每年一次的退省带来了一些空虚和痛苦,但不是很多。事实上,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我在遵从主耶稣,我正在他给我拣定的道路上,虽然与此同时我比从前更加惊恐、更加担心自己回应的拙劣。我开始醒来,我知道还会有更多次的醒来,有更多东西需要面对。我必须承认且摒弃工作和人际交往中的野心,以及令人焦躁的利己主义(我被它们牢牢束缚住了,甚至不知道从哪里可以重获自由!)。而神会照管我,当我困惑软弱时我总能感到(相信)他的靠近,他的力量。我不必知道也不必看见结果如何。

事实上,我的目标,就是在过去的向度上某种程度地“死”去;为神的旨意更加舍己,更少关心计划和主动性;更加超离工作和活动,更多的独处,成为那些单纯为了跟从基督而过默观生活的人中间的一个。

1965年1月25日

V. 195

1月26日

忠实于真相

对这次退省的总结：

1. 我决定完全忠实于心中的呼唤和真相，毫无疑问、毫不妥协，为此我必须在一件事上永远遵从心中的呼唤和真相，藉着救恩成为“圣徒”。

2. 在行动上，我必须毫无疑问、毫不妥协地避免因为顾虑别人的喜好或别人眼里的“神圣”而歪曲真相。也就是说，神对我的要求可能会（可能不会）让我在别人面前不再完美，可能会失去他们的支持、爱与尊重。但成为圣徒也许就意味着遭受看似或者真的“成为”一个罪人、一个放逐者的痛苦。这或许意味着在表面上与那些被我、被别人、被我们所有人误解的原则发生冲突。

3. 关键是要紧紧抓住呼召和真相，做到诚实，凡我所行都发自真爱。

1962年1月25日

IV. 198

1月27日

崇拜的必要

“没有什么比崇拜活着的上帝更必要了”，《隐修士法则》上说。虽然这看似陈词滥调，但崇拜确实是深刻、奥妙、不可测度的生命需要，是一个人一生中的必需品，是常被遗忘不被满足的需求。我走进孤独为的就是直面这个需求，以及其他类似的需求（正如禅宗的做法）。对于它们，我承认我并没有真正设法满足它们。可我必须坚持下去，哪怕四处求索。没人能告诉我现在该做什么，我必须自己去寻找（当然人们会在适当的时刻带来适当的话——书也如此——可我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这是我的生活，我不想装作理解它。只是，仅仅扮演一个角色是无法忍受的，仅仅活着也是不够的，尽管有时这种处境好像无法摆脱。活着，然后还是活着。

1966年1月15日

VI. 7

1月28日

从别处看中心

龙年不同寻常之处是它雄劲的大风——有一天晚上刮暴风，隐修院旁边的林子里有几棵树被刮倒了（有一棵竖着横在马路上），草地上到处是松果和碎枝。

有必要不断地自我修正、成长、舍弃，抛下昨天却又与所有的昨天连为一体（紧紧抓住过去不放将意味着失去与过去联系的纽带，因为它抓住的是根本不在那里的东西）。我的思想一直在变，一直围绕一个中心在转，一直从别处看中心。我将永远被指控不一致——而我不会呆在那里听控词。

“使我们害怕的是我们在有待填充的虚空面前极大的自由”（卡尔·雅思培）。在《欧洲人的精神》这本有趣的小册子里也有类似的结论：“在哲学上严肃认真的欧洲人如今需要在两个相对的哲学可能性之间作出选择。他是要进入固定真理的有限范畴中去（这一真理最终将被服从），还是进入无限敞开的真理中去？……他将在危险的敞开中赢得危险的独立么，就像在存在主义哲学中那样？存在主义是交往的哲学，个人成为他自身的先决条件是别人成为他自身，这里没有孤独的平安只有永远的不满，灵魂将饱受苦楚。”

1962年1月25日

IV. 198

1月29日

哪儿也不去,什么也不做

单单用隐修士的自我“体验”来替换相对积极的修道士、作家的自我“体验”是徒劳的。同样的错会换一种方式重现。在现实中,隐修士的生活确实意味着一个人身份的损耗,或者说身份的丧失。这种情况也应该抵制:毕竟一个人独居不是为了变成植物。但这种抵制不能采取为一个要去某地做某件特殊事情的人宣布社会身份的形式。事实上,那是某种奇特的身份:“在神里面。”

虽然独居而仍投身于大量的计划之中并不是真正的隐修生活。计划必须丢掉。孤独要求虚空、无目标、无目的地,在某种意义上“无事可做”,尤其是不做那些与树立个人“形象”、发展个人“事业”相关的事。

对自我实现的虚假期待,分散去我们的注意力,而那归根结底只是人类的一种孤独。

“难道你不总是被期望分散注意力,仿佛每件事都宣布一位心爱的人要来了?”(里尔克,《第一首哀歌》)

1966年1月29日

VI. 356—357

1月30日

生日前夜

雪,静默,会说话的火,落在桌子上的目光。悲哀。我要去洗一下(我的手脏了)。我要为我的生日唱诗。

不管我的生活刻上了什么错误和幻想,大部分时间我是快乐的,而且就我所知,也是真实的。谎言和欺骗的日子主要集中在21岁以前,那时我跟一群与我很不一样的朋友在一起。后来在哥伦比亚读高年级时,情况才开始好转。我还记得其中许多快乐、明亮的日子和大段大段的光阴。童年时有过几次噩梦,但在圣·安东尼,和父在一起,生命成了一次启示。那之后,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又经历过许多次这样的生命,在苏塞克斯(在拉伊和乡下)、奥克汉、斯特拉斯堡、罗马(最重要的一次)、纽约,特别是在欧林北部和圣文德修道院。我还记得在一个美妙的冬天早晨,我来到欧林和鲍伯·拉克斯一起过圣诞。在伊利湖,到来和离开都很美好;山上的村舍也很漂亮。再就是古巴,我在那儿度过了十分难忘的日子。所有这些我以前都说过,全世界都知道。

我生命中最快乐、最深邃的时光是在客西马尼和它附近度过的,一些最糟糕的日子也在那儿。那些快乐的时刻要么是一个人在树林或田野里,和天空、太阳作伴,要么是在隐修院,要么是和初学生们在一起(下午劳动时)。

1965年1月30日

V. 198-199

1月31日

生命的礼物

(托马斯·莫顿的生日;1915年生于法国普拉德。)

一个可爱的小圣像来了,我相信是鲍勃·阮布什从萨洛尼卡为我们弄来的。它在纽约受了洗,接下来就到了这儿——它没有令人吃惊的美,可它简单、圣洁、喜乐。它身上散发出的喜乐和力量是一眼望去寻不到也看不见的。今天,我为它做了祷告(它经过买卖,被交易玷污,失去了圣洁),在它面前高声诵读了献给圣母卡赞像的东正教祷文和圣诗。她的到来是极大的恩典,极大的安慰。我将它放在了初学院礼拜堂的圣母祭台上。

为何我总相信自己会在年轻时死去?也许是迷信吧——总害怕承认对生命的期待,因为一旦承认,它就将破碎。但现在我“已经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这一事实无论重不重要,都无法改变——即使那只是一个梦。我若活不到65岁,也无所谓了。我可以松口气了。但生命是使我欢欣的礼物,我并不诅咒我出生的日子。相反,如果从未来到世上,我决不会有朋友,不会爱与被爱,决不会从过犯里吸取教训,决不会看见新的国度。况且,我所遭受的痛苦是那么微不足道,它们是生命本身丰盛的恩典,而且我希望,永远都是。

1960年1月31日

III. 372—373

2月7日

祷告的气候

我们对天气的谈论——对当天天气情况的粗浅观察——也许并非闲话。它也许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一种内在、合理、深刻的需要。我们需要知道今天天气如何,需要观察和感知天气,需要知道为什么南方的天空灰暗,苍白,为什么西南方的蓝天是一块块的,为什么18度的时候地上会积雪,耳朵会被冷风刺痛。我真实地需要知道这一切,因为我自己是天气的一部分,气候的一部分,环境的一部分。没有真正分享这一切的日子根本算不上日子。天气是我祷告生活的一部分。

1963年2月27日

IV. 299—300

2月2日

见证复活

牧师是复活的见证人,他双手擎着复活的基督,高高地举过头顶,好叫所有人看到。但若不凭着信,没有人能看见。信仰是复活的光,凭着信我们得以分享基督的复活。这是我们灵魂里的复活,藉着它我们被埋葬,然后在基督里死而复生。

我对探索神秘主义如饥似渴的日子一去不返了。因为如今它就是我的生活,再去探索它是一种折磨,好比在分娩的阵痛中还在读一篇未婚女人描写母爱的散文。

在唱诗班,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乐,我极度穷乏、软弱,时常紧张,几乎不能自持。“每时每刻都期望那是我的最后一刻。”有时分散一下注意力也是极大的放松。在心灵与上帝之间,神的“临在”好像一道铁幕。

但当我在圣·安妮,在我工具房一样的隐修院,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是那么平安、喜乐。因为在这儿,除了神不需要任何人——更不需要神秘主义。

一只苍蝇在玻璃窗上嗡嗡地叫。

1953年2月24日

III. 35—36

2月3日

星星和乌鸦的情谊

晴朗的早晨——依旧冰冷,但不及前几天——冷空气中夹着若有若无的春泥的味道——美丽的日出,静悄悄的树林,鹅掌楸枯干的果实像珍贵的艺术品一样闪烁着光芒。如今,我对星象的认识(初级水平)进到了一个新台阶。白天星星隐没时,我也能辨识出他们可能的位置。当然,我还认不出太多。但可以举个例子:根据太阳从水瓶座的位置升起,我知道在头顶的蓝天上,美丽的天鹅虽然看不见,却正在我头顶张开它宽大的翅膀。这是多么令人愉快的想象!

自从海登·拉卡斯责备了我以后,我对周围的乌鸦有了更多尊敬,而且我发觉我们比从前相处得更和睦了。其中有两只高高地蹲在我门前的橡树上,每当日出我在山腰上边走边颂时经,它们就仔细地倾听着,一声抗议也没有。我们属于同一个家庭,以同样的礼仪崇拜,共同分享着万物间的情谊。

1968年2月13日

VII. 55—56

2月4日

以世界为牧区的牧人

望着圣·安妮隐修院白色墙壁上的十字架,我突然顿悟了,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牧师,注定要理解十字架的意义,同时我也意识到圣安妮是我牧师生涯中一个特殊的部分:静默、树林、阳光、荫翳,耶稣的画像,我们的考伯瑞圣母,以及安吉利科的伊甸园里的小天使。在这里,我是一个牧人,全世界是我的牧区。又或者,这种想法只是一种诱惑?也许我无须记挂沉默里使徒生命的丰盛。我只须什么也不是,仅仅等待基督的启示,这意味着平安、贫穷、沉默地活着。世上的罪恶仍在继续,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启示。不,在圣·安妮这里有那么大的平安,它很可能是伟大、无声的灵性战役的心脏。我坐在这儿,祷告、思考、生活——我什么都不是,也无须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我只需要在基督里企盼,聆听彻耳的铃声,现在它响了,圣洁的声音穿过小雪松来到我耳畔。

这就是我永远的弥撒。它是我的圣餐,是我一整天的感恩、服事、崇拜,是我对耶稣基督完美启示的盼望。

1953年2月17日

III. 33

2月5日

我们不是神的影子

当我独自诵读日课，晨经和午前经，尤其是当我透过初学院窗户看到太阳缓缓升起，照在金灿灿的牧场上，照在山上幽暗的松树林里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极大的喜乐。雪地上美妙的蓝色和淡紫色阴影，在阳光下一块块的，色彩美得无从描绘。所有颜色的生命都在雪里，在天上。松树的绿是黯淡的，近乎褐色的绿。已经死去的白橡树叶子，仍紧紧攀附在树干上，也是一样黯淡的褐色。寒冷的天空瓦蓝瓦蓝的，空气干燥、凛冽。这是我许多年来第一次看到并呼吸到纽约的冬天，而不是肯塔基温和、暧昧的冬天。

寒冷的力量，和朴素、有力的自然景观构成彩色粉笔画的阴影部分，给雪的颜色和柔弱的阴影作了补偿。我想不出任何艺术品能完美地呈现这一切——19世纪的现实主义画派太过现实了，以至于与他们描绘的对象完全“不像”。世上竟存在如此“接近”的相似！从某种角度上讲，普通相片不会比现实更近似，影子也不可能比实体更真实。为了传达某个实体的意思，你不得不用符号，符号本身是物质的，是一种独立的存在。

人是神的形象，不是神的影子。

1958年2月17日

III. 171

2月6日

每个即将到来的时刻都默示了上帝的旨意

我要做一个祷告——祈祷自己属于神，为了跟随他而放弃全世界。现在我就去祷告。若他听了心里喜悦，他将指给我如何去做。何时？不是明年，是每一个即将到来的时刻。我若爱他，我必倾听。

“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

这是我今天在《圣经》上读到的：

《以赛亚书》四十七章1节：“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迦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因为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

五十五章1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五十八章10节：“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

1941年2月19日

I. 311

2月7日

我在万物计划中的位置

隐修院的一切都使我喜乐。很多事情很多方面在审美上或居住上也许可以更完美,但现在的它是经过那么多祷告和盼望后神给我的位置——虽然我不配有它。它是一种喜悦。我想不出地上什么快乐能比得上拥有一个隐修院且在其中平安、沉默地生活、思考、写作,聆听风声和树林里的一切,住在松木十字架的阴影里,预备我的死亡和去往天国的旅途,爱弟兄们和所有人,为全世界,为和平、为人们中间的善意祷告。这就是我在万物计划中的位置,这已经足够了。

读了一些关于圣利安纳和他的隐居所(日泰罗)以及因康蒂罗隐修院的研究。梵蒂冈二次会议明确质疑了所有那些被他和他的同伴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比如戏剧性地赤足穿越从佛罗伦萨到因康蒂罗的雪地,每天半小时的自我鞭笞,等等。过去,这些事被教会所有人崇拜,虽然自己会谨慎地避免实施。如今,深度心理学等等给它们打上了永久的问号——它们属于另一个时代。但隐修的生活仍需要坚苦和严厉。坚苦一直都在。寒冷、孤独、劳动,以及为使一切保持简单便于掌控而产生的对贫穷的需要,为了能长时间默想而产生的对自律的需要。

1965年2月24日

V. 209—210

2月8日

一起封印

我们能说灵魂是藉着爱来接受神独一无二的“形象”吗？在圣·伯纳德的语言中，这个形象，这个神圣的样式，就是我们受造得来的身份。为此我们说，“爱就是直观，就是像。”有了爱，我们立刻造得与神相像，而且（在奇妙、贞洁的爱里），我们已然“见到”他（在暗中）。也就是说，我们经历了他，就像他在自身里经历的那样。智慧就是“借以知晓他的媒介”。因此，灵魂在爱里认识了神，就像它通过感知自己的存在与活动认知了自己一样。我认识了神，是因为我意识到他在我里面的生命。圣灵见证了我的良知，它大声呼喊神就是我的父。因此，藉着爱我们在神里面通过神认识了神，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在爱里向我们显明，用无限的生命而不是静止的样式给我们的灵魂加封盖印。

我们的灵魂用火封印，我们的灵魂用生命封印，我们的灵魂用神的印记封印，就像空气被阳光充满一样。荣耀属于至高的神，他用圣洁为我们封印，把我们封在一起，弟兄姊妹都在他的基督里。

1950年2月12日

II. 409

2月9日

失去联系,落在后面

梵蒂冈二次会议之后是一个“精神焦虑”的年代。(我们为自己虚构的一个时代——纯属娱乐!)也许,我不该太关注这些,我应该证明一个人完全可以摆脱它们,平安地走自己的路。可我们身体里被植入了深深的恐惧,我们害怕自己在世界之外,与它失去联系,落在后面。这种恐惧如同某种形式的专政和律法。我们不得不在这一律法和真正的救恩之间作出选择,后者虽然隐蔽、矛盾,却意味着自由。

我们这个时代默守着一个心领神会的“偏见”——我们相信那些(集体的)意见恰恰是圣灵运行之处。那么“热切关注当前意见”就是向圣灵敞开最好的——即使不是唯一的——途径。

因此,一个人必须知道所有人在说什么,读所有人在读的东西,跟上所有的事,否则他就会被圣灵甩在后面。

1966年2月24日

VI. 363

2月10日

空虚与平安的祝福

我厌倦了书籍和成堆的琐事,还有关于这个那个的文章。我暂时停止了关于巴拿马的阅读,已经读得够多了。(可我还是要读它,因为良知强迫我去了解——至少模糊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巴拿马、桑给巴尔岛、塞朴拉斯(科斯塔斯·帕帕德默斯曾从那儿写信来,他圣诞节飞回来了),肯尼亚(乔伊·弗兰斯今天从那儿写信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独立民族的新邮票),还有华盛顿对核武器的“冻结”以及各种各样的罪恶,以及越南的荒唐事,等等,等等。一个人必须读这些不可么?够了!感谢神,明天是四旬期。我厌倦了这些。

今天,下个不停的雪,眩目、苍白却明亮的蓝天——我在英国时在东英吉利的少数几天里也曾见过这样的天空。树上挂满了雪,山像白云一样漂浮在空中。一些雪已经融化,从树上滚落下来,明媚的山谷上方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真是奇迹,竟没有飞机!只有一列从这儿开往黎巴嫩的火车。多么安静的下午!多么和平!愿四旬期载满空虚、平安和信心的祝福。

树林里回荡着远处乌鸦的啼叫。一只母鸡在安迪·布恩家快乐地唱歌。树上不断有雪落下来,听上去像是很多人正在穿越树林一样。

1964年2月11日

V. 75—76

2月11日

康乃馨花瓶上的阳光

阳光落在那只高高的插满红色和白色康乃馨的花瓶上,落在初学院圣坛上的绿叶上,那么美。红色的光影,尤其是娇嫩的花骨朵上的阴影,和那阴影周围淡淡的、温暖的红,与血一个颜色,可并非“血一样红”,一点也不像血,而是康乃馨那样的红。这样的花朵、阳光、时刻、静默=dominus est,永永远远!因为花朵是它自身,光是它自身,沉默是它自身,我也是我自己——也许,一切只是幻觉,但不要紧,因为幻觉毕竟是现实的影子,而现实是这光、这色彩、这沉默背后的恩典。

在我看来,使那些花远离圣坛的“单纯”,比不上赏花而无须有花的单纯。

1958年2月4日

III. 164—165

2月12日

爱在我们里面的能力

圣灰星期三：在守斋和赤足的平安里，圣灰带来了上帝的祝福。

在圣·安妮，太阳亮得好像第一天造出来。世界如此洁净，虽然其中存在着罪愆，但是爱已经征服了全世界。在圣灰日，我甚至已听到复活节的静谧。

北去的鸟在风中飞翔。他们在蓝天下缓缓地移动，像清澈的西印度水域里的一群鱼。阳光穿过他们的翅膀，使其看起来像红色和橙色的鱼鳍。

在这个四旬期，我想到教会的合一。（《约珥书》上说：“你们要吹角，聚集众民，为了伟大的禁食的日子！”——《约珥书》1:14）整个教会在呼召里聚到一起，我们知道四旬斋与殉道者的苦难、与沙漠教父的禁食，与所有圣徒的善行和补赎密不可分。无论如何，我所能带给神及众人的只有彰显爱在我里面的大能。我要回应他，让他在我生命中显现。这一切将由他成就，以我预见到的或没有预见的，以我计划好的或没有计划的，以我想要的或不想要的方式。

我的决定并非预告他的到来，而是宣布他已来到，因为我的决定正是他的决定。

1953年2月18日

III. 34

2月13日

用任何你能获得的方式取暖

我准备用来烧火的木头不是湿乎乎的，就是不适合做燃料——可今天早上，我终于用一大根雪松成功地生了一堆旺火。

与依靠成熟的科技相比，诉诸自然用最原始的砍柴生火的方式生活虽然艰苦，却十分有益。虽然科技已经征服了自然，创造出自己想要的天气，可在一个温暖的房子里用自己动手生火的壁炉取暖却有特别的优势。它不需要发誓效忠于任何人。用任何你能获得的方式取暖，爱上帝并且祷告。

如今我越来越清楚，我要像“献酒”一样完全献出自己的生命，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是我向往的。寒冷的树林使这个想法更真实了。还有孤独：昨晚，寒冷的日落时分，它突然袭来。此时，冰冻的门廊上两只小鸟仍在啄食着我丢给它们的面包屑。到处是雪。早上，孤独退去了，所有足迹都被风吹来的雪掩埋了，只留下猫在破旧的羊圈周围逡巡的脚印。孤独=意识到雪中只有你一人，除你之外只有一只猫。

1965年2月2日

V. 201

2月14日

潦草而圣洁的生活

今天,我们纪念有福的康拉德——一位熙笃会的隐修士。

我或许会说在初学院我并不喜欢我们修会的隐修士。他们的故事往往没有结果,还没找到应当成就的事他们就死去了。

现在我明白了,有福的康拉德不完整的一生蕴藏了十分重要的东西。先是在圣·伯纳德的应允下在巴勒斯坦做隐修士,当听说圣·伯纳德快死了,就动身去格来福。到意大利时,听说圣·伯纳德已逝世,于是就在巴里城外一个路旁的小教堂住下来直到去世。多么潦草、毫无计划的一生!没有条理、没有意义、没有统系、没有高潮,就像一本毫无重点的书突然在一句话中间戛然而止了。

可我知道那样的书是我真正喜爱的。

有福的康拉德不可能在历史中凝固、僵化。他或许会被装进相框挂起来,可那就像是一只飞鸟的照片——过于真实,以至于看不清它飞翔的轨迹。在那个姿势里,我们从未见到它的翅膀。这是孤独者的旅程。因为,在所有人中,孤独者最不清楚他要往何处去,可他比任何人都更有信心,因为有一件事他坚信不疑:他所到之处必有神的引领。那就是为什么他不晓得路。那也是为什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路常常是某种不光彩的丑事。

1953年2月14日

III. 30—31

2月15日

不为基督疯狂

我一直在读关于兰斯，一个古老的苦修会的事。他们把饥饿和鞭打作为生命成圣之路，并且认定你自身的力量和努力决定一切——为了实现某个消极理想，在死路的尽头用头撞墙。在这点上，我们的熙笃会神父和圣·本笃理解得更好，还有小白花(Little Flower, 译注：圣女小德兰)。还有我们的耶稣。

至于修道士为何会疯狂，我至今没得出任何结论，除了昨天下午——那是一个美丽的日子，我在树下散步，一边望着阳光下的山，一边聆听着安静的阳光。我用脚踢着碎石子，自言自语，“有什么是要我们为之疯狂的呢？”我们拥有一个奇妙的使命。基督带我们来到这儿，在他的注视下生活、呼吸、喜乐，在他的视野中他的照管下像孩子一样玩耍，我们唱歌、斋戒、祷告、写作(对我而言)，任何时候都怀着爱。这一切不是造作，也不存在任何可为之癫狂的事。当然，我总是分心，我虚荣，我被各种无聊的书填满，我还参与了关于赞美诗的内部争论，可那又如何呢？他知道我本不想搅进这一切，他爱我。

我很高兴，我至少渴慕神。也许那是我所得的全部，可一切至关重要的都在里面了。余下的事，他会照管。

1948年2月22日

II. 172

2月16日

隐秘时刻

我不知道哪些写作可以真正称作我的写作，也不知道我的祷告我的行事哪些来自我自己的意志。谁的祷告使我再一次祈求神降恩赐我祷告的能力？我本可以独自奋斗多年把我的生命缩减为某种训令（我为之竭尽全力——即使极端荒谬、可笑——我记录自己喝过的酒，每天减少吸烟数量最终戒掉香烟，记下书里面的数字……每隔几天称一次体重，等等！）这样下去，我将渐渐蚕食掉自己。但一定有人在祷告中提到了我；或许是某个我几乎不记得的人——或许是地铁里的某个陌生人，或某个孩子——又或许是某个像莉莉·莱利一样的好心人碰巧认为我是一个可以为之祷告的好人——或许是祖母在她的祷告里提到了我的名字从而感动了神赐给我重新祷告的恩典，或使我开始阅读那些再次将我带到祷告里的书——它在多大程度上是被战争唤起的？或许是帕拉马查理用他奇特的语言对主讲的话感动了主，使我又开始了祷告！这一切难以捉摸，当我把它们写下来，我开始有了更好的理解。

1941年2月2日

L. 304—305

2月17日

从婚宴上缺席

今天是一个预告,是第一个真正灿烂的春日:不是说上周不够暖和,也不是说不会再有寒冷的天气到来,而是说今天是一年里春天变得真正可信的日子。

早晨越发地耀眼,我能感觉到它的光芒正进入我的血液。一边紧贴着寒冷,一边感受着春天。这是人类的使命,大地就无法感受这一切。我们必须去感受。可若远离土地和树木,我们什么也感觉不到。我们从这场婚宴上缺席了。

孤独里也有孤单、迷惘的时候,而通常继之而来的是更加深远,充满希望、理解的时刻,它们的贞洁、单纯、神秘绝不会在孤独以外的任何地方找到。我希望自己配得上这一切。

晚饭后,当我返回隐修院的时候,整座山坡明亮照人,如新的一般,我的眼里含满泪水,几乎要哭出来。

眼前全新的一切唤醒了我的记忆:仿佛过去(19、20岁充满发现的日子)无比新鲜的一切又回来了,仿佛生活从头开始重新来过。一个人必须那样经历春天。一个全新的机会!一次完全的更新!

1966年2月17日

VI. 18—19

2月18日

在我空空的脑海中最幽暗的地方

身旁,蓝色的榆树;远方,淡蓝的山丘。我该在这片荒芜的红土上种些能遮荫的树:在灵修指导与工作之间的半小时空闲里,我可以坐在太阳下,用它们遮阳。今天,我坐在太阳下,一闭上眼睛,就有一片海在我里面打开。在那空空的海洋最深最暗的地方,有蓝色、紫色的大鱼从我身边游过。多么令人愉快的幽暗,多么令人愉快的太阳,它所照耀的世界,对我而言,已经终结。

我没有去考虑我们是否要把年幼的枫树从远处的林子移到这片荒芜的平地上——这里过去曾是马圈。我也没有诧异一切是如何改变的。我坐在初学生用钝斧锯成的一块雪松圆木上,不想考虑我为这个地方定下的任何计划,因为那无关紧要。它该发生时自会发生。

远山纯净得像一块玉石。神住在他透明的世界里,但他神圣得不能被提及,圣洁得无法被窥察。我静静地坐着。紫色的大鱼在我的海里游来游去。

1952年2月26日

II. 467

2月19日

医治我们的肉身

四旬期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季节。

狂欢节——向肉身的告别。为离开肉身而狂欢是一个糟糕的笑话，仿佛我们还要再次回到它里面似的。如果只是暂时的离开，四旬斋又有何益？

但耶稣死去是为了返回他的肉体，为了使他的肉体被荣耀地从死亡中举起，也为了举起我们的肉体跟随他。“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因此，我们脱离肉体，不是出于轻蔑，而是为了通过悔罪医治它，使它回到所属的灵里。万物都在困苦中期盼着我们的得胜和我们身体的荣耀。

神要我们在圣灵里找回他所造世界的一切喜乐，为此我们要扔掉那些仅止于肉体的，并非真正的快乐。“肉体是无益的。”

1953年2月17日

III. 33

2月20日

孤独是严厉的母亲

我越来越感到孤独是不可以游戏的,它需要极端的严肃。我虽然渴望孤独,但远不够严肃。喜欢甚至热爱孤独都是不够的。我相信,即使你“喜欢”它,它也会毁了你,若你单单是为了自己而去追求孤独的话。所以我继续向前(我想我不会回头。在内心,我甚至已经抵达了——至少相对而言——没有归路的地方),可我一路走在恐惧、颤抖和迷惘里,对所行的一切小心翼翼,因为我渐渐明白每一步错误都要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为此,我求助于祷告,尽可能地依靠它。但不管怎样,在沉默与倒空的生命里有大的美与平安。可若抱以游戏的态度,一切都将沦入可怕的荒芜,即使是孤独生活的美也将失去它的平静。孤独是严厉的母亲,她决不纵容荒唐。问题是:难道我太过荒唐她要将我抛弃么?我祈求不是,也许我需要更多的祷告。

1965年2月26日

V. 211

2月21日

你的财宝在哪儿

惊人的发现。《奥义书》！

时间！许久以来的一切将我渐渐引向它，带着它阅读道路、方向、光突然的交汇。

一扇新门。（9个月前读到这句话没有理解。）

昨天，厌倦了我在诱惑下读的那些琐碎、浅薄、暂时的东西！已没有时间留给它们。

圣经，希腊教父学，东方思想。这些足以填满一天里除祷告、默想、事工之外的所有空隙。

今天早晨，光辉四射的弥撒！阳光涌进来倾泄在圣坛上，银铸圣杯反射出的荣光撒在殓布上和祭品四周。深深的静谧。福音书上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你的财宝在哪儿，你的心就在哪儿。愿我学会超然，甚至从加美乐圣母院的小白房子里。不随便讲什么“不渴望孤独”。相反，要在真实与完全的生命里渴望孤独，从里到外。

1961年2月4日、14日

IV. 92—93

2月22日

怜悯的神迹

(莫顿于1942年2月22日在客西马尼成为初学修士。)

又一个22号——我接过初学修士会衣的日子——在四旬期第一主日前后到来了。灵里的孩子送给我一本四旬期的书,在很短时间里,我已经成为许多孩子灵里的父。又一次看到我使命里的奥秘。

最大的奥秘在这儿,在圣·安妮,我的工具房一样的隐修院。正像施洗使我们有可能成为殉道者,它也同样使我们有可能成为牧师、僧侣、隐修士。

当我和这个隐修院换上初学生的会衣时,我完全不理解它。实际上,黑白色的房子就是一种会衣——当炉子点着火,它就成了一件足够温暖的会衣。

一切都仿佛在说,静默是基督对我的爱,它藉着他的死被带来,藉着他的患难和鲜血使我变得纯洁。我必须用忏悔、爱和敬虔去接受它,不叫他的爱落空。

当我最安静最接近自己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向我显明了。那会儿,我在阳光下什么也看不见。而除了宁静、平安地陶醉在神对我们的怜悯奇迹里,我们还需要什么呢?他的怜悯落在纸上比早上的太阳还安静。这会儿我明白了,没有他的爱,一切都是无用的,在他的爱里,我即使一无所有,也能拥有一切。

1953年2月22日

III. 34—35

2月23日

完全归属

只有以神完全的爱为中心,孤独的生活才有意义。没有他的爱,一切都微茫、渺小。神的爱源于他,归于他,只有在他的旨意里完全顺服才能寻到。除此之外的任何孤独都无比荒谬,令人生厌。而在孤独以外的世界,一个人不得不花时间在许多看似,或确实有意义的事上。它们的意义至少可以暂时被承认或接受,直到那一刻来临,他能够单单地、完完全全地沉入神的爱。这一切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错,除了——在理论上“为神的爱”做事而实际上却堕入彻底的遗忘、无知和昏迷。当然,这一切在孤独中也会发生,但是在孤独里,由于无法分散注意力,遗忘只会招致厌恶。而在社会生活中,遗忘往往会带来某种安慰。

因此,信仰哪怕削弱一点点,也会一下子感到完全的迷失。即使那些在共同生活中看似合理的关注在孤独中也将被视作诱惑和考验:例如我手上的皮肤问题。

1965年2月27日

V. 211—212

2月24日

他使旷野变得圣洁

小溪边响起了赞美诗——我的良人。鸟儿在它们的天窗上合唱。他的天空使我的眼睛变得圣洁，他的树林比王宫还明透。而空气和我永远不会说出我们的秘密。

如今我知道，四旬期第一主日是一个伟大的庆典。基督使旷野变得神圣，在旷野中我发现了它。在春天的作用下，所有树木都返老还童，这是生命的周期使然。哪一个切下去更锋利呢？2月的阳光还是空气？万物还没有发芽。四旬期刚刚开始，这个时候发芽还不太可能。而荒地上却如约闪着光。大地最先变得圣洁，充满力量。一切都在预告神圣的春天的来临。以前，我从未和树木、山丘、花蕾、泉水、天空像现在这般自由、亲密地交谈。但在这个伟大的日子，他们明白了自己的位置，在神的爱子面前沉静肃穆。只有他的光清晰、有力。噢，我的弟兄和姊妹，光和水，树桩和石头；岩石做的桌子，赤裸的蓝天；拖拉机留下的辙痕，一个小瀑布；还有地中海式的孤独。我的良人说完话离开以后，我想起了意大利。

1950年2月27日

II, 412

2月25日

基督知道我们的流浪

圣·保罗在给哥林多人第一封书信的末尾写道：“我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藉着爱，神向我们证明了他“知道”我们，他在我们的苦难里认出了我们，在我们的堕落里找回了他丢失的形象，认领了它，用他圣子的爱为它施洗。

藉着十字架，神知道我们：他用他的怜悯检阅我们的灵魂，经历我们的罪；藉着十字架，他知道我们的流浪，结束了它，把我们领回他的家。

爱是他来到我们中间时所经过的门，我们也必须经过同一扇门回到他那里去。若靠自己，我们永远打不开这扇门。他已经做了工，我们只须跟随他凭藉爱的法则进入，因为爱具备一切美德。

1953年2月14日

II. 31—32

2月26日

我们的盲目

尽管想象这个国家正在荒废会令人难以置信,但那很可能就要发生。

没有重要理由,没有人“希望”这样,也没有人能阻止这一切,因为他们无法驾驭手中的权力,只有被权力驾驭。

因此,绝对有必要认真严肃地思考这一事实,并带着它给予我们的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去生活。

1. 重视默想和祷告,重视自我空虚、自我打扫,摆脱妨碍真实意见的自我。这个自我一会儿说它会来,一会儿又说它不会来。

2. 尤其重要的是对每个生命体、对生命本身、对那些无告、简单的生命、对盲目的人类充满怜悯。因为基督在他的形象里被钉十字架。圣体的牺牲,不辩解。

3. 厌弃言语,除了朋友间用言语和书信进行最简单最直接的交流。

4. 重视一切沉默的无结果的行动,以及有意义的患难,以完全的沉默去接受,不辩解。

1965年2月16日

V. 206—207

2月27日

紧紧抓住

昨天早上初学生开会前,我来到户外透透气,我看到有人在羊圈上方的山坡上干活。终于,电线来到了我的隐修院!一整天他们都围着山洞干活,不是挖,就是用少量炸药爆破石头,年轻点的带着黄色头盔,那些积极、热情、卖力的家伙手持机器。我为他们,为美国的科技感到高兴。科技给我带来了光,就像这群人为这个地区任何一个农民所做的那样。置身其中的感觉真好。这一切不该被鄙视,而当被崇敬。(但这不代表我支持技术上无用、过度的开发。)

甘地的小书——新方向出版公司的毛条校样——到了,我花几个小时看完了它。一封从摩西利那寄来的信,一位马德里的建筑师将借用《争议性问题》里的两篇谈艺术的散文,等等,等等。拉克斯寄来的画;还有惯常的几封疯子的来信。同样,置身其中的感觉真好!虚荣。但它为孤独提供了理由。我们多么依赖那种被他人承认的“存在”,没有它我们多么绝望,直到有一天,神给了我们可以依赖的双脚,靠它们我们独自站立起来。有些时候,我拥有那双脚,但又一次,神让我意识到根本没有绝对的“独自站立”,只有可怕的穷乏、不安,对神的依赖,以及对最微弱最不重要的群体真实性更深的认识。

1965年2月16日

V. 206—207

2月28日

充满冲突与发现的生活

我迎来了我的圣年,可我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因为一切都在不断地重新开始。如果我生命里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永远保持着不确定性(虽然表面上是确定的),我会当作一件好事来接受。作为一个严肃、时有麻烦、总是面临各种可能性的物体,我必须承认许多可能性只是虚幻的,不可能实现,也不值得考虑。可有时,我并不知道哪个该考虑,哪个不该。

紧紧抓住我的真相(仿佛它不是一直存在似的),这意味着在生命体系中协调、融合我所能获得的一切,使我此处的存在对于整个生命之途不可或缺。阿摩尼亚的宗教深度,梅格·庞蒂的洞察力,甚至萨特令人乏味的微妙,以及永恒的圣经。在相反的意见面前,不是巧妙的拒斥,或仅仅欢迎熟悉的部分。生活充满了冲突与发现,并非日复一日的重复;在神面前仍须保持深深的敬畏,而不是微不足道的兴奋。

1964年1月31日、2月2日

V. 68—69

2月29日

黯淡的额外的一天

闰年里黑暗的额外的一天。黑色的天，飘着雪花，跟昨天一样地上没有一丝雪，下的是冰雹，像倾盆大雨一样的冰雹。草地上一片白色，不是因为雪，而是因为死亡。

一位女佛教徒谈她自己默想静修的经验。她强调温顺地承受现实生存中的苦难，而不是躲进神魂超拔的境界。文章的其中一页上登了一则广告：

你若用香膏

就用最强烈的香膏

桑喀的大力牌缅甸香膏(图上的香膏罐光芒四射)

如此强效，一罐却只卖 K1

快速祛除一切痛苦！当然是来自桑喀的香膏。

尽管天仍很冷(伴有刺骨的冷风)，可今天下午某些时候我感到春天也许真的来了——也许是经过这个严冬我更加渴望它了吧。在圣·伯纳德田野上，当时钟敲响两点，钟声在风的间歇里清晰地传来，风势小一点时，太阳一下子变暖和了。长有羊齿状叶片的核桃树站在山坳里仿佛准备迎接夏天的到来。我望着远方的溪谷和天上淡淡的光晕，也许，温暖的天气还会再次来临。

1968年2月24、25、29日

VII. 57—58, 60

3月1日

在我里面,爱放置了他的喜乐

如果说昨天开始真正有点春天的样子,今天就是春的破晓了。冷,可有鸟儿在歌唱。这是今年我第一次听到红眼雀的叫声,除此之外还有西边树林上方的红衣凤头鸟。恩许变得越来越信实了。我仰头望着早上的星星:在这一切当中神放置了他的喜乐,在我里面也如此,因为我是他的受造之物,他的儿子,蒙他救赎的羊,他的基督里的一员。痛心,为世上令人触目的混乱和残暴,为世人不理解他的爱——可到现在为止,我被告知不必解释也不用谴责这种误解,只须回到爱里,它是万物最终极的真实,它寻求的是所有人的猛醒和回应。而首先,我需要在心里在这种意识中成长,不只为我自己,而且为所有人。

我打算出去到树林里慢慢地散步——此时此刻,这对于理解“灵”的事比大量的分析报告更重要、更有意义。

1966年3月2日

VI. 23

3月2日

青蛙的安慰

隐修院使我明白了一件事——宇宙是我的家，若不是其中一分子我什么也不是。那个看似站在世界之外仅仅把自己当作它的一部分构成与力能的自我毁灭了。神让我存在于世上，在他里面我能发现真实的生命吗？我在这里，在隐修院发现了，不仅在头脑中，而且在更深的地方发现了。比如，在睡眠的能力里。在修道院，不是在此地，青蛙使我难以入眠——他们是我生命的安慰和延续——现在，即使床头电表的嗡嗡声也无所谓了（而在修道院，这可能让我无法忍受）。我接受了自然甚至科技作为我真正的栖居地。

1965年3月2日

V. 212—213

3月3日

带着忏悔的心献给神

每天,尤其是在唱诗班里,我要祈求,为世上所有听忏悔的牧师,为所有悔罪的人。我祈求每一处圣事的布施和接受都在诚实、公义、审慎、恩慈、哀怜中进行,祈求牧师和悔罪的人都更好地知晓他们正在行的事,知晓他们被伟大的爱和崇敬充满。我祈求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在自己里面发现对圣事的崇拜,用全部生命去爱它,带着忏悔的心把自己献给神的怜悯和真实。我祈求他照着自己的像用爱重造他们——即使他们变得真实。

在长满雪松的山谷里,我听到蓝色松鸡的尖叫,远处,一只沙锥绕着圣·约瑟山一圈圈地盘旋、低徊。在所有这些中间,最让我感到平安的是红衣凤头鸟甜美、悠长的曲调,那么脱俗,仿佛不是来自地上的声音。现在,松鸡不叫了,他们的痛苦不会持续很久。

此刻,我在天空底下。除了安静的蓝知更鸟,别的鸟儿也都沉默下来。而青蛙却开始歌唱他们的快乐了,在水里,在温暖、阳光美妙的绿色地带。赞美爱吧,你们所有的生命,因为爱,你和我才被创造。用我们的每一次呼吸去爱他吧!我的诗篇唱出了你们模糊、无意识的歌,噢,树林里的弟兄们!

1950年3月18日、21日

II. 421—423

3月4日

以我的书为镜

昨天,《默观的种子》到了,非常漂亮。我以前没有一本书印刷得这么美。我几乎爱不释手。杰·罗夫林说我们封面上采用的粗麻布效果非常流行,现在夜店的墙上也在用。原来这是基督徒的技术:用基督崇拜把农神节和牧神节变圣洁吧,把它们变成基督的庆典。

我名下出版的每本书都标志着一个新问题。首先,每本书都会带来一次巨大的良心考察。

我写的每本书都是我自己的性格和良心的镜子。每次进入最后的印刷工作时,我总是抱着一丝幻想,希望自己这回能讨人喜欢,但从来没有。

在这本新书里,基督的苦难和宝血太少了——只是零星的点缀。它是冷漠的,理性的产物。教人去爱而不凭他的伤口有何意义呢?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我仍以自我为中心。我发觉自己不是在考虑四旬期的晚餐吃什么,就是考虑如何分发这本附带签名致谢的精装本。我绝对不该搞出这种盒装特别版的事。我一定疯了。

1949年3月6日

II. 287

3月5日

真理的火光

对人的恐惧和对神的敬畏不能并存在一个心里！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

独修生活的美和必要性(对我而言),在真理的火光中清晰可见,那是微弱、不断闪现的真实之光,它确凿无疑,不时地显现,一路导我前行。那些无须解释,或许也没有解释的事带着最终的权柄,说:“这儿!这条路!”

它们是我的责任。我对它们只有巨大的感恩!它们去除了我所有的过犯、软弱、逃避和伪装。

它们引领我越行越远,朝着已指给我的方向,那也是我被呼召的方向。

1966年3月2日、6日

VI. 367

3月6日

我面前的真实

孤独的生活把一切缩简为一个单纯的对选择的需要,这些选择往往偏爱的是被充分理解的孤独(准确地说,是在当时的个人能力下被“正确”理解的孤独)。我发现自己总是不断地面临这些选择。它们以各自的方式呈现出来,给这段日子增添的主要问题是对他人的情感依赖。所谓“他人”,简单笼统地说,包括教会、朋友、读者、别的诗人,等等。一次又一次,我不得不做一些小决定,这儿或那儿,关于这个或那个。忧虑和困扰便以这种方式化解了。总而言之,解决之道就是抛开想象中的、不在场的事物,返回此时此刻真实的、就在我面前的那些。每次这样,我就会更贴近现在,更孤独,更超然,思想更清晰,能够更好地祷告。反之,则意味着混乱、软弱、动摇、恐惧——最终将带来痛苦和噩梦。每次的“成功”并非完全取决于我。我无法估量那些说不清的情感力量,它们会从我的潜意识里喷涌而出。因此有了那些晦暗、充满挫折感和哭泣的日子,那时一切似乎都不顺利。但,我知道我的目标,至少我会努力调节。

所以,所谓“为死做预备”,对我而言仅仅意味着这个一再重申的决定:即把孤独作为神对我的呼召,作为我的悔罪和受洗,作为我的还债,作为我向理智的回归,作为我的崇拜和祷告之处。

1966年3月8日

VI. 26

3月7日

爱使责任变得美丽

昨天,外面开始下大雪时,我粗略地翻了夏尔·富科尔的灵性笔记,并被其中的炽热深深震撼了。他用清晰有力的声音跟神交谈,简单的言辞,火一样的话。当你合上书转身去关注其他不那么圣洁的声音时(虽然它们可能也是宗教的声音),这个声音在你心里不断回响。教我们唱诗的M·勒菲看到这本书对我说,大约25年前这本书曾让他流泪,并引导他去了神学院。因为这本书,他说,他最终藉着神的恩典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忘了他有10个还是12个孩子。

谁将自己献给神,神就将自己交给他。途径并不重要,只要那是神为我们选定的路。我发觉自己在学习枯燥的道德神学时,与诵读那些火花四射的神秘主义诗篇时同样靠近神。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我,作为一名牧师,应当了解我的道德神学。责任不一定是枯燥无聊的。爱能使它变得美丽,充满生命。而一旦把责任与属灵世界里的快乐分割开,我们将远离神和他的喜乐。

1950年3月9日、10日

II. 417

3月8日

在和平的亮光里，我的不圆满

在禅宗公案里，有人说一个有智慧的人不是寻找佛或找到佛的人，而是一个没有什么等着他去做普通人。可单纯的停止并不等于到达。停止意味着呆在离它百万英里的地方，什么也不做将会与它相隔一个宇宙。而它又是那么近，再也无事可做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如果我已经做完。与此同时，如今的我比以往更满足于这样的不圆满，我知道有一天它终将圆满，人们将看到那里根本什么也没有，除了一个没有什么等着他去做普通人。

夜晚的光。起伏的山丘上，紫色的山凹，洞穴一样的阴影。牛顿家的白色三角墙在山谷中间的树林里和平地微笑。这是威廉·布莱克所钟爱的和平与亮光。今晚饭后，一只鹰在初学院和教堂尖塔的上空盘旋，无声地设计出一种自由的飞翔，比滑冰和音乐更纯净。只见它从高空俯冲而下，轻轻点了一下塔尖坐在那儿，接着落下来围绕雪松画着一道道优美的弧线，最后像箭一样向南飞去。

1963年3月10日

IV. 302

3月9日

对和平的传讲

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已实现的末世论”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它强调现在就藉基督改变生命,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把重心放在未来的宇宙事件上,且这些事件大多是犹太诗人强调神子的超越性而虚构出来的)。“已实现的末世论”是基督教人文主义的真正核心,对基督教的和平事业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举例而言)。圣灵的显现,悔改的呼召,在人类中见证基督的呼召,十字架的赎罪能力在圣事里的显现:这些都属于我们所在的“末世”。但若没有基督教的和平使命,没有对联合、和平、怜悯福音的传讲,没有对人与人、人与神关系的协调,所有这些都将失去意义。但是,这一责任本身并不代表与此同时不会发生巨大的宇宙变动。在战争和暴力的年代,一个基督的遗民对和平的传讲是教会生命的末世论特征之一。通过教会的行动,神的工奇妙地成就在地上。

1964年3月7日

V. 87

3月10日

泥浆和雨露是我的初学导师

3月是圣本笃的月。在山脚中间多石的路肩上清理荆棘,那里正在铺一条新路,昨天我和那儿的废墟交上了朋友。我多么厌倦做一个作家!对修道士而言,在田里、在雨中、在阳光下、在泥浆里、在粘土中,在风里工作是多么必要!它们是我们灵里的向导,我们的初学导师。它们塑造我们的思想;它们给我们注入美德;它们使我们像脚下的土地一样坚固。而你决不能从打字机里获得这一切。

几时他们靠双手操作度生,才算真正的隐修士,像我们的祖先和宗徒们都这样做过。(《圣·本笃会规》48:8)

1951年3月3日

II. 450

3月11日

在沉默中为树林播种

领主颂的轮唱听起来像团体弥撒末尾的喇叭。这是因为它采用的是第五调,而第五调充满了用旧寺院的小银号吹奏的新耶路撒冷的旋律。太阳明晃晃的,春天已来到我们中间,可风还是有点凉。教区厨房门口和窗底下的黄水仙开花了。履带式挖掘机欢乐地咆哮着,正试图把三吨重的横梁拖到弟兄们的新初学院楼顶上。我做完弥撒,想起来周六下午我和约翰弟兄为森林赶运 6000 树苗的沟渠。今天,我想带 20 名初学生到唐那休家后面的树林里,把这些树苗栽在去年冬天伐木最多的地方。

当你的舌头沉默时,你可以在树林的沉默中歇息。当你的想象沉默时,树林会对你讲话,它告诉你它的不真实与上帝的真实。而当你的大脑也沉默时,树林会突然变得无比真实,与神的真相一起燃烧在透明的火光里。就在此刻,我明白了,受造之物起初在概念里揭示了他,接着又用同样的概念遮蔽了他,最后藉圣灵在他里面显现出来。当我们在神里面时,我们发现自己与从他而来的万物结为一体。这是祷告,这是荣耀!

1952年3月17日

II. 470—471

3月12日

热爱并服事社会

早上4点就来到隐修院。月光静静地倾泻在树林里,结霜的草地闪烁着微弱的光。在火光下做了两个多小时的祷告。6:45 太阳升起来了。核桃木香甜浓烈的烟,以及静默、静默。可是鸟儿又来了——存在,意识。我们那白痴一样令人难过的生活,我们那白痴一样的存在,白痴不是因为生活不得不如此,而是因为若加多一点勇气和耐心,它就能成为可能成为的样子。一切最终都可归结为舍己,这“无所不在的束缚”,没有它自由将无从谈起——但必须是舍己,不是单单的顺从,隐退、“放弃”。不存在简单的答案,尤其是在修会生活里。常见的回答总是令人迷惑,掩盖真相,为了真相一个人必须在孤独中战斗——可为什么在绝望中?它不是必要条件。

霍麦卡在一篇有力的文章中谈到了基督徒对今日(无神的)人类的关注。他说:“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所有道德上的窘迫都是我们的窘迫和我们的软弱。”我很乐意向他这样的人学习。他说,基督徒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责任首先是理解这个社会,热爱它并服事它在灵里的需要,为建造新的世界真诚地抚育下一代。“不是带着抱怨,而是带着对现代世界与现代人类充满喜乐的爱,这是我们要为之做工的世界,没有人能替代我们。”

1964年3月26、27日

V. 92-93

3月13日

青蛙终日歌唱

每当我独自进入隐修的小屋,我立即变成一个不同的人。祷告有了它该有的样子。一切都安静下来。我关上门,让窗一直开着。天气温暖——灰色的云整晚地游荡——青蛙终日歌唱。

此刻是夜里,青蛙仍在歌唱。午饭时下了一场阵雨,接着天晴了。整个下午,我都坐在床上重新发现神,重新发现自己,以及日课、圣经和所有一切。

这是我所知道的生命中最美妙的日子之一,可我并不耽恋它。我从沉默、孤独、无所牵挂的自由中体验到的欢娱和满足并不重要。但我知道那是我当有的生活方式:让大脑和感官沉默下来,与世上的事物、战争以及修会的问题进行沟通——不渴望任何或高或低或远或近的东西——不被自己的幻想、欲望或计划驱使——不让自己在客西马尼川流不息的活动中疲于奔命。

1948年3月19日

II. 185

3月14日

忘记爱来自愁苦的爱

我的灵正在醒来,再一次发现了忏悔的美。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我那么多次在修道院忏悔我的错,竟怀着那么少的愁苦,对悔改怀着那么微弱的希望。我想诉说,一遍又一遍诉说我的忧愁。耶稣,若不能令你相信,我不知道如何能继续活着。我想说我真的忧愁,对此,《诗篇》比我说的更好。我忧愁,为我那么久才发现诗篇;我忧愁,为我没有照那样生活。

我忧愁,为自己如此愚笨、麻木,更多考虑自己而不考虑我亏欠你的爱——我亏欠你一切。请宽宥我的疏懒。没有懊悔和深深的愁苦,默观只是一种偶像崇拜。我若不知道我是谁你是谁,我如何能爱你?没有愁苦我怎能知道这一切?耶稣,我不想再和那种爱,那种忘记爱来自愁苦,忘记感恩的爱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否则,我只会继续向你说谎。我要结束不诚实的生活,永永远远。

1950年3月18日

II. 420

3月15日

神的一切都在基督里

昨天在巴兹镇公路旁的湖区清理灌木,把眼睛感染了。结膜炎,他们说。今天做晚祷尤其是做弥撒时痛得很厉害。现在我知道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讲他批改了上百篇试卷后眼睛像充满柠檬汁一样是什么滋味了。用药膏和绷带固定住才好点。一整天什么也没读——大量时间里“无所事事”,这真是快乐又健康的一天——一个来自神的礼物!

基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神将他自己空出留给这个世界,并非简单地把他的真相倒过来,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只显明他自己的某种影子或符号。他是将自己完全空出,他的一切都在基督里。基督不只是神伸进世界的一个小指尖,不费力就能缩回去,碰不到任何威胁,也从不冒险。神给出也实践了自己的全部。他不仅成为我们中的一个,甚至成为我们的那个自我。

1960年3月24日、25日

III. 380—381

3月16日

我的损毁是我的财富

在《悔罪诗篇》中,道在他的穷乏里认出了我的穷乏。从诗篇里看自己是得医治的开始,透过他的恩典我看到了自己。他的恩典在做工;为此我开始得医治。我多么需要他的医治!我走遍灵魂的每个角落,发现自己是一座被轰炸过的城市。

当我默想《诗篇》六章——“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时,我在邻居地里的小溪旁边出乎意料地看到了一片绿草地。当风暴将我的心擎给神,秃木下的绿草和水塘出现了。他那么容易就来了,草和水是他怜悯的见证。“我将用眼泪把沙发浸湿”。

我曾写过青蛙的歌唱,现在他们又在歌唱了。又是一个春天。虽然我曾被损毁,可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过得更好。我的损毁是我的财富。

1953年3月3日

III. 39

3月17日

被限定的自由

一个有太阳的冷天。雪在慢慢融化。

随着一声有趣的咆哮，一架蒸汽式飞机朝修道院上方俯冲过来，随后，它开始漂亮地攀升，以极快的速度朝北飞去。那样的飞翔是我无能为力却爱慕崇拜的。几秒钟内它已经飞到足够高，排出的尾气在身后形成一道长长的白色轨迹。

也许，我一直在与幻想中的自由搏斗，仿佛束缚我的很大程度上不是我自己的历史，客西马尼的历史，我作为其中一公民的国家的历史，等等。现在，在我面前敞开的只有某些特殊的被限定的自由之路，而在毫无可能之处奋力向前是徒劳的。无论从表面，内部还是灵里来看，这都是事实。说神能开辟新的道路，也许等于承认他为我提供的路我还没有注意到，因为我太专注于想象中和实验中的道路了。

1960年3月18日

III. 379—380

3月18日

世界是我的母亲

我来到修道院找寻我在世上的位置,若没有找到,我就是在修道院里虚度光阴。

对于我,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跪在修道院里,受鞭笞,做补赎,可到现在也没有当有的那样瘦,而且把时间花在诅咒世界上,不去分辨哪些是善哪些是恶。

战争是罪恶的,可裹挟在里面的人是善的,如果我轻易就从人们深陷的混乱中退避,并且炫耀自己,写一本大书,说,“看!我是不一样的!”,那么无论对于我自己的得救还是神的荣耀都毫无益处。这样做等于去死。因为任何扮作天使或雕像的人必须先死掉。

对我来说,来到修道院一直以来恰恰是这种退避。它给了我视角;它教会我怎样生活。现在我亏欠世上的每个人,我要和他们分享那种生活。而我的责任,首先就是第一次作为人类的一员那样开始生活,虽然这如同说我是我自己一样荒谬可笑。我的第一个人类行为就是承认我欠每个人如此之多。这是一个基督不愿为之祷告的世界,但它也是由神所造,是善的。如果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母亲,我们就不能成为圣徒,因为我们若要成为圣徒,必须首先是人。

1951年3月3日

II. 451

3月19日

像太阳一样闪耀

(圣·约瑟节;1947年3月19日,莫顿在客西马尼许下盛式誓愿。)

昨天,在路易斯维尔,在福斯和瓦那的一角,突然意识到我爱世上所有人,他们中没有谁与我或可能与我完全不同。我仿佛从梦里醒来——梦里的我与世隔绝,我的“特殊”使命就是成为与众不同的人。而事实上,我的使命并没有使我真正不同于其他人,也没有把我归入一个特殊类别,除非在法律上或人为如此。我仍是人类的一员,而且自从道成肉身也成为人类中的一个,摆在人面前的是多么光荣的命运。

感谢神!感谢神!我只是人类的另一员,跟其余所有人一样。我拥有做人的巨大喜乐,因为神自己也曾化成肉身成为人。人类的苦楚和蒙昧使我深深动容,因为我意识到我们同属道成肉身的人类。如果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个多好!可它无法解释。我无法告诉人们他们走在路上全都像太阳一样闪耀。

1958年3月19日

III. 181—183

3月20日

神为我指定的地方

神把我带到肯塔基,这里的大多数人单纯、毫无禁忌。这就是他为我成圣选定的地方。在这里,我必须订正自己所有荒谬的计划,还原真实的我,真实的客西马尼,真实的美国——原子弹及其他一切。毕竟,一个人的国籍将在永生之光中获得意义,这听起来非常怪,但确实如此。在过去36年里,我过着没有国籍的生活。9年前,我以此为豪。我以为,要成为天国的子民,你必须抛弃世上的护照。而如今,我发现了一个奥秘:路易斯维尔地区副秘书长办公室里的女士们偶然中被赋予了某种权力,他们看到我注定会进入天国。

如今,我开始相信,也许我成圣的唯一或至少最快的途径是凭借许多美国好人的愿望——他们希望我成为圣徒。昨晚,我梦见自己告诉几个修士,“我将变成一个圣徒”,他们并没有怀疑。并且,我自己也坚信不疑。若我真的变成圣徒(一定会),一定是因为那些希望我为他们祷告的人——虽然他们比我更好——和他们的祷告。

1951年3月3日

II. 452

3月21日

基督是我自己的样式

在路易斯维尔,我用几个便士买了几本好书,其中包括用50分买的《人类的家》。那些插图简直太棒了!完全不需要任何润色和解释!若是我说整本书对我来说就是一幅基督的画像,有人又要觉得厌烦了,但这是事实。那个基督在我自己的样式里,是我自己的样式——样式,意味着“像”,意味着“爱”,意味着“孩子”。人类。这“样”的罪人彼此结合、彼此拥抱在唯一的心、唯一的样式里,那也是基督的心和样式。人啊,我不在你里面寻找罪了。今天,我在你里面再也看不到罪了(虽然我们都是罪人)。那里存在的真相使罪看起来不再重要,不再存在,它已经被吞下了,被毁灭了,消失了,只留下我们中间的一个巨大秘密,即:我们同属一个样式,重要的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在心里有何过犯,并因过犯与人隔绝,重要的是将他带回到与他同在爱里的众人中间的爱。这爱不是我们的,而是神圣新郎的爱。这爱是以人的样式显明自身的,因此,除了通过神人合一根本转变人性,再没有别的希望找到智慧。

1958年3月19日

III. 182—183

3月22日

新 人

旧的人和新人。

对于“旧人”，一切都是旧的：一切他已见过，或以为见过。他对新事物已失了盼望，使他欢喜的只有紧紧抓住唯恐失去的“旧”物。可他一定不会快乐。因此，他始终保持自己的“旧”，无法改变，向新的一切关闭了自己。他的生活停滞，白白地忙碌。虽然也会发生变动，但只是不带来任何变化的变化。

对于“新人”，一切都是新的，甚至旧的也被圣灵改变永远常新。没有什么是要抓住不放的，已经过去的一切没有什么可盼望的——它已不再重要。新的人能够发现无法用肉眼看到的真相——本来它不在那儿，而在他看去的那一刻它出现了。如果看不到，它就会消失（至少对他来说）。新的人活在一个时刻被创造、时刻被更新的世界；他活在更新与创造的王国里；他活在生命中。

旧人的生活没有生命。他活在死亡里，牢牢抓住已死的东西不放，因为他依赖它。他疯狂地寻求改变，就像与死亡的纽带搏斗。他的搏斗那么可怜，永不能替代生命。

今天领了圣餐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丧失对“新事物”的盼望很久了。多么愚蠢！其实新一直都在。

1959年3月18日

III. 269

3月23日

回家的浪子

昨天下午,当阿玛迪斯神父在医院的小教堂给我们讲圣灵时,乔治弟兄突然闯近来,比划了三四遍“谢谢你”,随后离开了。昨晚他从楼上下来,不停地绕着修道院散步。

可敬的神父过去曾在修道院看护病患,他说有时候,当他们临近死亡时,会有旅游的冲动。

有一个玛力弟兄,过去是看门人。他快死了。他有一条木腿和一只手杖。他不愿呆在床上,总是拄着手杖艰难地走来走去,于是他们把他的木腿藏了起来。他在门后找到它,装上,接着走。他们又藏了起来,这回藏在壁橱里,他找不到了。他躺在床上,不停地挥手比划:“手杖!手杖!”

还有一个快要死的弟兄。那是夏天,很热。他躺在床上几乎一丝不挂。他们发现他走出医院时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衫。“你要去哪儿?”他们问他。“内布达斯加!”他答道。内布达斯加是他过去生活的地方。

我想我开始明白《路加福音》第五章所说——失去的羊、失去的银币、失而复得的浪子。我们亲爱的主拿出肥牛犊和所有的喜乐供我们享用,他要倾倒江河里所有的欢乐给那些逃离他的怜悯却最终无法逃开的人。

1949年3月15日、21日

II. 292, 295

3月24日

透彻的时刻

一个灵光乍现：突如其来地意识到不必对人、事、矛盾、趋势下任何定论，即使是走向罪恶和灾难的趋势，不必每天每时每刻都必须知道或宣布（至少对自己）这个一般，这个好，这个坏。我们正奔赴一个“新时代”，或我们正奔赴灭亡，作这样的判断有何意义？一点也没有。万物如其本来那样处在一个巨大的整体中，我也是其中一分子，无法假装抓住了它。说我已抓住它等于将自己放在一个虚假的位置，仿佛我在它之外。而在它“里面”意味着要在我自己的生活和行动中寻求真实，能动则动，不必要动时则保持静止，且须知道万事万物总是不断地自我定义，神的判断和怜悯不证自明，并将清楚地显现给我，只要我沉默、专注，顺从他的旨意，而不是在这个时代不停地阐述意见。意见总是窒息在语言和毫无意义没完没了的争论中，且归根结底，争论中的每个人只会听取那些和自己的偏见一致的东西。

1966年3月2日

VI. 366

3月25日

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

天使博士圣托玛斯·阿奎那的纪念日,落在今年四旬期第二周的星期二,所以在崇拜仪式上有极大的重合:关于庆节的福音说,真正的师傅是地上的盐,他们“遵行诫命,并且教训人遵行”,他们的工作在人前闪光。关于四旬期第二周星期二的福音在讲到假师傅时说,他们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却不作摩西的工,也就是说,他们自己讲说的律法自己却不遵行。而他们做过的工作却令人目眩,他们做这一切是为了在人前闪光,在会堂里居高位,被称作拉比。无论庆节还是平日都可以归结为这句福音:“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是耶稣在圣托玛斯·阿奎那、在圣波拿文都拉,在圣奥古斯丁里面,以及在其他所有圣师里藉着他们教导我们。除了基督,我们没有别的父,别的圣师。正是基督的工使圣徒的生命闪光,是基督藉着神父和神学家的话向我们显明。假圣师传讲他们自己的圣性,其中看不见也听不见基督。而真正的师傅传讲基督的圣性,他藉着他们闪光,他(他的真理)使他们变得圣洁。

1950年3月7日

II. 416

3月26日

同一个灵在万物中祷告

默观的祷告意味着承认我们是神的儿子,意味着经历神以及他对我们的爱,即经历他的爱在我们身上的雕刻。默观的祷告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呼喊的声音,“阿爸,父!”所有的祷告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祷告,但在默观带来的恩典中,他使我们意识到——至少模糊地意识到——是他在我们里面祷告,带着深刻奥秘无法洞悉的爱。我们的声音与他的声音合而为一,我们在这个声音里欢呼,我们扑向光,成为与爱同在的一团火焰。每个被拣选者的圣洁都来自爱在我们里面的临在。在内心,无论我们的祷告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都是爱在我们里面祷告:他拨动的其实是同一乐器的不同琴弦。

1950年3月21日

II. 422

3月27日

偏爱青蛙的歌唱

天变暖和了。晚上下了雨。青蛙又出来了。起初,水坑(最多4英尺长)里只有一两只青蛙。现在,他们组成一个小国了,叫声在夜里分外响亮。这个天真的国,为了赞美春雨正在快乐地歌唱。昨晚,我修剪了几棵小树——包括我亲手种的桦树。

今天,我得去看望罗伯逊神父,他显然想让我参与一些事——我必须设法拒绝。他一直想请我去路易斯维尔的贝拉明大学做一个报告。而这使我更坚定地想要远离所有这一切。

我几乎每天都得写信去拒绝某个讨论会,或讲习班的邀请,或是拒绝就修道生活或诗学等等发表讲演。我越来越清楚这些对于我是全然无用的事,帕斯卡式的消遣,一种集体妄想。(对别人而言并非如此,他们得到的恩典和使命就是到处演说。)对于我,重要的是沉默、默想——和写作;但写作是次要的。自愿且故意抛弃这些出去演说对我来说是愚蠢的。就像对别人来说,像我一样在孤独中隐居同样是愚蠢的。他们不能做我做的——我也不能做他们那些。

1968年3月16日

VII. 68

3月28日

把我们悲惨的世界献给基督

(在基督教的世界)一切属灵生活的核心是圣体弥撒里的基督。基督是我们的逾越节,他被杀死,“就不再死”,并且“吸引万人来归他”,我们在他的死里受洗,我们的肉身与它的欲望一起被钉上十字架,因此,我们分有了他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藏在基督和神里面。尽管基督的确住在我们的圣龛里,可一切生活的核心不只是圣体静止不动的临在,它首先存在于弥撒的行动中,这个行动是一切默观的中心,通过它,基督的家围绕基督聚首。它是使生活联合的圣事,藉着它,爱使人与神联合起来。当弥撒找回它的意义,朝拜圣体也就获得了它真正的意义从而有了生命。于是,整个内在生活成为一体,它的每一部分都流淌着生命。事实上,一个人生活的“部门”与“部分”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起运转。

感恩节,我在圣坛上把一个悲惨的世界献给基督,请他献给他的父。藉着我们与他的联合,以及他在他的圣祭和我们的圣祭(他的逾越节)里与我们的联合,这个世界变成他自己属人的生活。

1948年3月25日

II. 191—192

3月29日

为另一个奇迹感恩

我需要重读十字若望的《攀登加尔默罗山》关于记忆的那部分么？一直以来，我总能从其中得到很多。我年复一年地重读这些话。它们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改变了我的生活？

这本日记——我此刻正在写的这本。显然，我写得还不够多，既没有完全沉入孤独，也不能抛开它过活。扔下它然后说我是孤独的因为我不写日记，这毫无用处。事实上，写作能帮我找到路去我该去的地方。

因此，我一边读着“遗忘”，一边记下我记得的一切。某种程度上，这并不矛盾。它只是一条有点奇怪的成圣之路。我这么说决不是为它的圣洁辩护。我要说的是我必须做环境要求我做的，当基督因此在他合适的时间显明他的荣耀时，圣洁就会临到。

使徒的书信多么温柔，今早的弥撒福音——苦难主日的前夕，多么朴实。昨晚夜祷前，我出门来到马厩旁边，望着果园，我想起十字若望曾说过要在你的心里放着基督受难的形象。

困惑和迷雾在你生命里堆积，然后有一天，藉着十字架的力量，一切又豁然开朗，你将更了解你的悲苦，你将为另一个奇迹感恩。

1951年3月4日、10日

II. 452—453

3月30日

把一切安排妥当

又冷了。我在树林里愉快地散步，在我喜欢的那条安静的小溪旁观察水的图案。接着，我来到我们从前常去砍圣诞树的地方，在树荫下一边走路，一边思考着生与死——要真正弄清楚人必须死这个问题简直不可能，同样还有如何为这个做准备！当考虑如何妥当地安排这一切时，我什么主意也想不出来。

晚上，在门廊上站了大约 15 分钟，透过望远镜观察鹿。其中的 5 只就在我篱笆外的灌木丛旁边，距离隐修院不超过 100 码（甚至更近）。因此，我能十分清楚地看见他们，欣赏它们美丽的跑动——他们时不时想要弄清楚我，朝我伸长耳朵，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看。我也同样凝视着它们，凝视着那些褐色的大眼睛，那些黑黑的鼻子。有一只鹿，最多疑的那只，把脚抬起来又轻轻放下了，好像是要跺脚——但又怀疑这样做是否合适。这只鹿有一个非常时髦的高抬脚慢跑的习惯，这是其他鹿所没有的。但这是怎样的样式！我被他们的完美俘虏了。

1966 年 3 月 6 日

VI. 25

3月31日

回到父那里

做完弥撒后,有一件事清楚了:“回到父那里。”其他的一切都是虚空,不足的。彻底走出由暂时性和不确定性构筑的迷雾吧,回到无穷、原初、未知的奥秘中去,回到爱,回到沉默,回到圣洁,回到怜悯,回到他那里去吧,他是一切。

这是伟大的回归,蕴含了存在的全部意义,是一切存在的中心,不寻求回归的路是错误、愚蠢的歧途。没有终极目标的运动是荒唐的,以“终点”为目的等于没有开始。

回归并不是适时“返回”,而是前行,向更远处前行。原路返回是无上加无,虚空的虚空,同一荒诞性的倒序重演。

超越一切,放下一切,奔向始与终,奔向永远常新永无终点的开始。顺服他,因为我从他那里来,回到他那里去。他是道,是始与终。

1961年3月22日

IV. 101

4月7日

爱顺服的花

一个温和的春天的早晨,5:30 天就亮了。圣周就要开始,我从没这样感到它的庄严和神圣。我是一个基督徒,基督教会的一员。我和弟兄们必须抛开其余的一切,首先承认我们不属于自己,属于基督里的神。我们发誓顺服,顺服是为了让我们与基督结合,“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没有专注与顺服,没有完全的舍己,如果不照心中的呼唤去爱,我们的生命将是场错误,毫无意义。但,只要我们愿意听从真正的呼唤,荣耀将在我们身上成就,“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即使最卑微、最平凡之物也会因此变得圣洁、伟大。爱向着万物敞开,在他们里面开花;我们的生命被更新。

独修生活的果实之一就是感到顺服神有着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内在地感到需要寻求并服从他的旨意,需要自由地选择看并接受从他那儿来的一切,不是作为最后的凭借,而是一个人“灵里日用的饮食”。由机械服从到庄重、严肃的自由选择是一种解放。但从哪里,怎么做,却并不容易看到。

1965 年 4 月 9 日

V. 226—227

4月2日

我们对受造物的责任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今天,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也许就是在科技社会中对上帝的创造以及创造旨意的责任。服从神对自然对人的旨意,就是尊重自然与人,就是警惕我们对神(对自然和人)的计划的破坏力,尤其是通过滥用、盲目开采与罪恶的浪费所造成的污染和毁坏。核战争的问题只是这个庞大、统一、复杂问题的一个方面。

某些对“世界”的看法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现世的进步,一个思想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普遍流行的思考模式保持独立。(这背后隐藏的是我们对于自己和教会将不被社会接受的焦虑,因为这个社会正在把我们抛向身后的滚滚尘埃。)换句话说,我们的希望在哪儿?如果我们把希望放在科技发展和政治进步带来的世俗人文主义上,我们会发现自己其实是加入到那些愚蠢、野蛮,靠掠夺他的受造物为自己聚财敛权的人中去了。我们的希望必须在神里面。在神里盼望的人迟早会发现他对野蛮和暴力的抗辩是明显徒劳无望的。

1965年4月15日

V. 227—228

4月3日

无言地延伸的时刻

昨天,遵照可敬的神父与克雷孟弟兄的要求,我给安迪·布恩要砍的树画了记号,它们在隐修院身后的山谷深处,温泉所在的地方。在那儿,灌木、树苗、藤蔓、倒在地上的树、金银花等等,乱成一团。鹿的脚印遍地都是。那里若着火会很可怕。我希望我们能在这里和温泉之间有一块一英亩左右美好、干净的地,经常打扫。我可以取用泉水,因为我需要它。所有这些是我的隐修院在地理上的“无意识”。它前面,是“有意识的大脑”,齐整的田地,宽阔的山谷,驯服的树林。身后,是它的“无意识”,那里生命与死亡盘根交错,危险丛生,但在这之外,也有像鹿那样美丽的身影在跑动,还有甘甜、纯净的泉水埋在地下。

整夜的细雨。需要继续默想——向根源处。在这个时点,消极被动是无用的,积极主动也同样无用。这是一个无言地延伸的时刻,为的是抓住内心的真实,领悟我在他里面的一无所有。用这些词来谈论它多么可笑,看起来与要抓住的真相一点关系也没有。我祈求平安,祈求在沉默中战斗,祈求警醒,真实,祈求超越自己,跨出自我之门,不是因为我想这样,而是因为我听到了呼召,必须回应。

1965年4月3日、4日

V. 224

4月4日

古老的新创造

复活节守夜仪式的能力部分来自原始自然仪式的遗留及圣化。火的奥秘,水的奥秘,春天的奥秘。火、水、春天因基督复活这一新的创造而变得神圣,被赋予神学上的意义。神不是把新生命的力量烙在我们身上(并把它变成一条龙),而是让它变得甘甜、神圣、尊贵,成为圣灵生命的象征,这个生命因耶稣基督的复活临到我们满心的爱里。

在圣周的礼拜仪式上,一个毫无疑问的进步就是《受难曲》的演唱回复到更古老的音调。它朴实、高贵、极具震撼力,让人想起中世纪响彻全城的弗莱德鸣钟,或12世纪熙笃会教堂回响着这些音调的石壁。圣歌是生动、有力的存在,用神的奥秘把我们捆在一起。无言、庄重,几乎从世上消失的在这里重新被找到。虽然无言,可它顽固地存留在人心里,久久不去。基督保守了它,就像他在我们的卑俗里保守了我们。

1961年4月1日

IV. 104—105

4月5日

被黑暗施洗

黑暗越来越薄,它期盼着太阳。鸟儿开始了歌唱。没有弥撒。一切都在等待复活。

晚祷快结束时,整个唱诗班沉浸在死一般的黑暗里歌唱,没有一丝光。我想,黑暗是一件奢侈品,它简化、统一了万物,遮住了一个修士区别于另一个修士的全部偶然,将所有分别变得模糊。赞美经的最后,我们披着身上的黑暗唱《赞主曲》,这首赞美诗是为了感谢将被送来的光。现在他被送来了。他来了。他降落在夜的尽头,将我们的神甫,圣祖和先知召集在一起,带到灵薄狱带到他那里。现在,我们都将显在光里,我们将看到彼此身着白衣,手拿棕榈枝。黑暗如同领洗地,我们从这里上来受洗、被照亮,为的是彼此看见,不再分离。

1950年4月8日

II. 428

4月6日

复活节：清洁的味道

复活节的恩典是灵魂里巨大的静默，无尽的平安和清洁的味道。它是天堂的味道，但不是极乐世界一样的天堂。复活节的异象不是灵的骚动和放荡，而是发现一切秩序上的秩序——发现神和他里面的万物。它是不会醉的酒，无毒的悦乐，是不死的生命。只要尝上片刻，我们就能立即看到万物的真相并爱上它们，从它们隐藏在神里面的本质上拥有它们。因为欲望抓住的是事物的表面和偶然，而爱让我们在单纯的神的深度上真正拥有它们。

但愿每天早晨的弥撒都像复活节早晨的一样！但愿祷告永远这么清晰！但愿光永远闪耀在我心里，在我四周，在我面前，在复活节的纯一里！因为这纯一是我们的筵席。它是无酵饼，玛哪，是天上的面包，是复活节的清洁，是自由，是诚实。永远给我们这天上的面包吧，永远用这水给我们止渴，我们将永不饥渴。

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是永恒的生命，是甘甜的呼吸，是供养我们的爱。

1950年4月9日

II. 429—430

4月7日

在沉默中形成的言语

言语和沉默的奥秘在《使徒行传》中得到了解决。五旬节就是解决办法。语言的问题是罪的问题；沉默的问题是爱的问题。一个人如何能真正知道要不要写作，要不要说话呢？他的言语和他的沉默是为了善还是为了恶，为了生还是为了死呢？要知晓这些除非他知晓舌头的两种分工——一种是巴别，即人由于骄傲被分散在各自的语言里，另一种是五旬节的语言，即圣灵让只会讲一种方言的人去讲世上所有的语言，把所有人联合起来，使他们合而为一。

《使徒行传》是一部充满言语的书。它从火焰一样的舌头开始。使徒和门徒们如雪崩一样从楼上下来，涌到街上，用各种方言讲话。世人以为他们喝醉了。但太阳落山前，他们为 3000 人施洗，使他们脱离巴别进入基督的圣体。五旬节，我们歌唱他，就像他们从前讲论他一样。过去那个不义的耶路撒冷已经灭亡，不能再禁止他们讲论（《使徒行传》4）。而他们越是彼此相爱，就越是彰显了他的道。他藉着他们显现。这便是说话唯一可能的理由，换句话说，它赋予了言语永远的合法性，只要言语从沉默中来，并把你的灵魂再次带回沉默。

1950年4月14日

II. 430—431

4月8日

灵化世界的使命

一个牧师的使命是灵化世界。他举起祝圣的手，救恩照亮被拣选的灵魂以及坐在黑暗与死荫中的人。牧师把看不见的光撒向全地，照亮世上的每一个人。基督的荣耀藉着牧师渗透进宇宙万物，直到它们在祷告里被充满。

整个星期，我一直在思考信的伟大和尊荣，它无法估量。信比我们在地上接受的一切知识都更高更纯全。唯一真正有价值的经历是藉着爱和圣灵的恩赐深化、强化我们的信。强化就是简化，即从每个被造的形象和物种中将它提炼出来，使它更清晰。因此，最纯粹的经历起于意识到信远胜过经历。我们唯一真正的大德就是凭着信心的谦卑。我们的信越简单，越纯粹，我们就越靠近至高至圣的神。那就是为什么每个谦卑的人要被提升，而每个颂扬自己、追求非凡经验和感受以及神秘安慰的人将被贬黜。因为他在这些事上越富有，他在神眼里就越贫穷。在神眼里，无所不有就是一无所有。

1950年4月16日、18日

II. 431—432

4月9日

沉龙的平安

一个晴朗、快乐、荣耀的日子，一个美妙的复活节。我不记得多久没有这样的日子了。守夜对我来说棒极了，它充满神的荣耀。一切都熠熠生辉（包括耶稣受难日那天空空的早晨，我呆在隐修院，外面下起倾盆大雨）。

昨天，读了点诺维治的朱利安，今天开始读额我略对颂歌的训诫。

“历史上再没有比过去的重来更危险的了，仿佛过去是一个理性的整体，被明确的利益所支配。”赫伊津哈说。现在又如何呢？一个甚至更严重的错误。

希尔韦纳斯神父进城看医生了，他带回一份新闻报道，讲一个住在肯塔基山上的人，从前是煤矿工，13年来一直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只有一条狗，一个简陋的没有烟囱的窝棚，和一张用旧车垫做的床。“因为这些战争。”一位真正的沙漠隐修士，也许我们不能确知为什么。

山忽然变成了深蓝色。山底生长着绿油油的苜蓿。我自己的地里长满或黄色、或芥末色、或褐色的鼠尾草。这里没有等待的焦虑。我是一条水底的沉龙。复活节平安！哈利路亚！

1961年4月2日、7日

IV. 105—106

4月10日

轻松地生活

安静、阴暗的下午。天更暖和了。鸟儿在歌唱。更大的雨要来了。远方公鸡的啼叫，打破了下雨的宁静。

一场雷雨。这是我在隐修院经历的第一场雷雨。在这儿，你可以看得很真切。闪电如白蛇，在空中骤然出现又骤然消失。

山谷笼罩在白得像奶一样的雨幕中。所有的山都消失了。

雷轰隆隆击打着。雨像洪水一样顺着屋檐泼下来，草比从前绿了一倍。

不为人知，不为人见。

加百列·斯威尼神父，初学院里的一位头发有些花白的苦难会修士，他本来请求复活节前离开，可被可敬的神父劝阻了。他一脸忧愁地站在初学院图书馆里，读《轻松地生活》。迟早，他们都会来看这个。

雨降落在山谷上。排成长队的云在强冷的东风里旅行。

天国之门。隐修院里的祷告多么不同。清晰——引导——为丰厚的恩赐，祷告——从这个世界到达天国入口的通道。我明白了我为何在这里。愿我忠于此刻的意识。

1961年4月15、16日

IV. 107—108

4月11日

忏悔和见证的艺术

对我而言,写作可以说是或接近于是生命本身单纯的工作:通过创造性的思考和领悟,帮助生命本身在我里面成长,使之成为实有,或通过智力、行动和爱为它找到位置。因为写作就是去爱,它是探究和赞美,是忏悔和上诉。爱需要见证,不是为了使自己确信自己的存在(“我写,故我在”),而是为了偿还我对生命、对世界、对他人的负债。我要用敞开的心大声地讲出来,讲那些对我真正有意义的事。我写过的糟糕的作品完全是一己专断,不是断言必须如此,就是宣示惩罚。糟糕是因为缺少爱,而好的作品恰恰是由于里面充满爱。最好的素材就是直白的忏悔和见证。

1966年4月16日

VI. 371

4月12日

保持被找到

善牧主日。耶稣，我们“灵魂的牧人”给了我许多适用于这一天的恩典。“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约翰福音》10：14）。“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仔细读了十字若望的《告诫》，这些事是我宣发圣愿时应当切记的，而令我沮丧的是我总是忘记它们。

我去告解室见了普拉希德神父。他对我说，我的心太焦躁，我所要寻找的就在我面前而我却看不到。并且，没有任何世俗的原因能解释为何工作阻止了我与神结合，假如这是神的旨意。

这些都是真的。我的心思分散在各种事上，不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而是因为我不够超脱，我不够专注。而我的不专注正是因为我被这些事件深深吸引。我必须等候恩典的临到。而我天性多么顽梗、愚钝！我徒劳地扭曲变换，总是把事情弄得越来越复杂，使自己越来越困惑。

我最需要的是藉着恩典真正敞开，因为爱在任何环境下都把自己给了我。“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好牧人，你有一只狂野不驯、爱上荆棘的羊，但请不要厌倦了寻找我。我知道你不会，因为你已经找到我。我所要做的只是保持被找到。

1948年4月11日

II. 198-199

4月13日

除了爱,什么都不重要

一个念头突然击中了我:除了爱什么都不重要;孤独若不是爱与自由的彻底敞开,就什么也不是。爱与孤独是成熟与自由的同一块基石。仅仅为了孤独而孤独(即排除其他一切的孤独)毫无价值。真正的孤独包含一切,它是无所拒绝的爱,在一切中向一切敞开。

连续几个雨天过后,天放晴了。在隐修院过下午又变得可行。我在松树林里走了一小会儿,然后安排工作、学习和思考,不是为了自我肯定而是为了把这些献给别人。我所拥有的任何好东西都值得分享,不值得分享的也不值得关心。所谓“我的”仅仅是在我愿意和所有人分享这一意义上说的。

我知道这么说有点模糊。它需要限定。

我要忠实、超脱、顺服、专注,不仅仅因为这是我自己想过的生活,而且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它在我里面藉着我被成就。仅此而已。

1948年4月11日

II. 198—199

4月14日

为单纯之物作见证

所谓“新天新地”难道不是虚假的末世论吗？它把希望寄托在科学身上，幻想借科学的力量把天和地变成幸福美满的居所（无论是否有神的参与）。而真正的前景恰恰相反，人类的蒙昧和骄傲将会使地球变成废墟，而爱，藉着穷人、“遗民”及圣徒的眼泪将它复原。我不是说这种虚假的末世论就在 K·V·楚拉什的文章中，事实上该文有许多优秀之处，可包括基督徒和普通人在内的神学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科技将对世界造成的影响，他们不经分辨一味地欢迎所有关于进步的宣言，对“现世转向”和“基督徒的俗世行为”毫无质疑。因此，不可避免的是竟有不少美国基督徒支持我们对越南罪恶、愚蠢的军事行动。

毫无疑问，作为修道士，我的工作之一就是以近乎原始的方式过宁静的隐士生活，与自然结成简单、直接的关系，进行写作，保持神让我保持的联系，为单纯之物的价值与美善做见证，并在这一切事上渴慕神。与生命中的那些偶然相比，我对这些更确信不疑，我相信这就是他给我的使命。可我并不总是用单纯的心回应他。

1965年4月15日

V. 228—229

4月15日

拜物的民族

偶像崇拜是极严重的罪，是其他所有罪的根源。可如今，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更普遍。你几乎认不出它了，这恰恰说明它太盛行。它涵盖一切，无所不包，权力、机器、财产、医药、运动、服饰，等等，等等。一切都源自对金钱和权力的贪婪。而原子弹只是这种全民膜拜的一个偶然方面，事实上，这还不是最坏的。我们应当感谢它，它预示了我们今后的文明将去往何处：人类将被他自己的贪婪与绝望毁灭。在它背后是人类像事奉偶像一样事奉的公国和权力。其他所有人都深陷其中。

显然，来自《圣经》的一个至关重要、无可回避的讯息是：如果人类不从他的偶像回到神那里，必将自我毁灭，甚至，这种偶像崇拜本身就是人类自我毁灭的证明。（偶像崇拜者已经毁灭自我了。）另一条讯息是：人类作为整体命运不会改变，终将走向自我毁灭。对这个故事，《圣经》没有给出其他任何结局。但基督将会从毁灭中救出所有寻求拯救的人，藉着他们且在他们中间，重造这个世界。但我们绝对不能把这解释成道德文明与礼貌善意将使科技社会对人类更安全，或是新的宇宙将成为科技的伊甸园和全新的礼拜堂！

1965年4月17日

V. 230—231

4月16日

报纸上的死亡

报纸上充斥了太多的死亡,仿佛其中不再有人死去也不再有人活着。我们的媒体上既没有生也没有死,只有一连串字符流过活人和死人却丝毫没有触到他们。

在修道院,或唱诗班,我总是忘记如何思考——直到最近几天我才清醒地意识到这有多么危险。我指的是我们长久以来习惯性的被动。不管周围环境多么诚实,人们信奉的教义多么纯洁,没有人能承受这样的被动,永远在头脑里对周围重复发生的事进行新的彩排。

但我们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诚实,我们的教义也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纯粹。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在这里被动下去。

一个人必须不断地问自己——“我这么做是为什么?我说了我要说的吗?我理解了它的涵义吗?我知道我的话可能带来的后果吗?”我在最后一个问题上尤其糟糕,因为我通常对着报纸才能思考,也就是说,我常常并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直到它白纸黑字地摊在我面前,我只要同意或不同意。

1958年4月30日、5月2日

III. 198—199

4月17日

我们都受幻想的折磨

我目前的看法(暂定):

a. “世界”,作为当代社会的集体神话,不能被无条件地接受或拒斥,因为我们无论喜不喜欢,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不得而被接受。

b. 但我拒绝盲目的乐观主义,他们把一切神话和进取心作为“现世价值”来歌颂,把人类社会的所有计划作为美好、进步、值得称赞的努力来接受,认为所有人在这些方面必须携手合作。在此,你必须学会分辨。越战——不是;民权——是的;此外还有众多没有定性的领域,以及那些虽得到许可而实际上很愚蠢的政府计划。

c. 我确信美国富人社会是病态的。把病态作为“现世价值”来歌颂,我绝不能接受。就此而言,爱“这个世界”意味着理解和爱成千上万受疾病及随之而来的痛苦折磨的人:怜悯他们,渴望救他们脱离自己的心魔(人如何能做得到?我们都受逼迫),给他们某种程度的理智和真实。

d. 错误的做法是丢弃患病的人,将他们连同疾病一起谴责。

e. 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爱并且服事现代世界的人类,但不是简单地和他一起屈从于他对这个世界的幻想。

1958年4月30日

III. 198

4月18日

采取政治行动

午后的阳光,明媚、温暖。我早早离开了餐厅,当我急匆匆穿过夜晚的牧场时,我能清楚地听到雷蒙德神父的回音(他是餐厅里的读经员),他急迫的呼声透过扩音器久久地回荡在空旷的谷仓和农场里。这是我们的特点,所有噪音在任何地方都不得不听到。

在何种程度上,渴望采取某种有别于道德的政治立场对我来说只是一种诱惑?对于战争,这两种立场有分别么?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反对核战不等于仅仅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而且,道德层面上的反对必须公开表明个人立场。

问题是——如何清楚、明确、公开地表明这一立场,同时不使自己被某个庞大的权力集团所利用?

读庄子。我怀疑唯一可能的答案并不隐藏在政治和道德的深处。无论道德还是政治都不是根本,只是“一宿的住处”。当行动变得荒谬起来,难道仅仅因为行动是你从前期待的而要采取行动么?正如在大饥饿时期你没有任何食物,难道无论如何也要一如既往地布置餐桌么?

1961年4月8日

IV. 106—107

4月19日

不相干的中世纪？

我不知道关于基督教的传统自己是否说过欠斟酌的话，那样只会增加此刻的混乱。我那么说是出于一种模糊的自我保护的心理学，想通过自己制造的创伤使自己的心免受伤害（比如，我自己制造的迷失和孤立的创伤：我像是在说，既然中世纪已与我们无关，我不如趁早接受现实忘记它算了。但中世纪真的不相干了吗？当然不是，我还没开始相信这个！而且我使命的一部分就是察明我们与过去，尤其是与过去好的部分活生生的联系！）。

中世纪的圣经解释学可以帮助我们进入那个时代基督徒的宗教体验。这部分与我们密切相关，若忽视了它，就等于忽视了作为整体的我们在亨利·德·吕巴克、巴尔塔萨等人当中的一部分。而这不能从外部研究。西田几多郎对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生命观的研究也持同样看法。这个复活节，我真切地感到对于中世纪传统以及某种程度上亚洲人的传统和经验，尤其是日本人与禅宗，我需要的是一种深入的经验式的研究，比如，我需要关注我们与这些过去的群体之间有哪些共同的需要和渴望。

1965年4月18日、19日

V. 231—232

4月20日

神在受造之物里的痕迹

昨天,我坐在柴房读书时,一只幼小的卡罗莱纳鹌鹑突然跃到我肩上,接着又跳到书的一角上,停下来看了我一眼后飞走了。

这样的鹌鹑是你在实验室的解剖桌上不能明白的,只有当它是一只完完全全的鹌鹑,是它自身,且当它跳到你肩上时,你才能明白。

一只驯服的动物,它的驯服甚至给它披上虚假的外衣。它带着我们强加给它的伪装,变成了我们想要的样子。

甚至,一只正在“观察”中的野生动物也不能看作是它的本来,而是被我们实地考察的聚光灯照亮的样子(改变了颜色)。当然,观察野生鸟类和动物的人已经在寻求智慧的路上更进了一步。

我不仅想观察这些受造物,更想理解它们,这意味着要与它们保持最初的亲密,一种单纯、原始、宗教性的亲密。这就是我需要的真相,即神在他的受造物里留下的痕迹。

1958年4月5日

III. 189—190

4月21日

天堂的季节

天热得跟夏天一样。万物发芽，飞虫爬满了年幼的松树。

今天早上，我坐在修道院牙医室的椅子上洗牙、做 X 光时，隔壁的学生正在乒乒乓乓地拆除老图书馆。

此刻的清晨完美无瑕——只剩下四分之一的复活节月亮高高地挂在蓝天上，黎明的光最终胜利地撒向宽阔、冷绿色的山谷。这是天堂的季节！

昨天，弗兰纳里·奥康纳的新书《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到了，我被它深深迷住了。多么尖锐，有力，充满悲剧感和讽刺！简直是一位完美的作家。她对美国人的卑劣、残暴和挫折感了如指掌，同时也深知南方在意志与惰性之间的挣扎。

松树上的一只鸣鸟被捉进了初学院写字间，正在用力地拍窗。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放它飞走了。一对红眼雀在修道院四周盘旋。

1965年4月23日

V. 232—233

4月22日

在“真”的沉默里经历我从前的自由

又一次,从前的自由,无忧无虑的平安,也不背弃我的存在的真正意义和神对我的恩典,比爱神的任何抚慰都美妙得多,深刻得多。那是一种安定和充实感,不受欺骗的感觉。虽然我知道我们的爱——M的爱与我的爱——有许多益处,可我还是清楚地看到它的虚伪,它使我不断地自我欺骗。我们两个彼此相爱同时也彼此欺骗。在婚姻中维持真实多么艰难,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对于我,另一种真实也许更好:没有性爱的生活,栖息在“真”的沉默里。那是内心深处恒久沉默的力量。当这么久以后,我再次清楚地尝到它,我知道忏悔我的背叛和愚拙意味着什么。与此同时,我并不想重建那些理应推倒的东西。很高兴(我)我们经受住了这场风暴,它是唯一可以获知真相的方式,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现在,过去的一切渴望,深沉的渴望,真正属于我的渴望,全部回来了。那是对于沉默、平安、渊深、光的渴望。一直以来,我多么愚蠢地让自己被周围的洪流左右着,虽然它们也许有它们的道理。另一方面,我知道了我的根究竟在哪儿,它在神秘的传统中,不在活跃、焦灼、世俗的城市生活里,但这并不代表我对社会没有责任。今天晚上,我在门廊上唱了明天弥撒里的哈利路亚和进堂咏。

1967年4月10、15日

VI. 217—218

4月23日

弯曲的树

只要我不假装困苦,不用花朵换取太多假币或帐篷,也不自称消失,弟兄们的祷告就能一直提升我。窗子开着,让诗篇飞进来。每个早上的午前经令我平安,自由。日课经用它们的时间制度支撑着我的生活。到了晚上,我就睡在平安里。凌晨3点,我穿上古老的白色祭衣献上圣母弥撒。在祷告的间隙,诵读了昨天下午在树林里再次发现的晚祷诗篇。

那里有棵弯曲的树,有苔藓和我的秘密。松树长在摇晃的悬崖上,山谷与柴油车的嘶鸣相伴。无人知道我说的究竟是哪儿,而我为何要告诉他们?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雅各。他在自己的梯子脚下醒来,看见天使上上下下,神就在梯子上头。他在自己家里醒来,他认不出来的家就是他的天堂之门。

1951年4月22日

IL. 456—457

4月24日

独立日

夜。一轮满月升起在轮廓分明的山谷上空。一切都是冷绿色，十分醒目。今天下午，我本该出去长时间地散步，可被几封信耽搁了。那期间，我得获了一个录音机，为了明白怎么操作不得不玩弄了一会儿。它是一个非常精妙的机器，我被它难住了。我要收回我说过的一些关于科技的话。

我的这一天过得像一个令人困惑的庆典——为 M 和她的未婚夫做了弥撒，衷心地希望他们能再次回到爱里，事实上，他们现在可能已经做到了；也希望他们在不久的将来能在婚姻里得到幸福，等等。我相信这不成问题。至少，我这么告诉自己。M 也许想以某种方式在感情上留住我，但我相信真正的爱在我们中间或多或少已经结束了，尽管我相信我们会一直喜欢彼此。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独立日——我已经下定决心成为我当成为的样子。（终于！）

这真是一个快乐的夜晚——不能再完美了。我喝了些波旁酒（汤米·奥卡拉汉带来的），放了一张古老的强戈·莱恩哈特的唱片，它把我带回到 30 年代。（退化？）也许过一会儿我会出去到树下转转，我会努力告诉自己我真的一点也不难过。

1967 年 4 月 22 日

VI. 22—23

4月25日

忠于真理

真理是一条道与一个人——必须寻找的道和必须跟随的人。真理是要被实践的。事实上，没有简单的公式可以让人一劳永逸。原则确实存在，但如果知道而不实行，它就毫无价值。若要实践原则，必须尊重环境，环境确保了原则以独特方式在独特情况下的正确性——或者，环境使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原则具有有效性，从而为前一原则奠定基础。

忠于真理多么难，大部分时间你根本看不见它。因此，要做到忠实必须对空洞的公式、话语坚持不懈地批评。这些公式、话语只能用来逃避争战，缓解痛苦，而不能用来寻求真理、诉说真理。难道我们能单单用话语寻求真理吗？这不是幻想吗？

对于那些不经过搏斗和察验就被动地接受为真理的东西，我的内心渐渐生出巨大的不满。信绝不是被动的，也不是逃避。而且，我们今日的所信，尤其是我们凭人的信心接受的事物——比如对“事实”的报道，比如历史，政策，解释，需求——应当尽可能地少。在重要领域，我们应该选择少信或不信，除了那些显而易见无可争议的事实——比如，原子弹曾投落在长崎。

1958年4月20日

III. 192

4月26日

万物天性里的圣洁

真正的春天是万物更新的日子。所有树木顷刻间换上新叶，夏天鲜绿的气息漫山遍野。这些日子有着无可比拟的纯净，它们被神拣选成为他的见证。

幸福与痛苦交织在一起。比如，在阴沉的花园一片黯淡的常绿植物中间突然看到几朵纯洁的山菜荚花，像瞬间看到了“圣洁”。“圣洁”还在一只无名鸟的歌声里——它也许只是这几天路过这儿——那真是一首美丽、深沉、纯洁的歌。我被这样的圣洁紧紧抓住，仿佛变成一个孩子，拥有我不配拥有的孩子的心，这是我在天国的春天里的角色，不来自这个世界，也不来自我的虚构。它部分来自肉体的痛苦（可痛苦并不常在，它去得很快）。我感觉，“圣洁”是万物真实的天性，不是它们本来如此，而是因为它们是爱与自由的礼物。

1964年4月23日

V. 99

4月27日

万物都显圣容

(1968年4月27日,莫顿在他的隐修院新礼拜堂庆祝他的第一个弥撒。)

杰克·福特从圣梅恩莱为我带回一个以利亚圣像,昨天我把它挂在了隐修院东墙上,极其美丽、精致、有力。上面画着一个巨大的红色透明光球,和一排首尾相连的天使马车,天使们从下方托起光球,把它高高地举进神奥秘的黑暗里。它下面是幽暗的山峦,以利沙站在那儿把手伸进光球去摸先知的外衣,先知则站在一个简单小巧、画面精美的钱式农车上(在火球中)。

树下,以利亚睡着了;那是从前,他悲哀时。天使倾身下来,提醒熟睡的先知有炭火烧的饼可以吃。

你竟拥有那么好的东西!它改变了一切!使一切显出圣容!

门外,一对孪生的紫色鸢尾花从萱草植物的绿矛里探出头来。在其中一朵的舌头上,一只黑金色的蜜蜂爬来爬去,它是我见过的最大的蜜蜂。置身这一切中间,无比富有。

1963年4月24日

IV. 315—316

4月28日

走在天国的地上

再一次,从天而降的圣洁。比如,昨天下午走进树林——我的脚碰到路上的泥土仿佛瞬间有了天上的轻盈,仿佛泥土本身充满难以形容的灵性和轻盈,仿佛泥土天生就是圣洁的,又或者,仿佛万物在本质上是圣洁的存在,仿佛存在本身就是圣洁的。弥撒里也一样,只不过换成了一片新面包,它虽属地上却单纯圣洁。圣像,尤其是圣以利亚与他巨大的红色光球,以及山上的红鸟,沙漠金鹰:一切都变了!

1964年4月24日

V. 99

4月29日

只有一种不快乐

退省的一天。如果我现在下决心，还是一样——没必要再决心一次——还会是老样子。不必再费神——我轻易就知道了我如何保留着以前的种种决心。我一路挣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同一些细节上伤脑筋是徒劳的，无异于从树梢剪掉同样的10根枝。我需要从根本上得到：与神的结合。在退省的这些天里，放下一切躲进你的内面生活，在沉默中寻找他，他就藏在你内心的沉默里，要仔细倾听他的话。

只有一个活着的目的：爱。只有一种不快乐：不爱神。看到自己的灵魂如此不安、阴暗、虚荣，弥漫着欲望的尘土，是我退省的这些天里最大的痛苦。我不奢望生命中能免受这种耻辱，可究竟何时我才能变得更纯洁、更简单、怀有更多的爱？“神啊，求你怜恤我。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1947年4月20日

II. 64—65

4月30日

我们要成就的工作

人类最重要的使命是有意识地为真智慧的最终得胜做准备。人类是宇宙的缩影,也是宇宙的核心,他被赋予的使命是呼求真智慧与爱,最终使宇宙进程与历史进程融为一体;他要成就的工作是在道的荣光里把宇宙献给神,这一切必须藉道的权柄来完成。我们的生命是充满大能的五旬节,在我们里面活跃的灵魂,正准备通过我们被浇灌的手和舌进入物质世界的核心。

如果我能在里面,在我属灵的生命里,把东西方思想,希腊和拉丁教父们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我将使分裂化为融合,这种内在的联合最终将带来外在的看得到的联合。因为我们若想把东西方结合起来,就不能把其中一个凌驾于另一个之上,我们必须在自身里包容它们,并在爱里超越它们。

1957年4月25、28日

III. 85--87

5月1日

学习爱的语言

我必须住在树林里。我在半夜时分起床，因为我必须独自听到夜的沉默，并在沉默里俯下身来，独自赞美。

我必须独自住在这儿，没有女人，树林的沉默是我的新娘，全世界幽暗、甜蜜的温暖是我的爱，从幽暗、温暖的心房来的秘密只有在沉默中才能听到，但它却是全世界情人在床上轻声耳语的一切秘密的根。我有责任保守这份宁静、沉默、穷乏，和纯粹的虚无，它是所有爱的核心。我把这棵植物默默地栽在夜的中央，用诗篇和预言默默地浇灌它，它就立刻变成花园所有树木中最美丽的一棵，变成最初的伊甸园之树，变成宇宙的核心，变成十字架。

我必须看见黎明的第一缕光，我必须独自出席白日的复活。那一刻太阳现身，宁静肃穆；那一刻，城市、政府、陆军部的所有事情仿佛老鼠们的争吵。我从东方高高的橡树林里领受了这个词——白日。它从不重复。它永远在全新的语言中。

1965年5月

V. 240—241

5月2日

在同一个地方

一个凉爽、美丽的早晨，天空晴朗，树林和山谷又换上了新装！一个人每天不得不住在同一个地方，从同一所房子里眺望黎明，听同样的鸟儿把早晨唤醒，这一切“相同”是多么丰富，多么不同。这是安稳的祝福，但我想，除非你独自在修道院，否则它不会清楚地向你显现。千篇一律的生活容易使你忽略生命本身的丰富。而一个人必须能够分享这份丰富。我并不赞成十分绝对、拒绝任何交流的孤独（除了暂时如此）。

昨天是圣贝达日（他死于735年耶稣升天日）。他是最喜欢的圣徒之一，他的生和死的简单事迹给了我许多爱和喜乐。下午过得十分平安、美妙——我在圣玛拉基田野上愉快地散步、默想，回来后开会讨论了菲洛泽努斯。修士们的单纯是真正的喜乐，会发光的喜乐，它那么平凡普通以至于无人注意。可我必须得说早上的共祭无益于表达神圣里的爱与联合，虽然它确实在我们中间。歌唱得太胆怯、令人沮丧，我必须得说我们决没有正确地认识和显示出它的真正涵义。

蝇虎越来越温顺了，它们在窗前的椅子上、门廊的篮子上玩耍，让人着迷。鹌鹑也飞来了，但没那么勤。

1965年5月28、30日

V. 251—252

5月3日

一个外乡人的日子

山是蓝的,很美。山谷底部有一块褐色的地,积满了灰。我听见机器声、鸟声、钟声。云在高空中,硕大无比。它们中间不可避免地有喷气式飞机在穿行,这个时间机上应该载满从迈阿密飞往芝加哥的肥胖旅客,但此刻它载满了炸弹。我看着这架载满炸弹的飞机从头顶飞过,我抬起头越过树林径直朝关闭的海湾望去。跟所有人一样,我生活在炸弹底下。但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是,我生活在树林里。不要叫我解释这一切,这会令我困窘。我生活在树林里,是出于需要。我是个囚犯,而且是在逃的囚犯。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我在法国出生,而我的旅途却在这里终止。我试图走得更远却没有做到,而这已无关紧要了。当你开始老去——我已开始老去,因为我已经 50 岁了——时间和地点不再像从前那样有意义。我在度“日”吗?我在一个“地方”过“日子”吗?我知道这里有树,这里有鸟。事实上,我非常了解它们,有整整 15 对鸟住在我的木屋附近,我和它们分享着这个地方,我们构建了一个生态平衡。这种和睦使“地方”具有了不同的形态构造。

1965 年 5 月

V. 239

5月4日

历史与基督的受难

在越南,轰炸仍在继续。这个国家对战争的看法完全扭曲了,人们普遍相信暴力是唯一有效的手段,它在诸多手段中虽然算不上多么“好”,可因为你必须现实地生活,所以必须采取它,同时还必须带上道德判断以免沦为跟“他们”(敌人)一样的暴徒。于是,人们决心靠暴力解决一切,并且在言辞上确保它合法化。

我们必须把历史看作一本被基督的受难封印,并要靠他的受难才能打开的书。可我们依然选择从动物的视角去读。基督的受难=对穷苦无告者的爱。动物的视角即自以为是与暴力。我们对人类力量与科技效率引以为豪。在弱者中间,这种骄傲滋生了同样的残暴。他们在抵抗暴力克制暴力的过程中成长、强大起来,同时也变得骄傲起来。基督始终在受苦,直到时间消亡,在他的苦痛里基督胜过一切力量。

1965年5月22日

V. 249-250

5月5日

回到合一

整晚,断断续续的闪电、惊雷、暴雨。灰绿色的山谷有说不出的美妙,雾一样的云朵轻轻地扫过南面的山和树林,这些云身上重重地压着铅灰色的云。

由于有人叫我写点独修者圣保禄(死于公元340年)的东西,于是我重读了圣耶柔米写的他的传记。它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品,象征中包含了大量修道神学的内容。一篇十分漂亮的文章,充满深刻奥秘的心理学意味,故而它是否与历史有关已经无关紧要了。它在我们内心唤起了对心理作用的关注,而这恰是容易被忽视和遗忘的。回到合一、回到地上、回到内心的伊甸园吧,那里住着我们的原型人,他在平安里,在神里面。而抵达那儿的旅程,要经历干旱、贫瘠、二元论,甚至死亡。它需要勇气和决心,其中最重要的是信、赞美、顺服灵里的声音、拒绝放弃和妥协。

我生命里的错误与其说是罪(虽然它的确是一种罪),不如说是无意识、迷失、松懈、放任欲望、缺少勇气和决心,因而总是被外界变化所支配。那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浪潮,不是我的。我总是被卷入一条不属于自己的路,所到之处也不是我被唤往之地。而我只有去必须去的地方,才能有益于“这个世界”。只有保持我的距离和我的自由,才能更好地服事这个世界。

1967年5月14日

VI. 234—235

5月6日

每天我都杀死以撒

每天,当我吞下自己对唱诗、内在生活、孤独、熙笃会的使命等等看法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内心有了一些新的了解。每天,我都杀死以撒——我生活的美梦,梦中,我独自一人过着沉默、有序、默观、严守的隐修生活,没有外部世界的干扰,没有公众的注意,没有畅销书,只有神和那美妙、古老的嘉都西会的小屋!!我必须怀着盲目的信心,相信爱正把我引向更好的去处,那也许是我在这一侧从未见过的。

在五月的开始,我想:我们的圣母正逐渐成为我内在生活的全部。我越是把一切留给她,一切越是简单,我的游历也越容易。今天早晨,我在佩塞格纳的亚当那里读到了十分奇妙的話,他说,马利亚就是“道”。是的,她就是道。藉着她,我们快速地抵达——万物。

做弥撒时,除了我们的圣母我几乎什么也想不起,我沉到了最底下,那里唯有爱。这意味着毫无保留地被她占据,因为她就是那里的路。我不是说自己很容易就做到这些——我总是被诱惑包围,但尽管如此,我仍一头沉入她的爱里。

我渐渐放弃了任何祷告的“技巧”,只是把自己丢给她的怜悯,被她触动,被她引导,我相信唯有爱才使我不再无助。

1947年5月5日

II. 71—72

5月7日

爱这里和这里的弟兄

我既被带到这里,我不能再向往别处,那会使我背离真道——除非灵的生命在那儿无法生长——这里是一个虔诚的居所,因此这种特例并不存在。

唯一要做的是坚定地相信他,我从骨子里相信那正是他想要的,相信我应把自己的全部交托到他手中,相信他将给我一个默观的生命,尽管我自己的判断告诉我一切都看似相反。但在神的眼里,我自己的判断完全是黑暗。就是这么简单。

正是这个障碍物夺去了我的平安。

客西马尼——这里和这里的教会——是我生命的泉,如果我向别处寻觅,只会得到破漏的水池,因为无论别的地方多么好,都不是心灵的呼唤。

一旦我下定决心,完全顺服,平安就会回到我的灵里,尽管我感到自己的不可靠——他知道有什么在我里面。但他也知道我想住在他的旨意里,单单爱他的旨意。我相信他的爱。

1947年5月5日

II. 71—72

5月8日

与一切吻别

五旬节的前夕。我对明天有什么盼望？光？不。在黑暗里行走更安全。我需要的是降临的恩典使我不再为任何事忧虑，使我在黑暗里行走，遵行心灵。他将为我排除险阻。若凭我自己的力量我永不能抵达他。我要放弃自己所有的计划，好像我真的有计划要完成一样。忘记别人所做的事；他们的美德或错误都与我无关。被顺服引导，即使它将我引向梦想的破灭。这么写比这么做容易得多。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想要继续这种混合了写作、社会活动与交往在内的绝望的生活，并坚信那能把我引向神？是的，那是我必须做的。

这看起来像是原地绕圈，一遍遍重复同样的话，但它们是我的困扰，我还无法摆脱。

我从骨子里感到，直到我与一切吻别，包括最高的理想抱负，我才能获得平安。

1947年5月23日

II. 76—77

5月9日

我常常两手空空

复活节早早来了,我们已经站在五旬节的门槛上。昨天,在明媚、耀眼的阳光下,我们在花园种了卷心菜秧。一路上,我都能听到他们在圣约瑟地里刈草的声音,可能明天我们全都要做载草的马车了。

每次我在树林里祷告,我就会更加爱这片树林。

忽然,我回想起在树林里度过的所有下午。我记得我在小溪旁边峡谷里度过的阴暗的下午,在山坡顶上度过的雨天的下午,记得我在一个又一个小山坡上唱《主祷文》的那天,在一个意外的地方发现黄水仙的那天,在一个它们可能在的地方采到它们的那天。我还记得上个耶稣受难日巨大的沉默,那天我坐在一块烂木桩上,那是小溪旁的一个隐蔽的角落,旁边放着圣十字架真木。它为所有的沉默烙上印记,在沉默里我发现了他,虽然我看似什么也没发现。我知道(如我所想的那样)每次我都带着无与伦比的东西回到家,尽管我常常两手空空。

1951年5月7日

II. 457—458

5月10日

复活是我们的命运

晚祷中,圣安博:所有人必须从死里复活。复活是我们的命运。无论我们是否愿意,生命是我们的命运。从死里复活却不想要生命,憎恨生命,必将复活定罪。人不是,也不能是仅仅朝生暮死的生物。可如果他想转瞬即逝,活在“非本真”里,他就是一个活着的矛盾体。

整晚的雷雨和闪电。大雨持续了很久。底楼像发洪水一样。水在洗手间地下室的墙底下冒着泡沫。初学院花园的西北角也发了水。(如果继续下雨,总有一天余下的墙会全部消失。)山谷里传来流水声。

我的爱是
兰花的香味
和流水的声音

这是写在我漂亮的禅宗日历上的俳句。

1961年5月7日

IV. 116

5月11日

关于做一个外乡人

关于做一个外乡人。我需要更清醒地认识它的涵义，并要从那些不得不拒绝的邀请中获得这种认识。

“在世界之外”并不是仅仅在拉斯维加斯之外——它意味着不在飞机上、聚会中、会议里，不是今天在香港明天在利马，不是在信用卡、银行帐户上，也不是被聘往世界各地发表巡回演说、成为新闻人物（你被聘去哪儿，就在哪儿制造新闻，因为这个新闻就是你被聘去那里）。

问题是：我真的在意吗？我憎恨被关闭在一切之外吗？我的生命在这片树林的一角搁浅，无法迁徙，仅仅能和几个好不容易来到这儿的人偷偷说上几句话，这不可避免地使我成了某类滑稽的知识分子，或像是教养院的一个孩子，被迫远离街道接受惩罚。并且，一个人若不了解最近的事，就无法辨别哪些声音传达了真正的启示。

当然，仅仅憎恨现代社会云云是毫无意义的。

努力装作自己比世人优越也是毫无意义的。

但，这一处境有独一无二的好处。世上许多正在萌芽的行动，真正的发酵剂，往往在无法迁徙的人、局外人（既没有信用卡也从未登上飞机的大多数人）、黑人、拉丁美洲人等等中间。在某种意义上，我与他们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我没有他们的葡萄树！）

1967年5月8日

VI. 231

5月12日

前 进

今天有点像英国的夏天,阴沉、凉爽,修道院四周长满深绿色的草,树叶茂盛。偶尔迸射出来的和煦的阳光不知不觉从身边溜走。光束和大片的荫翳在高高的树上、教堂的松木十字架上时不时地穿梭。用小溪石子铺的小路通向一大片树荫,再往前就是修道院,在视线外的山脚下,它穿过田野、一条马路和一条脏脏的小溪。这里完全没有马路、下水道这类东西。

需要知道何时你不再需要更多。行的已足够多,说的也足够多。在足够的地方停止。也许一些被浪费了,可大自然是挥霍的。和谐不能用吝啬买来。

停止就是“前进”。但若紧抓住某个东西不放希望得到更多,利用更多,从中榨出悦乐,这是“停止”而不是“前进”。在适可的时候放下,才是真正的停止,真正的前进。而在你还没有与它建立任何关联之前就丢下它,或弃之不用(若它是给人用的),就不是“停止”,甚至还谈不上开始。用它来前进吧!

要更好就要前进

前进就是更远

更远就是返回。

1961年5月16日

IV. 118--119

5月13日

困惑与新生

太阳升起来了。所有的绿树上都落满了鸟，它们的叫声从潮湿的果园凉亭里远远传来。乌鸦在远方愉快地宣誓。在我的灵魂深处坐着神，在他与我表面的思想之间隐藏着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我怎么描述这个问题呢？它不是思想的冲突，不是进退两难。我也不认为它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它是心理问题吗？任何内心的问题都是心理问题。它是我能解决的问题吗？不。

这个问题是我的人格，对此我任何时候都不想带有病态的兴趣。但(我这么说像一个不智慧的人)这个问题是我的人格，或者说，是我内在生命的发展。我困惑的并非我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而是按照我可能的样式我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神让我们向自己发问时往往是他想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给我们需求，他定使需求得饱足，他唤醒的能力，他定使用。任何困惑都可能是灵的孕期，它将带来一个新的生命，一次奥妙的重生。

1949年5月19日

II. 311

5月14日

我是全然的穷乏

我是全然的穷乏。我是空虚、渺小、虚无与迷失。当理解了这些，我在他的自由里的生命，即神在我里面的自我空虚，将是一次丰盛的恩典。爱不需要原因。这是无法估算的爱。神以肉身显现就是为了注入这种爱。对一切充满爱，无所恨，平安并且满足是这种爱的果实和显现。在爱里忘记世俗的享乐、私利，把一切情感都引向爱。

科技好比业(佛教用语,行为的意思)。

能实现的定要实现。它背负着那些必须满足的可能性,为了满足它们宁可牺牲别的一切。

计算机在美国文明里的业。

要区分健康、自由的工作与有毒的工作(操作员的工作及相关的一切)。但也要考虑到对“不行动”的错误需要。《阿什塔夫梵歌》上说：“不要让行动的结果成为你的动力，不要耽恋不行动。”换句话说，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右手在做什么。

1968年5月16日

VII. 102—103

5月15日

当一切都是湿的

没有什么能破坏这个早晨。雨停了。鸟儿在唱歌，欧椋鸟追赶着一只乌鸦穿过灰色的天空。云在树林上空低垂着。有点凉。

柴棚旁边的威士忌酒桶湿淋淋地立着或倒着，其中一个装了半桶湿草，其他的则在湿树皮湿树屑中间打滚。

有人把一只小桶锯成了两半，它是此时此地最美的东西之一，完美地示例了铃木所说的“简单”。昨天，我很高兴地闻了闻炭烧的桶。用它来接雨多么美啊。

昨天，我痛苦了一阵子，我对着自己咆哮：“是的，我们把折翅的圣灵完全囚在牢笼里。”可后来，在读经中间，那句“不要让你的心受扰乱”来到我的心里，仿佛是特意对我说的。我想我没有必要痛苦或忧愁，甚至没有必要注意那些在我们此时的生命中毫无意义的事。

我不必抗议。那是徒劳的。还有许多更好的事要做。抗议将使自己牵连进去，囚困在同样的荒谬里，那是我必须谴责的。

这儿来了一只闪闪发光的小兔子。一只极乐鸟在香柏树中间咯咯笑着。一切都是湿的。

1959年5月18日

III. 281—282

5月16日

祷 告

今天,父啊,蓝天赞美你。娇嫩的绿色和橙色的鹅掌楸花赞美你。蓝色的远山、甜美的空气、闪耀的光一起赞美你。吵闹的蝇虎,与低吼的牛、窃窃私语的鹌鹑一起赞美你。还有我,藉着这些受造物我的弟兄们赞美你。你使我们在一起,这个早晨你把我放在他们中间。就在这里。

在逝去的年月里,我恒久地祷告。我活在幽暗、苦楚、困惑里。毫无疑问,困惑是我的错,我自己的意志是我苦楚的根。我要为它忏悔。但无论我犯了什么罪,你的朋友们的为我的祷告以及我自己的祷告都得到了回答。我在这儿,在修道院,在你面前。在这里你看见了我,在这里你爱我,在这里你叫我用我的爱、我的信心回应你,在这里你叫我什么都不是,只是你的朋友。

要成为你的朋友,只须接受你的友谊,因为那是你的友谊。这友谊是你的生命,你儿子的灵。你唤我在这儿做你的儿子,让我再一次重新出生,在你的光里,在知识、思虑、感激、贫穷、赞美里。

1961年5月20日

IV. 120—121

5月17日

我的伊甸园的海

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我要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诗篇》9）

早上7:45分，见到了奇妙绝伦的山。虽然还是同往常一样、同下午一样的山，但此刻它们以全新的姿态沐浴着光，在这一瞬间既像是尘世的又像是天上的，它们杯状的情影，幽暗的曲线，我从未见过。它们的身躯笼罩在雾里，看上去像是一片热带海滨，一块新发现的大陆。一个声音在我里面喊，“看哪！看哪！”这是全新的发现，为此我高高地站在船桅上（一直如此），我知道我们正驶在正确的航线上，因为四周都是伊甸园的海。

1963年5月21日

IV. 321—322

5月18日

我的树林一角的气候

在树林的这个角落,有一种心灵的生态,一种灵之间的生态平衡。除了鸟的鸣唱,那里还有许多别的歌。比如说,巴列霍的歌,或者尼古尔·帕拉干涩、困窘的声音。那儿还有庄子,他的气候也许是树林这个酷热的角落里最好的,一种无须解释的气候。那儿还有个叫菲洛克塞努斯的叙利亚隐修士,还有特土良铿锵有力的散文,还有比我的树林更古老的丛林以及里面的地下植被,在丛林深处有大鸟以赛亚和耶利米在歌唱。当我厌倦了外面的事,我就取出先知们,大声地用拉丁文咏唱他们,把他们火一样的话向南传送,越过山峦抵达田纳西州进行核裂变的地方。

非生态的存在:受炸弹、原子尘、过度开采的毒害,大自然遭到毁灭性的失衡:土地毁坏,河流污染,土壤充满化学制剂,遭受机器蹂躏,大量人口迁居城市带来农舍废弃。没有比繁华更大的贫穷,也没有比富有更令人悲伤。财富好比毒药。没有哪儿比科技完全得胜之地遭受着更大的苦难。饱腹没有带来和平与满足,只有痴呆。虽然不是所有肚皮都能填饱,但痴呆却是一样的。

1965年5月

V. 239—240

5月19日

接受我在受造物中的位置

一个又一个美丽的黎明。如此静谧！萤火虫旁边的默想，山谷里的雾，仅剩下四分之一的月亮，远处的猫头鹰——内心渐渐醒来，为爱、感恩和平安占据。昨天，我给麦基尔大学的人写了信，他认为一切默观都是孤芳自赏式的退避！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它是身份与关系的彻底苏醒！它意味着觉知并接受一个人在宇宙中——首先在所有受造物中，其次在整个救赎计划中——的位置，即在神要成就的伟大的基督奥迹中找到自己。它是共鸣而非困惑。

周一，杰克·福特从路易斯维尔的一家犹太熟食店为我带回几个裸麦面包，还送了我一些上好的茶。我将它冰镇了准备用作今晚的晚餐。川宁的伯爵茶。味道好极了！再加上一罐柑橘就是我的全部晚餐了。这样既凉爽，又令人愉快。可天还是很热。天空堆满了云。鸟儿仍在歌唱。今晚也许会下雨。

做弥撒时，我要专门为佛教徒沃唐明祷告。为了抗议越战，他三月起在布鲁克林禁食。他也许会死去，因为几乎看不到熄火的可能。他的镇静与平安是十分可敬的。

1965年5月23、25日

V. 250-251

5月20日

最后一步

克利希那在《薄伽梵歌》中说：“藉着投身工作，他知道了我，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我是谁，他真正知道了我，进到我里面。”

生命期。梵行期：学生在导师指引下的贞洁的生命。家住期：家庭主妇生养孩子的生活，练习的是无我瑜伽。林栖期：森林生活，我目前的生活，避世隐居的生活。还有更多阶段吗？是的。弃世期：完全厌弃人世，流浪、乞讨。乞士仅仅靠别人布施的食物过活。他不受任何宗教仪式的束缚，圣火只在他内心点燃。没有家供的神龛，没有庙宇。他朝向完全的解脱，放弃一切社交和依附，一切恐惧，一切贪婪，一切忧虑，没有家，没有屋宇，没有地方，没有名字，没有办公室，没有职位，没有名誉，没有对名誉的忧虑，不为人知。

1968年5月16日

VII. 103

5月21日

那首火车的老歌

清晨,神圣的雨,使空气凉爽下来,树林也变得潮湿了。自复活节前到现在,树林里的火已经持续了数周。湖边的火,小溪对岸洼地上的火,山谷深处的火。现在一切都是湿润的。为雨赞美神。

山谷一片葱绿。修道院外,美丽的黄色郁金香使我惊讶不已。我以为兔子已经吃光了它们,但雨又让它们重新绽放了。那是一种纯净的讨人喜欢的黄色,比毛茛花更纯净。

我懊悔这个冬天浪费在书上的时间。我失去了怎样的时刻啊——那些顿悟的时刻,都丧失在工作 and 缠身的琐事里了。为了证明什么?为了什么?

山谷里的火车——那首老歌。

但得法者,只勤修行,诤是胜负之心,与佛道违背。

(摘自慧能的《坛经》)

自二次核子试验以来,到处动荡不安,诉讼、抗议比比皆是。牛奶在这次抗议中的象征意义十分引人注意。虽然其他食品(小麦=面包)与牛奶含有一样多或更多的镭90,但牛奶是美国的象征。母亲的体内充满了镭90。母亲们开始抗议。母乳喂养被炸弹摧毁了。炸弹的性象征,及基因效应问题。美国的性生活,金塞报告,氢弹问题几乎同时发生。

现在他们又在计划发射一种叫做威廉佩恩的北极星潜艇!!

1962年5月1、4日

IV. 216—217

5月22日

耐性地探索内在空间

闷热、多雾的夏日天气。

现在我必须整理我的生活,远离疯狂和妥协。我浪费了一连串的机会。现在需要认真地进行属灵的操练,尤其是长时间的默想。要独自进行,不被教区生活的行为习惯所束缚。在这点上,我要感谢教会,它给了我或多或少的机会,使我能踏入他们不涉足的领域。当然,这些领域隐含在我被放入的环境中。

我在很大程度上滥用了这个机会,以为自己肩负着对世事进行判断的责任。这个责任并不一定属于我,而探索“内在空间”却是我责无旁贷的义务。

特土良说:“我宁愿一无所有也不要虚妄。”

当我们面对一切努力的虚妄,面对它们的渺小,它们的虚幻时,我们绝望了。然后,我们被诱惑去做一切看起来有益的事。幻想破灭的我们放弃了更大的善,转而疯狂地追逐小善,我们的疯狂使我们看不到更大的幻像。

因此,我们必须藉着那些似乎被浪费的机会,耐性地走向善,它只赐给存心忍耐、去除幻想的人。

1962年5月29、30日

IV. 221—222

5月23日

我的地方的所有情绪

早上4点。又大又圆的月亮挂在纳利山上，苍白而清晰。一层薄薄的雾笼罩在湿润的草地上。

我越来越喜欢这条美丽、庄严的“路”，它穿过树林，经过牛圈，爬上石头山，进入一片橡树和核桃树的林子，最后盘绕着穿过山顶的松树林，抵达村舍。

日出被房子东面的松树和香柏树遮住了，只看到一团刺眼的红色火焰在香柏树后燃烧，不像日出而像森林的野火。从前屋窗户望去，他，太阳（只能被称作他），穿过松树枝无声地照耀着大地，无比威严。

此刻，经历了一场大弥撒，整个山谷都生出荣光，因为晨光，因为鸟鸣。

经历这个地方的所有时刻和所有情绪至关重要。无人知道也无人能说出它到底有多重要。一个真正属灵的生命最重要的因素几乎全在这里了。它们曾遗失在程式化的每日礼赞里，遗失在唱诗班的日光灯下——那里根本没有日夜的交替。

1961年5月30日

IV. 122

5月24日

日出的伟大工作

今天早晨,又一次,日出的伟大工作。

它无比庄严、神圣。此刻,没有祷告和崇拜是无法忍受的。我说的无法忍受,只有当你真正放下一切,面对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时才会感到。无疑,许多人模糊地知道这是黎明,但他们被阻隔在它的神圣之外,因为他们毁灭性地膜拜着自己的社会、自己的世界,在那里,太阳从不升起也从不落下。

这里的一切充满紧要感,迫切地要求去看、去充分认识、去经历:它不是被人、被社会给予的一切,而是被神赐予,被社会(甚至修道院)隐藏的一切。我清楚地知道我必须从这些最初的因素开始。我知道如果我首先不在清醒地活着,那么询问我在世上的意义或者是否有意义都是荒谬的。如果活着与醒着是我的工作(不仅仅是我的,因为它必然是每个人的工作),我要为此感恩。当无人被派遣,一切使命多么错误、虚妄。那些没有得到应许却大声呼喊的人,他们发出这样的噪音是因为他们恐惧,他们不知道眼前什么是正确的。

1961年5月31日

IV. 123

5月25日

抓住清晰的光

在修道院,我们满足于过一种和平、简单、没有打扰的省思生活。这当然是好的,可它足够么?

作为其中一个,我意识到我需要更多。不只是宁静、时有产出、祷告、读书、闲适——圣洁的闲适,还需要刻苦、深入、转化与蜕变。不是说我必须执行一个自我改造的特别计划,或者是必须“在自己身上动工”,如果那样,还是算了吧。只需要散散步、平安地过活,让变化悄悄地、不知不觉地来到我们里面。

但我定要与过去决裂,那里积聚了懒惰、浪费、错误、虚妄、腐朽、废物。极为需要明晰,需要警醒,或者干脆不去理会,只须回到真正的实践、正确的努力,推进积极、伟大的怀疑。需要神圣。

抓住清晰的光。

1968年5月30日

VII. 113

5月26日

消失在他的慈悲里

我欢乐地唱着福音，唱着真道伟大的得胜，它回响在我和其他所有人的神职典礼上。他从道德宇宙的废墟里拣选了我，带回他的家中。是仰望天国的他在我软弱、不诚实的心里呐喊：“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周围的一切都在提醒我我属于谁：“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我的喜乐是爱的大能。为此，我为我道德上深深的穷乏感到高兴，这些天它一直在我面前，可它既不困扰我，也不令我沮丧，因为它全部消失在他的慈悲里。

1949年5月26日

II, 316

5月27日

访问弟兄们

修道院长长的黄色围墙正对着陡坡上的太阳,山坡上到处是果树和蜂房。我大汗淋漓地爬进初学院,把水瓶放在水泥地上。铃响了。我在修道院有一些工作,做完就返回树林。唱诗班有许多年轻的修士,他们耐心,沉静,有清澈的眼睛,瘦弱,文雅,耽于思考。在我给他们上课的15年里,那些来听课的年轻修士们变得更沉默,更爱思索了。他们中许多人关注着许多问题,礼拜仪式的问题,心理学的问题,历史的问题。而它们是合适的问题吗?树林里有的是另外一些问题和另外一些答案,因为在树林里全世界都是赤裸裸、直接当下的存在,没有修道院为它蒙上的面纱。

以第二种形式歌唱《哈利路亚》:拉丁文的坚固、有力,第二种形式的庄重严肃,这一切都建立在Re音上,有如建立在圣事上,临在上。歌唱者总是回到Re,仿佛它是绕不过去的中心, Sol-Re, Fa-Re, Do-Re。虽然中间有许多别的音,但猛然听上去好像只有这一个。这就是和谐:所有的音节,在各自鲜明的分别里,融为一个音。

在炎热的正午,我穿过棉花地,经过橡树下的谷仓,爬上山,穿过松树林,回到闷热的小木屋。云雀从高高的草丛里飞出来,歌唱着。一只大黄蜂在阴凉的宽屋檐下嗡嗡地叫。

1965年5月

V. 241—242

5月28日

关于60年代的美国

昨天,我快速浏览了哈考特·格雷斯出版社的朱利安·米勒叫我写评论的手稿。这个正确的神话构想的是一堆大杂烩式的东西,它包括性、原始暴力,诚实的小资产阶级的私有主义、印第安人的诚实,以及纯属娱乐的女同性恋内容。换句话说,一堆愚蠢的狗屎。使我反感的与其说是性,不如说是态度——混合了肤浅的客观和《时代生活》式的自以为是的态度,以及粗鄙的世故。这也是美国看待自己的方式。这个美国曾令诺曼·梅勒作呕,我也一样。

一切总是绕回到同一件事。我已尽了义务。我已“向世界敞开”。也就是说,我已饱尝了生活在60年代美国社会的痛苦,尤其是最近几个星期。我爱我遇见的人们,但我为他们不得不这样生活而难过,我认为1967年的美国是一个粗糙、盲目、亢奋、虚伪、愚蠢的世界。在亚洲的战争逐渐恶化——并且更加空洞、无意义。这个国家的脾性就像是一个盲目、臃肿、自满、粗鲁、肆无忌惮地腐败的人。很多人对此感到不满却无能为力,其余的人则完全满足于这个争权夺利的竞赛,满足于它的你争我夺、贪婪、飞速、漫无目的的大马力驱动器。一种无方向、无根基、精明的自大,所做的只是无目的地歌颂自己。这种忘乎所以的高潮,其中没有满足,只有痉挛。

1967年5月27日

VI. 239

5月29日

融入历史的神圣之流

明天是圣聂勒和圣亚其略的纪念日。我干完活后在葱绿的树林里为他们预先做了祷告，刚刚清理灌木的地方还冒着烟。我会永远记住193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他们在罗马的那个空空的小教堂。

“耶和華已经把骄傲的人连根拔起，栽下谦卑的人。”“他已降下大能。”

如果我更专注于信仰，我就会更少地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困扰。不是说我将冷漠消极，而是说我将能够融入最深邃的历史之流，并从融合中获得力量。它是神圣之流，朝着时代表面相反的方向流去。

“与你无关的事你不要争辩，也不要参加罪人的诉讼。”（《德训篇》）

这一句尤其击中了我：“你该小心，对你听来的话务要小心谨慎，因为你在丧亡的危险中行走。对你听见的事，当视为梦中事，但是你要小心提防。”对我来说，此刻最需要的就是“专注”和“倾听”。因为我已来到生命中最严肃的时刻。

1965年5月11日

V. 247—248

5月30日

当黑夜降临

我做了扫除。我把毛毯晒在太阳底下。我割了木屋后的草。一会儿，我又要把毯子收进来铺床。太阳被云遮住了，可能要下雨。修道院的铃响了。拖拉机在山谷里咆哮。一会儿，当太阳下山，当小鸟在窗外歌唱，当沉默降落山谷，当黑夜降临，我要切面包，吃晚饭，唱诗，坐在后屋里。当黑夜降临在一个决心毁灭，盲目，装聋作哑，欺诈，倚仗权势，无知的国家，你需要独自一人远离这一切，流亡到沉默之地，甚至可以说，做一个政治犯。无论他在世界的何处，无论他的反抗力多大，无论怎样表达反抗，诗人将最终发现他来到了我所在之处。独自一人、沉默、不说不想说的话，不被说服去说别人想让他说的话，不说别人根据他的过去期待他说的话。

诗人必须从他者中解放出来，而首先必须从自我中解放，因为正是这个“自我”使他被他人俘虏。自由只有在幽暗的树下才能找到，它生长于黑夜与沉默的中心，它是伊甸园的树，是宇宙的核心，也是苦难的交叉。

1965年5月

V. 241—242

5月31日

家

昨天,复活节后第三主日(已经!)是我最爱的日子,或者是其中之一,尤其是进堂咏和哈利路亚。下午温暖、明亮,新的夏天来了,一个全新的夏天,麦穗已长得很高,在风中摇摆,空中大片大片的积云。一切都无从说起——我最近意识到我并不是“他们”以为甚至我也这么以为的“客体”;我意识到非我的我其实是万有,存在于所有人之中,而外面的我不应再自我肯定,而应愉快地消失。但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分别,就像池塘的水面与水下没有差别一样。是水面的映像在表面上给了它另一个存在,使它显得不那么平滑。

我坐在凉快的后屋,言语不再回响,所有的意义都吸纳在此刻的和谐里:热、松香、安静的风,鸟的鸣唱,与那个听不到说不出的中心主音。不用思考书,敬虔,或一系列琐事。在午后的静谧里,一切都正在发生,一切都神秘莫测。每个音符都从这个中心主音升起又降落回这里;为了真正实现自己,每个意义都渴望着它。若问这个主音何时会响就等于失去了这个下午:它已响起,万物此刻都跟着它的回声轻声哼唱。

1965年5月

V. 242,247

没有国土的国度是真正的家。

1968年5月30日

VII. 110

6月1日

细胞的工作

回家的路经过沙克尔镇、哈落兹博格、皮利维尔和黎巴嫩。美丽的6月郊外——深深的草丛，开花的杂草，高高的云朵，一尺多高的玉米和努力拔节的绿色烟草。皮利维尔与黎巴嫩之间的那条老路，在小农场和旧谷仓之间蜿蜒，周围多是树木茂密的小山丘。它是我喜欢的一条路。

独修生活的巨大快乐不只来自宁静，大自然的美与和平，也不只来自内心的平安，而且来自心灵的苏醒和对心灵的回应。那是一种无法解释却确定无疑的召唤，它在我们内心响起，要求我们遵从他，倾听他，敬拜他，就在今天，就在此刻，就在这里，独自在沉默里。这便是一个人存在的全部理由，它使他的存在变得丰盛，使他的一切善事开花结果，使他死在罪里的心得到救赎和净化。

这不仅仅是“在”的问题，还包括带着喜乐和理解去“做细胞的工作”，这要求完全的沉默，不听从自己的意愿或外在的压力，只听从心灵。但心灵不是每时每刻都能“听到”，因此，“细胞的工作”还包括专注，这样才不会遗漏心灵的任何声音。当我们发现我们听的多么少，我们的心多么顽梗粗糙，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份工作多么重要，我们为此做的准备多么不够。

1965年6月6、8日

V. 253—254

6月2日

当牛蛙“嘤嘤”地叫

有一天(星期四)——伴着日出和鸟鸣,完成了一个圆满的晨祷。

2:30——除了牛蛙偶尔的叫声,什么也听不到。有的早上,他“□□”地叫;有的时候他终日沉默。而且叫声也不是每天一样。北美夜鹰,大约3点就开始了它神秘的欢呼,但他并不总在附近。有时,像今天,他离这儿就很远,在林顿树林或更远的地方。有时,他就在周围,在奥利弗山上。昨天就有两只,但都很远。

醒来的鸟开始第一声啼叫的时刻,是黎明最纯洁的时刻,它充满敬畏和说不出的单纯。在一片寂静里,光使它们睁开眼,它们就和光说话,问光是不是时候到了,光告诉他们,“是的。”随后,他们一个接一个醒来,开始歌唱。先是猫声鸟,接着是红色凤头鸟和一些我认不出的鸟,再接下来是麻雀、鹌鹑,最后是鸽子、乌鸦。

我的头发几乎竖起,我灵里的眼睛大大睁开,此刻的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无法描绘的伊甸园里。我亲眼目睹了这个秘密,这个对所有人敞开却无人留意的秘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作买卖去了”)。即使修士们也一样,他们在日光灯下闭口不言,彼此对着大部头的书和黑色的音符面面相觑,在喜庆的晨祷中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噢,这个单纯、自由、平安、既是自我意识又是自我遗忘的伊甸园。

1960年6月5日

IV. 7

6月3日

常常需要醒来

凉爽、惬意。从没见过这样的6月。明亮的蓝天。到处有鸟儿歌唱。一片云也没有。阳光穿过墙外的香柏树落在纸上，一点也不刺眼，温柔得像是5月或10月的太阳。

有一天，初学生在会议室发现了一只蝙蝠，把它带到花园里放到上午开阔的日光下。我又把它拿到室内，让它倒着挂在工具间里。它的翅膀有点不讨人喜欢（为什么？），但这只蝙蝠本身是个漂亮的小东西。他盲目地抓着我的笔记本，不停地颤抖。他的长耳朵，小眼睛，“平安的神态”。（我又这样。讨厌的主观性。）

与惰性的战斗，既在生活中也在内心进行。这是一件大事。为了破除幻想和伪装来到真理和自由面前，需要不停地争战。许多次我失败了。我相信在我们长时间的日课和程式化的默想里有某种东西能引起惰性和麻木。我说的对吗？或者这是更大的主观？需要诚实地回答。

我相信自己还没开始写作、思考、默想，更没开始生活，因为直到现在我才开始醒来。我相信凭恩典，这一切最终会到来。它们来自尽可能的谦卑，神眼里的谦卑，来自为抵达真正的自由和孤独所做的坚苦不懈的努力，而不是来自对别人的准则和公式被动的接受。至少，我现在正在灵感的源头进行更广阔的操练。

1958年6月22日

III. 206—207

6月4日

让我们的权力瓦解

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我正在经历一次小的精神危机。没什么新的，还是和往常一样的危机与争战，只是在“第50个年头”陡然加剧了许多。它越发沉重地压迫着我，几乎没有逃避的可能。随着我不断向前，逃避的路渐渐关闭、弃绝了，或者说被留在了身后。如今，我知道我注定要在这里安定下来，即使是短暂旅行的念头都是徒劳的。我知道我与那些兴趣相投的人通过邮件等方式的联络没有太大意义，尽管他们也许有自己的理由。我知道我的写作对我自己来说什么也没有解决，而且还新添了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我知道在教区的基本框架内没有什么能通过特别安排来解决。我知道我的位置十分模糊，而我的工作就是以尽可能少的不忠接受这一切。

在读埃伯哈德·阿诺德关于布鲁德霍夫社区的小书。我觉得这句话(他50岁生日时的誓言)说得很好，几乎可以当作真理对我的话：“让我们向他起誓我们自己身上的权力将全部瓦解，永远瓦解。让我们起誓在我们中间唯一重要的是爱的能力与权柄；永远不再是我们作主，让至高者的爱掌权。”

1964年6月2日

V. 107-108

6月5日

什么也抓不住

发生的一切把我带进孤独。每个受造物都进入我的生命，我生活中的每一瞬间都在藉这个不完全的世界触动我，其中包括一切受造物，包括修道院、甚至包括实际的恩惠，心灵的灯，概念，热诚的愿望。我触到的一切都温柔地灼烧我、医治我。我什么也抓不住。

在这些痛苦的事上忧愁沮丧是徒劳的。痛苦是我被爱的记号与誓言，是他深刻、全然的孤独。

今天，我敢肯定这种孤独确是他对我的旨意，我相信是他在召唤我进入这片沙漠。不一定是地理上的沙漠，但一定是他的心的“孤独”，在那里，一切世上的欢乐、光和满足都将消失、耗尽。

一切本当使我满足，却没有。

1947年6月13日

II. 83

6月6日

接受荣誉

这一点尤其应属于我们的誓愿：不仅不追求生活中的任何荣誉，而且要远离荣誉……（《隐修士法则》，c. 23）

接受一个荣誉：

一只长着金翅膀的小飞蛾来了，落在我手背上，它坐在那儿那么轻，我一点也感觉不到。我对这个小东西的美丽和精致感到诧异——它被造得那么美，有一对斑驳的金色翅膀。简直是完美！我不知道它是否有名字。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小东西。它一直呆在那儿，直到我需要用到我的手，才把它轻轻地吹进树林。

下午，隐修院的前屋闯进来一位不速之客，我听到声响，过去一看，是一只卡罗莱纳鹌鹑，它从前天开始就一直考虑要进来。现在，它又飞出去了，仿佛不受欢迎一样。

孤独的体验是极其重要、宝贵的。一直以来我多么需要整日在野外度过的这些时光。终于，我又获得了恰当的判断力，毫无疑问我对孤独的渴望基本上是正确的，不是妄想。我要感谢，至少我藉着恩典走了这么远，没有犯下很可能招致失败的致命错误。（比如，在这里追求作为一个嘉都西会修士的成就）。

1963年6月5、6日

IV. 328—329

6月7日

孤独是我的平常心

昨天是基督圣体节。我没有参加共祭。那是一个美好，凉快的日子。我给马可·帕利斯写了回信。约翰·吴在来信中附了几章他自己关于禅的新书。

“孤独”对于我越来越没什么特别，仅仅是“生活”本身而已。我并不追求“成为隐士”或者别的什么，因为“成为任何东西”都是一种干扰。像一个普通人那样生活，只有饥饿与睡眠，冷与暖，起床与休息，已经足够了。前两晚盖了毯子又撤掉了（6月居然这么冷！）；煮咖啡喝；给冰箱除霜，阅读，默想，工作，祷告。我像这个地球上我的父辈们那样生活，直到最后死去。不必去肯定我的生活，尤其是肯定它是我的，因为毫无疑问它不会是别人的。我必须学会淡忘计划与计谋。我的头脑对它们十分熟悉，我的心也渴望它们，但我知道我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

今天（退省日）退省时，我要为圣阿尔本祷告。雾蒙蒙的早晨。从布恩的牛群传来的喧哗。昨天，马修神父用他小得惊人的拖拉机，给隐修院附近的地割了草，那里的草已长得很高。在做那些不需要太专注的工作时，我节选了些圣马克西穆斯关于非暴力的章节，也许可以给《天主教工人报》。

1965年6月22日

V. 257—258

6月8日

与迷失者一起迷失,渴望清澈

一个人若要摆脱荒谬,只有站在一切之外意识到一切皆荒谬,意义和价值只能在整体性中找到。因此,独修者必须舍己,把自己丢进最终的真相,而不是巨大的幻想中,纵身跃入他自己虚无的中心,然后从万有中出来,返回生命的核心与万物的一体。万有即是空,如果你愿意,也是神的爱。

一个人无法靠形而上学、沉思、默想、学习、知识来摆脱荒谬,唯有通过经历这一事实——没有墙存在于我们与他人之间,进而通过在他人的苦难中接受我们自己生活的荒谬:不把“我的”痛苦、患难、有限性、迷失从别人那里分离出来。只要有一个人迷失了,我就迷失了。那种靠远离受诅咒的大多数人(奥古斯丁的“被定罪的群众”)来保全自己,独善其身的做法与反基督一样,既是可憎的,也是荒谬的。基督降到地狱,代表他决心和迷失者一起迷失,他把自己空出来是为了使他们被充满被拯救,使他们意识到他们的迷失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他的迷失。因此,一个人从生命中找到意义的途径是背负起所有人的迷失,同时意识到不是他自己成就了什么或“具备某种意义”,而是他进入了成就奥迹的溪流。其余的一切自会发生,我们并不知道那可能意味着什么。

1966年6月20日

VI. 323—324

6月9日

不仅仅是大麻

如果我们重获和平,我们对战争的痛恨应该有更好的理由,而不仅仅是怕失去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冰箱、我们的车,或者我们的腿、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重获和平,我们不能单单渴望大麻和麻药——但似乎我们想要的只是任何能逃避痛苦的东西。

恐怖的是世界在这个讽刺面前并没有醒来:当我们渴望的只是在感官上欢娱享乐,远离痛苦,那一定会有更多的痛苦、灾难、残暴和恐怖,而我们将比从前任何时候更加无助。

1940年6月25日

I. 233

最重要的是:藉着对光的追求,怜悯终将临到。那时,你自由了。也就是说:你失去了自我,不再有自我需要拯救,只须去爱。不再为自己而渴望,仅仅渴望那照亮自己和别人的光。

1966年6月20日

VI. 323—324

6月10日

清澈的时刻,一天又一天

每日的弥撒洁净了我,同时也使我迷惑。无言的喜乐与清澈的光美妙地糅合在一起,使我一天天健康起来。我在圣坛前不得不变得单纯。

在美妙、庄严中间,神无比纯净的光浇灌在你身上,使你的样子只能用孩子的纯真来形容。

一天又一天,我越来越感到圣坛前的我与平日多么不同:对纯真的感知实际上是一种替代感。他者占用了我的身份,这个他就是婴孩期。我站在圣坛前——请原谅我的语言,它们本不应修饰——我站在圣坛前,双眼被永生之光洁净,仿佛我是不老的重生的。我为这样的语言抱歉。除了说每天我只有一天大,或者说在圣坛前我是神的孩子以外,我找不到其他任何简单的词句来描述这件事。但是,当一切结束了,我不得不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1:5)我不得不跌回那个不能完全领受他的旧我,甚至不得不为做一个外壳而欢喜。我的里面回响着他的纯洁,这对我、对全世界都意义非凡,因此在我长长的生命纪念册上——它是为了回想那些我为之牵挂的人而作的省思,我遨游在欢乐的海里,它差点使我远离圣坛边的锚。

1949年6月19日

II. 326—327

6月11日

孤独那苦涩、明净的快乐

孤独那苦涩、明净的快乐。真正的沙漠是：面对自己存在和认识上的有限性既不润色也不掩饰。不要用可能性装点它们，除了此时此刻地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其他的只须抛开。接下来，选择或不选择随便你，要知道没有一个选择能解决所有问题，它只是向前推进一步，来到一个少许改变的语境中，拥有别的一些微乎其微、极度有限、毫无意义的具体可能性。要知道人的一生，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如此。在社会中，这些可能性似乎是无限延伸的。一个人不断地接触别的人、别的自由、别的选择，谁知道别人会突然选择什么？

在社会里，在别人中间，一个人总是可以想象他将突破现有的一切获得别的自由、别的坐标系。一个别样的世界。我们习惯性地认为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无限的希望中间，如果我们足够努力，并找对了地方，没有什么不能拥有。

但在孤独里，当有限性被准确地认识和接受，它们就会消失，新的维度将会打开。现存的一切，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自身里，都是无限的。要在无限中抓住它们，唯一的途径是除去我们放在它们身上的有限性，包括对未来的期待、希望、计划、假设、对过去的懊悔，以及为了接受经历对经历作出的解释（包括那些重温的经历）。

1966年6月19日

VI. 309—310

6月12日

孤独,为了每个人的生命

在上一次的分析里,我在孤独里寻求的不是幸福或成就,而是生命。不是“我自己的”生命,而是每个人的生命。现在,这个游戏更加严肃了。我在谈到孤独时曾用过“厌恶”这个词。厌恶什么?厌恶一种使人迷失的救赎观。它完全法制化、表面化,不管一个人多么虚假,内在生命多么干枯、贫乏都能获得救赎。它是一种最坏的表里不一,代表一个人即使对生命、对内在体验、对爱、对他人、对内心最深处的自我极端不忠实,也可以凭借顽固的服从和从“善”的意愿得救。这种把核心僵硬、武断地固定在一点上,不顾一切的“成义”决心,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使人迷失的行为。他们把内心的错误包裹起来,拒绝承认它可能是错的。这就是为什么孤独常常是一件危险的事:它很容易被上述情形利用。我不认为我会那样。我没有那么固执。我在这里的孤独只为了一件事:为了敞开,不被任何选择围困而与他人隔绝;向心中的呼唤和自由敞开,向爱敞开,爱是为了把我从我里面的一切顽梗与悖逆中解救出来。我必须做的这些不是为了定自己为义人,不是为了追求公义与善,而是因为全世界迷失的人需要我的敞开,救赎将藉着我临到这个世界。

1966年6月24日

VI. 345

6月13日

爱的意义

有一件事我必须承认：我在爱上缺少明净的心。在某种程度上把爱假定为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很容易的。比如：生命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直到出现了某个你可以爱的人。又或者，人类本身就是个可以用爱来解决的问题。爱是一把通向我们心底隐秘答案的钥匙。诸如此类，等等等等。可这是真的么？还是每个人希望如此？也许爱和其他一切一样，很大程度上是荒谬的。爱也必须有意义么？它以何种方式获得意义？

爱的意义，在我看来也是唯一的意义，是被爱者。对于被爱者绝对价值的发现与揭示，与其说是对意义的发现不如说是对美善的发现。把爱作为答案或“解决办法”等于回避了这一发现的直接针对性。你是你，这一事实对我具有绝对价值。但如果我以某种方式去爱，这个事实就被爱的步骤掩盖和遮蔽了，随之而来的是爱占据了被爱者的位置。于是，爱不仅不是解决办法（也不应该是），而且变成了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到那时，爱成了爱人之间的绊脚石。它遮盖了被爱者的美善，根据人心里的渴望对被爱者进行装扮（或卸去装扮）。无论哪一样都没问题，除了你爱的是你的渴望而不是爱人。

事实是：你是你。这是我唯一遗漏的，但这却是爱的全部。无法改变。

1966年6月

VI. 307

6月14日

约翰·吴与道的来访

一只靛青色的白颊鸟落下来，抓住一朵虎百合左右摇摆的长茎，从它们中间探出头去吃草梗顶端的干种子。一幅中国画！

每年都有新的拖拉机，一台比一台噪音大。现在山谷里的这台听起来像个大推土机，绕着苜蓿地一圈又一圈，忿怒地咆哮着。它代表了人类怎样的思想，怎样的忿怒，怎样的躁动，怎样的贪婪，怎样的绝望。

一圈又一圈走着，嘶吼着它的绝望。

约翰·吴来看我们了。

他有着极为单纯的属灵生命。他懂道、逻各斯和圣灵。他的话深刻奥妙，充满一闪而过的智慧。他一边说一边努力搜索词汇。他抱怨说圣灵已经睡着了。

他说，苦难是生存的核心。

还说，我们修道士可以在修道院里大笑，就像那些相信没什么坏事能临到他们身上的人一样。

当问到美国修道士面临哪些危险时，他尖锐地批评了“当代生活”的实用主义。（提问者本想他会说些别的，比如耽于安逸。）

1962年6月15、16、26日

IV. 228—229

6月15日

一个老朋友,我的书挡

今天,收到诺拉·查德维克的一封动人的来信,她是我真正喜爱的人,尽管我们从未谋面。她80多岁,是一位从剑桥退休的老教授,也是凯尔特隐修生活方面的权威。她还在忙着写作,全是关于老修道士的。她说她很高兴我和她笔下的那些老家伙们过着一样的生活,还说在今天的世界上,确实应当有这样的东西。这对我很重要。因为她知道隐修是什么,她尊重真正的隐修(不是现今残留的那种虚假的制度化的形式)。她说应该有人愿意生活在真正的孤独里。透过她的眼睛,我被这种奇特生活的意义深深打动了。此刻,我就在它中间。我知道自己在很多方面缺少真正的忠诚,我曾经逃避它。但,谁又能说出什么是它真正的要求,除了那些必须满足这些条件的人?谁又知道那些被遗忘在过去真正像隐士一样生活的人,他们有怎样的失败和困惑?他们中有多少人在爱里感到孤独?

我唯一知道的是此刻我在这里,山谷静谧,太阳西沉,四周没有一个人。当黑暗降临,我很容易就能变成一个完全被遗忘的人,仿佛根本没有为这个世界存在过。(尽管会有记得我的人和我记得的人。)那一天很容易就会来临,我将像从未存在过一样遁入无形,虽然我仍将生活在这座山上。而且我知道,我将对此完全满足。

1966年6月18日

VI. 314

6月16日

需要转一个弯

我知道我需要转一个弯,蜕一层皮。

在麻木与困惑中间,需要道德上的努力,可能有什么病态的东西使我的大脑变得迟钝、痛苦。

很难真正看清什么将被留下来什么将被抛弃。

但有一次,冒着陷入使人绝望的困惑的危险,我尝试面对写作,这个对我而言无法理解的问题。无法理解是因为我太投入太专注,那不是好事。事实上,我不得不继续做一个作家,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考虑不做一个作家,哪里是二者的分界线。我感到即使做了决定也是徒劳,尽管我知道自己的决定是什么。我可以写东西,如果可能,创造性地写作,但不可独断,不可做假先知,不可发表宣言。而在某些问题上,采取道德的立场是至关重要的——比如核战。难道我走得太远以至于不在头顶上扣一个火盆像伦敦大火中所罗门之鹰那样到处乱奔就做不到这些吗?

也许,我们中的一些人,主要包括我,得到的应许是以不默从的方式独自做出个人的回应,但必须沉静、果断、纯洁。我无法拥有那样的纯洁,因为我紧紧抓着生命,肉体的生命,自然,也抓着我作为作家和名人的生命。为了解救我自己,我必须至少抛弃这种依附。

1961年6月27日

IV. 133-134

6月17日

一天的言语

昨天,一朵小梔子花给我带来一整天的安慰。自下雨以来,我就呆在屋里,为保罗·苏送来的“两本中国经书”(《道德经》与《孝经》)写评论。

呼吸短促,可以听到急促的心跳声。但我并不担心。很可能那只是心理上的!我呆在那儿,长久地注视着一只金翅雀,接着慢慢地穿过树林,在到达栅门之前一路盯着那些高大笔直的橡树。一切都那么美,我要为这一切感恩。也许,我现在开始变老了,走路很慢,像维克多·汉默。

多么甜美的下午!凉爽的微风与晴朗的天空。这一天将永不再来。

公牛躺在田地一角的树底下。多么安静的下午!蓝色的山,风中的萱草。

这一天将永不再来。

1961年6月16日

IV. 128

6月18日

需要戒律

整个下午,我都呆在隐修院旁边的树林里读寂天祖师。那是西南角的一片小橡树林,午后烈日下的一块凉爽、通风的地方。

深入地思考了寂天和我自己对戒律的需要。一直以来我多么愚蠢:(在字面意义和《圣经》的意义上)轻率、冲动、懒惰、自我中心,异化,不真实,跟随最愚蠢的幻想,被最白痴的感情和需要支配。但我也知道,尽管如此,仍有一个中心与一种力量永远向我敞开,只要我真心渴望。而且渴望的恩典一直在那儿。

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到处发表演说,不管多么清晰流利,都无益于任何人。我仍有太多的东西要学习、太多的东西要深化,太多的东西要交出。我真正的工作远不是仅仅贡献话语和意见,以及“做事”——即使是助人的事。我能给予别人最好的是把自己从集体的妄想中解放出来,为自己也为别人获得自由。到那时,救恩将在我里面藉着我为每个人做工。

1968年6月29日

VII. 135

6月19日

关怀我们自己

寂天祖师给我印象最深的不仅是他对孤独的强调,而且包括把孤独部分地诠释为为他人而存在的思想,即解散自我,让它“属于每个人”,以每个人的患难为自己的患难。这确实难于理解,除非你认同佛教关于存在的深层观念。佛教徒把患难与虚幻的自我联系起来。“弃家”就是放弃对特定自我的依恋,通过服事别人来关怀自己的生命(最高意义上的生命)。一个深刻、美妙的概念。

我乐他不乐,我高他卑下,利己不顾人,何不反自妒? 吾当离安乐,甘代他人苦。

1968年6月29日

VII. 136

6月20日

我最大的恐惧

一个人必须根据自己真正的恐惧调整生活。你的恐惧暗示了你的追求。什么是我最大的恐惧？遗忘或无视我内在生命的真实，即忘记我是谁，在非我里迷失，无视内心的真相，为那些外在的、不真实的、外界强加于我的东西所支配。它们是什么？各种各样。我必须惧怕、怀疑所有这些。但在某种程度上我又不得不受外在事物的影响，且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接受这些影响。但与此同时，它们恰恰以这样的方式提高了我的警觉，我的记性，我的理解力，而不是削弱了它们。

对无明意义上的无知的恐惧：无知源于对自我的幻觉，源于把自我看作充分、完全、真实的自我，为了维持这种幻觉，它拒绝听从我里面那个神秘的真相发出的召唤，那是被别人、被爱、被使命、被恩典、被患难、被神唤起的声。无知使外壳变得坚硬，使自我决心拒绝真相的召唤，因为那个召唤将打碎这个外壳。在欲望、任性，或在盲从、在仇恨、在各种拒绝，各种“不惜一切”的决心里，无知变得越来越坚硬（越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其中，美国人坚持拒绝人类的真相）。

1966年6月22日

VI. 332

6月21日

什么使我嘀嗒不停

惧怕紧紧抓住一个愚蠢的主意不放的无知,惧怕沉溺于肉体、屈从于安逸享乐的无知。但同时,假如一个人理解了它们,就不该惧怕在这些事上相对醒悟的可能。对爱有了一点领悟,对酒精有了一点领悟,对宗教有了一点领悟,但或多或少仍存在被这一切吞噬的危险。我最惧怕的是假的醒悟,和“一个源头”的醒悟理论——即抓住一个主张排斥其余一切——这意味着又堕落回无知和迷信。妄想最坏的来源之一,就是绝对排他地依附于假定的“逻辑”和理由,尤其当这个逻辑和理由来自某个所谓的宗教真理时就更糟了。这种盲目与世界上包括性在内的一切盲目一样久远。一个人必须能够辨别,并超越它们:为了获得对生命里的真相更深的认识,一个人必须怀疑理性。我所惧怕的是以这样的方式生活:生命晦暗,片面,仅仅围绕自我的幻觉运转,别的一切都不得不从这种无知出发来定义。一旦明白了这个,你就能明白什么使我奔跑——不仅仅是逃跑意义上的奔跑,更是像时钟一样一分一秒嘀嗒不停的奔跑。

1966年6月22日

VI. 332—333

6月22日

我的使命

但,什么在奔跑什么在滴答不停已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无论我是谁)里面的生命应当“清澈”。我什么也不是,只是“我里面”的清澈。若因意见、苦痛、需求、憎恨、权力变得晦暗、浑浊,就等于不在那里,等于缺席,不存在。而努力把不存在当作真正的在,是所有虚假和患难的源头,是人间地狱,地狱里的地狱,是我必须远离的地狱。远离的代价是每当我有一丝屈服,我就会感到来自虚假的痛苦。而无论以何种不够清醒的方式消灭痛苦,都将滋生无知与虚无。这就是我最深的恐惧,它决定了我的使命。

1666年6月22日

V. 333

6月23日

为何我的头脑总被填满？

又一个美丽、凉爽的日子，我们整年都拥有这样的日子。今天下午我们没有工作，大量的时间在默想。我收敛心神，重新找回自我，想起这一周来我离开自我在诸事中间的奔忙，为何我要使我的头脑被事情填满？

今天是我的恩人、朋友和守护者施洗约翰的望日。“他淡酒浓酒都不喝”（《路加福音》1:15）：对那些谄媚人、麻醉人的欢乐，一口也不尝。那是我们自己的意愿，我们自己的虚空，我们自己的欲望。

我厌倦了做自己的庇佑，厌倦了为自己渴望与寻求，厌倦了为自己做决定。而我总是背离自己的意愿，沦陷在阻隔爱的事情里。

爱，我唯一的渴慕，就是放下一切跟随你。我越是前行，越是发觉自己不知去往何处。请引导我，完全掌管我。

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诗篇》142）

1947年6月24日

II. 86—87

6月24日

活在这道里

我津津有味地读了施美美的《绘画之道》，一本深刻、思索型的著作。我读得很慢，受益不浅。

晨雾。从山谷对面几乎看不到圣安妮的树林。一只篱笆上的蝇虎，猛的飞入眼帘，在空虚的晨雾里画了一个突如其来无法破译的符号，随后又消失了。唐纳雀在房子两侧闲聊着。门廊上活动的蜥蜴，见我走近，倏地跑了，尽管我的脚步很轻。但当我从房里出来，即使非常突然，它们也不害怕，还是呆在原地。我意识到我的隐修生活存在着两个极端：安慰与悲凉，理解与晦涩，顺服与反抗，自由与囚禁。

在某种意义上，我超越了团体，而在另一种意义上，我被它排斥在外。在某种意义上，我是“得赏赐”，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是受惩罚，被监禁。比如，我不能去亚洲从源头上寻找那些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东西（关于中国书法、绘画、诗歌等等的奥秘以及对这些奥秘的探讨）。一种享有全部自由的“囚禁”（我所需要的可以送来给我！），仍是一种囚禁。一种完美的隐修生活与它最终的幻灭。一种放弃：在当代事务上放弃行动与抗议，因为这种行动本身也许就是模棱两可的，对它放弃得越彻底，抗议就越明确。

1965年6月12日

V. 255—256

6月25日

圣 心

圣心节,十分凉快,晴朗——早上的天气更像是9月而不是6月。劳伦斯神父,23年前我在初学院的导师,从乔治亚州的修道院回来任一阵子。我认不出他来了,他胖了很多(过去很瘦)。对于我,圣心节是一个庄严、满载恩典的日子。20年前,我很不喜欢这个名字。现在我明白它的真正涵义了(与表面相差很远)。它是整个神圣奥迹的核心、它的“心脏”。

还有一件事:我也许对东方的宗教感兴趣,但在至关重要的一点上决不会模糊,对我自己而言必须在实在界的中心与心脏上与神圣结合,以此作为恩典与生命的源头。当一个人说“神就是爱”,等于是说“神是虚空”,他在虚空中将发现绝对的不确定性,也就是绝对的自由。(因为自由,虚空变成圆满, $0=\infty$)所有这些都十分“有趣”,但没有一个涉及神的位格奥秘,以及他个人对我的爱。又一次,我落入虚空,拥有了自由,或者我本身就是一种自由,只有转向他,才能有意义。

1965年6月26日

V. 259

6月26日

生活在美国唯一真实的城市里

(1951年6月26日,托马斯·莫顿成为美国公民。)

基督圣体节8日庆。又一次,回廊铺满了鲜花,泛光灯隐藏在柱子后面高高的天花板上,它照射下的圣殿通体白热,当你抬头透过香炉热气腾腾的烟雾向圣体光环望去时,汗水就会径直流入你的眼睛!我仿佛觉得除了客西马尼我没到过世界上任何地方——仿佛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地方我曾真正居住过。我并不是说尽管热我依然爱客西马尼,或者说因为热我才爱客西马尼。我爱客西马尼:它意味着太阳打在金属的屋顶上,圣歌在空气稀薄的唱诗班中间欢乐地跳跃,日与夜在盛夏里燃烧,我们140个歌手,一排接一排,倾身跪拜。圣殿里的烟雾向神飞去,苗条的初学生回到了永远的家。

1952年6月

II. 471

6月27日

战争的集体恶行

若对特士良和圣居普良关于忍耐的解说做个比较,我想我更喜欢特士良——这个居普良,很容易被惹恼。特士良的思想中存在着勃勃生气,文体造诣上有更大更质朴的天赋。他笔下的争战开阔得多,理解也更深刻。比如,有一个残暴的人意识到他必须认真地听从基督的命令放弃暴力。可他认为那自然是不可能的。当特士良把一切罪归根于对神缺少耐心时,这个人就不再坚持了。他的话十分深奥。我们需要重新找回这些视角。

兰查·德·瓦士铎看到了游戏与战争中间深刻的联系。我们的社会,完全陷入一场游戏之中(一切都是游戏),且必定以另一场游戏收尾。整个游戏漫无目的,困难重重,这个根本不存在的“目的”,也不可能被游戏中的对手得到。如同在够洞里的一个球。

“战争是巨大的集体恶行,执意玩弄的是人们的血。”

战争并非源于饥饿或贫乏。掌权者与富人共同策动了战争。坟墓的美需要压制良心才能获得,而这一切都打着“牺牲”或者“义务”的名义。牺牲良心,从而“轻松自在”,为抬高自己的国家而杀戮,对集体的不负责任疯狂地渴望。若因此谴责他们,拒绝承认他们的借口,他们就会宰了你。

1962年6月4、5日

IV. 223—224

6月28日

活出福音

问题:(1)在福音的字面意义上效忠福音足够吗,还是必须译成当代社会的具体条例?(2)我通过宣誓而效忠足够吗,还是必须进一步明确为更具体的效忠:(a)效忠于修道士法规?(b)效忠于社会对我和其他修道士的意见?(3)教会与修会的效忠离今天如此之近,这必然使它包括对一个反动社会的效忠么?换句话说,在一切方面甚至在政治上跟随教会一定意味着走在正义和真理的方向上吗,尽管表面上看来恰相反?又或者,这本身是一个荒谬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教会的政治?

至少要充分阅读和研究这些问题,不是为了推测,而是为了形成我的良知,并尽我所能采取实际行动。这也是一种效忠。

这需要一定的判断力,而它必定意味着退后“更好地看”,意味着从机械的日常修道生活退回到孤独中,学习、思考、成长。这也是我的一部分使命!

要发现福音的所有社会内涵,不能靠研究,而要靠实践,要使自己与那些预见到社会秩序(世界)的转换并为此工作的人联合起来,要谨守这些原则:人的优越性(包括正义、自由、反对蓄奴、和平、对技术的掌控,等等);智慧与爱的优越性(为此,抵制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等等)。

1960年6月5、6日

IV. 8—9

6月29日

顺服的祭

献上顺服的祭。

把自己献给神作为信里面顺服的祭,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过多强调自己的真实,自己真正的自由,人会忘记“我自己”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容易“从我出发”把“我自己”的真实与自由看作无限的、最终的。这是彻底的迷失。只有最终的真实才作数(不是说一个真实属于我,一个属于我的邻居,另一个属于神),只有心中的呼唤才是我的自由。当它们遭到违背时,我的所行能自由吗?

“心地纯洁的人有福了,如今他们把一切留给神,就像他们在存在之前做的那样。”(麦思特·依克哈特)这就是我必须时时回顾的。如今,它再次浮了上来。就像在医院里依克哈特曾是我生命的筏,现在他是我恢复生命连贯性最好的纽带:我心里的顺服生出我里面的爱(从未止息!)

1966年6月30日

VI. 91-92

6月30日

爬与飞之间的茧

太阳,晴朗的早晨,长椅下安静的、刚刚破茧而出的蝴蝶。

孤独中——当你被沉默和周围的景色充满,你需要在灵性里动工,圣诗、经文、默想。但首先要充满。究竟需要多少才能恢复正常的人体平衡?

像从睡梦里醒来,又像病后初愈。我在这儿,在孤独里的生命无比真实,因为它无比单纯。在修道院,它也是真实、单纯的,至少在初学院是这样。我越是涉入“这个世界”,就越少单纯,越多病态。我们的社会生了重病,这句话很多人说过,我也常说,而说说是毫无用处的,知道也无济于事。我的关心或许诚恳,但很大程度上是徒劳的。我不想就此陷入消极、绝望,在我对世界的默观以及对所有人救助活动中,必须更加谨慎、警醒和沉默。

身份。现在我知道要在哪里动工。我来到这里进入孤独是为了找到自我,而现在我必须抛弃自我,这意味着不再只是住在宁静、和平里,通过在孤独中与大自然缔结的关系获得我的身份。虽然,这个身份比我作为作家或修道士的“身份”更健康,并且不乏暂时的意义和价值,但它仍是一个虚假的身份。它是茧,它掩盖了从爬到飞的过渡。

1963年6月3、4日

IV. 326—328

7月1日

一切皆可进入的书

有必要写一本书，少一些第一人称单数，少一些戏剧性，少一些决心。

又或者，没必要写一本书，或任何别的什么。

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做笔记，已经足够。

一个人可以写作可以不写作，因此他可以写作。

要么你把宇宙看成一个非常糟糕的创造，任何人从中都一无所得；要么你把自己的生命和你在宇宙中的位置看作无比富有的宝藏，它永不枯竭，通向无限丰富无限深入的学习、沉思和赞美。神居于一切之上，贯于一切之中。

也许，这本生命的书，最终记录了一个人活出的样子，如果他什么也没活出，也就不在这本生命的书里。

而且，我常常想写尽一切。

不是说写一本无所不包的书——那也不可能，而是写一本一切皆可进入的书。一本有关一切、来自一切的书。它有自己的生命。它是一本忠实的书。我不再把它看作一本“书”。

1956年6月7日

III. 45

7月2日

被智慧唤醒

5:30,当我还在安静的医院里做梦时,护士轻声唤醒了我——这像是第一次从我生命所有的梦里醒来——仿佛是最贞童贞的圣母,仿佛是神的智慧唤醒了我。我们听不到圣母柔软的声音、温柔的声音、女性的声音;而她是在全地、在万物中说话。智慧在集会里呼喊:“若有人为小,让他到我这里来。”

谁比无助的人更小呢?他们在床上熟睡,欣然地把自己托付给睡眠,托付给夜。温柔的声音将唤醒他,女人身上的甜蜜将唤醒他。不是为了征服或享乐,而是为了更深的智慧,关于爱、喜乐与新娘的智慧。

我的心已破碎,为我所有的罪与全世界的罪,为我们灵的腐坏,是它玷污了万物的智慧——夺去智慧之花让它败落,仿佛即使只有一丁点欢乐,一丁点喜悦可以拥有,也要被偷走、抢掠或破坏。由始至终,这个“女人”身上的甜蜜,她的温暖,她满载的沉默,她的接纳,是有限的,无限的!那深邃的智慧的海,有着无边的甜蜜、温柔、谦卑。它并非抽象、没有关联、没有肉身。温柔地唤醒我们吧,在黑夜与睡眠到来前我们耗尽了自已。噢,智慧的黎明!

1960年7月2日

IV. 17-18

7月3日

活在此时此地

毫无疑问,客西马尼是神来之作。谁能说出他有多么依赖或者曾经多么依赖这所房子里的人的默想和患难?我坚信美国的命运与客西马尼以及它的地基牢牢捆绑在一起。这个无名的部件惊人地重要。

如果我憎恶客西马尼,我还能爱以及真正去爱吗?

我将去往何处?我将往何处去?这个答案,我不必知道。所有的愁烦都来自对爱的不信任。我要把那些一模一样的旧问题再问一遍吗?神知道他要用我做什么。安歇在他无边的爱里吧——品尝爱的甜蜜,他的爱在你的灵魂与他的交通中一刻不停地涌出来——从外部的的事件里,从他默示的、所喜悦的意旨里,从我里面。安歇在和谐里吧!它将喂养你,用生命浇灌你。你不再需要别的一切。他将指给你提升它的路,而且,若有必要,他将带你进入圆满的孤独,进入他里面的美好时光。把一切留给他。活在此刻。

1947年7月3、6日

II. 89—90

7月4日

仁慈里的仁慈

神的声音在伊甸园里说：

“卑贱的已变为宝贵。现在宝贵的永不会卑贱。我一直视卑贱的为宝贵；何为卑贱，我不知道。

“残忍的已变为仁慈。现在仁慈的永不会残忍。我一直用仁慈庇护着约纳斯，残忍不是我所知道的。约纳斯，我的孩子，你看到我了么？仁慈里的仁慈，怜悯里的怜悯。我已经赦免了全地，因为我从不认识罪。

“穷乏的已变为无穷。无穷的永不会穷乏。我一直视穷乏为无穷；富有不是我的所爱。它是囚笼里的囚笼。不要在地上为自己建立极乐世界，那里时与地都已败坏，一分一秒都是入室行窃的盗贼。约纳斯，我的儿子，不要紧抓住时间不放，以免河水把你卷走。

“软弱的已变得有能力。我爱那最软弱的，我看那最虚空的，我摸那最虚无的，在无的里面，住着我。”

早晨的太阳出现时，草地里的露珠变成了蓝色的宝石。鸽子默默地飞走了，树叶在它身后瑟瑟抖动。

1952年7月4日

II. 488

7月5日

溶解在汗水里

这些天在教区的礼拜堂做礼拜十分美妙。因为热，前门开着，我站在那儿和在圣坛上默想；外面，猫声鸟在潮湿的树上吵着、唱着。

我一生中从没流过这么多汗，即使在客西马尼也没有。高温已经持续了3个星期没有减弱。没有空气。没有什么是干的。你的皮肤只要接触到任何东西，哪怕是空气，水就会从你身体里流出来。你跪在唱诗班里，汗流浹背，感觉好像被理发师用热毛巾给紧紧围住，不过这个理发师可没留下一点缝隙给你呼吸。

有一天在外面干活，我们走进一片番茄地，它笼罩在晨光中，田里到处是碎瓦片。我想这里很可能是老修道院的遗址。不管怎样，我们做了补赎，那会儿一定很像本笃会神父过的日子。汗像潮水一样从你体内涌出，漫过你的眼睛，让你的衣服重了一倍。但为这个世界的缘故经受这些，并做我们应当做的补赎是美好且令人满足的。晚上，当我们站在教堂热气腾腾的隧道里，对着亮灯的窗户高唱圣母经，你觉得整个教堂都随着修道士与弟兄们的欢呼赞美而移动，所有人都溶解在各自的汗水里。

1949年7月5日

II. 334

7月6日

平日的疯狂

我们有一个机械怪物,叫D-4履带式挖掘机,它大得惊人,在土地上一边奔跑,一边张开巨大的喉咙吞下眼前的一切。它骇人地咆哮着,尤其是饥饿的时候。后来,它被送给了在俗的初学弟兄。他们天天喂它,当这头野兽用餐时,你在修道院根本无法思考。它是黄色的,有一张吊桥样的脸,全身都贴满标签,说它来自路易斯维尔的韦恩供应公司,但事实上,正像我从小道消息得知的那样,它生在田纳西州孟菲斯的一条船上,那里到处都是河马,怪不得这个家伙长得跟河马一样。

我们买了风扇,是排气扇。你在房子里凿一个洞把风扇放在那儿,它们就会把室内的所有热气排出去。没有人知道那之后会发生什么。我猜是里面的热空气从风扇出去,外面的热空气从窗户进来。风扇还没有转,因为在俗的初学弟兄还没有在房子上凿好洞。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了。他们凭借脚手架爬到医务室的屋顶上,用手提钻在侧翼的三角墙上打洞。两个年幼弱小的初学生被派去站在底楼过道附近,手里举牌写着“砖块掉落”。起初,他们中一个刚好站在砖块可能砸到头的地方。他念着玫瑰经,完全置之度外。

1949年7月11日

II. 335

7月7日

光的威荣

几个星期前在路易斯维尔,我发现了新出版的铃木大拙文集——一部详尽的“读本”,读了后我禁不住又给他去了一封信。这个可怜善良的老人。我知道他一定像我一样被潮水一样的信湮没,或许他也会像我那样做:把信装进一个大箱子里,忘了它们。

他被邀请在一个关于“人类价值的新认识”的“科学”研讨会上讲话。他的发言既透着绝顶的智慧,又暗藏幽默,关于虚空的严肃、谦卑、真实的幽默:“如果对人类的价值有什么新发现,那一定来自两个和尚手里的茶杯。”

安提戈涅,以及圣优克流关于“轻世”(contemptus mundi)的比喻:他美妙的行文。为何天庭接到一次命令就遵行了神的律法,而我们虽有无数律法却不服从他。

今天早晨,黎明无法描绘的威荣。地平线上的卷云,起初恼怒地燃着淡紫色的火焰,接着慢慢变成彩虹一样五光十色的挂毯,颜色多得我叫不上来。到了南边,却是一团斑驳的灰中间点缀着各种艳丽的粉,像是东方的瓷器。

圣优克流对日出的赞美!“想想吧,它现在就这么灿烂地照耀着我们,将来会为我们预备多么大的荣光。它的光现在就这么美丽地照在转瞬即逝的东西上,将来会以怎样的威荣照耀着永生之物!”

1962年7月24、28日

IV. 233—234

7月8日

守 夜

一个凉快的夜晚——比昨晚和前晚都要凉快。我在守夜。天还很亮，可所有人都睡下了。一只知更鸟仍在花园里歌唱，高高的金色的百合在黄昏里闪着耀眼的光。当我正打算对抹大拉的圣玛利亚祷告时，在几尺远的地方一只母雀捕到了一只蚂蚱。晚饭后，我坐在宽阔的屋顶上，看见一只土拨鼠从草丛里钻出来，在距我五六尺远处咀嚼着食物，它并非出于温驯，而是因为愚钝。我猜土拨鼠一定是近视，主要依赖听觉。

我的隐修会是我的得救之所，它充满了奥秘。今天下午，我在会上谈到这个，现在，它终于深入我的骨髓。虽然我可能会孤独，可我不再想探究它。而且，如果我孤独，很可能是为了爱，为了一部分神圣的生活，而不表示强烈的心理或精神需要。这也许会是对神圣的生活，对崇拜的一个贡献。

1963年7月21日

IV. 342

7月9日

热与禅静

炎热。树林里一点风也没有，闷热的空气几乎不流动。这会是怎样的一天啊！连树林都将变成令人窒息的火炉。一切都在呼唤一首自然诗，一首凯尔特人从未吟唱过的热的颂歌。（在残酷的太阳开始烘烤大地前，我读完了肯尼斯·杰克逊的杰作《早期凯尔特的自然诗》。）

为约翰·保罗诵读了弥撒，他是我的弟弟，死在战争中。弥撒里还提到了让·保罗·萨特。两只漂亮的鸽子在柴屋的椽木上开了店，咕噜咕噜，拍打着翅膀，使这个地方更加喜乐了。今天早上，它们像是在玩一个认真的游戏，一边绕着檐沟飞来飞去，一边透过檐沟和屋檐间的缝隙向我张望。

野云雀安静地蹲在篱笆上晒着太阳，金色的背心在东方的晨辉里十分耀眼，他的黑色围嘴十分干净，小脑袋转来转去。这即是禅静，无须解释。昨天，一只小巧别致，黑白相间的蝴蝶落在这所房子的白色墙壁上。

1964年6月23日，7月2日

V. 121—123

7月10日

我生命链条上的环

一个明灿灿的星期六。亮丽的天空和云朵。不太热。

我在肯塔基看见与经历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受我初来时的思想、感情决定和影响。只能如此,没有别的可能。今天也一样。它是时间链条上的另一天、另一环,这个链条那时已开始,甚至在那之前早已开始。

鹰。起初只见它的影子穿过阳光照射的树林,接着才看到这只高空中的鸟,尾巴光秃秃的,斑驳的翅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它在榆树上方画了个半圆,然后把翅膀插进口袋,如一颗子弹般穿过田地飞进了树林。

1962年7月21、23日

IV. 232, 233

7月11日

关于离开隐修院

坐在吉姆·韦格尔在安克雷奇房子里边听唱片边聊天是怎样惬意的事啊！而那已不再适合我，更别说那个晚上我和约翰·洛夫特斯以及他的朋友去听爵士乐的地方了。我的经验告诉我这些真的不再适合我了。对于它，我已经死去；对于我，它在很久以前就完结了。你不能在文明社会里把一具尸体拖到第四大街，安置在椅子上，桌台边。

这使得庄子的阅读更好更有意义。在隐修院，我还活着，因为这是我的生活，我醒着，在呼吸，用我所有的一切去倾听，沉到根里。我确定无疑完完全全地沉浸在内在的孤独里。哪里——并不重要。“哪里”也不再是问题。不扰乱我的心，也不扰乱别人的心，这是必须的。“心之于殉也殆。”要做“陆沉者”。

令人困扰的是做一个“作家”，我陷入的最荒谬的事之一就是这种对话和退避。不得不面对。我现在无法全然退出，当然也不会向前再迈一步。

若孤独的日子教会了我这些，它们已足够美好了。

1960年7月4日

IV. 18

7月12日

无所不包的隐修生活

我为亚当曼圣鸽般的生命深深打动了。一部诗性的作品，充满强有力的象征，无法形容的富有。在拉丁文（它富有欺骗性，怪异）里出现了一位完全非拉丁的天才，预言与奇迹不是权柄的象征，而是生命的象征，即不是司法代表的权力象征——来自自然以外的“代表”权——而是一个属神之人的能力，他能在神的受造物中看见神圣。因此，奇迹等等，是在生命中间所说的生命的言语，而不是外在地闯入生命使生命本身沉寂的言语，后一种言语借助某种绝对权威的法令使生命变得无关紧要（篡夺了生命本身从造物主而来的权威）。

文学、沉思、孤独、拉丁美洲、亚洲、禅、伊斯兰，等等，所有这些都我的生命里融合。把它们统统拒之门外的“灵修”是疯狂的。那样的话，我宁愿不做隐修士。别人有别人的路，我有我的。要写信给纳达尔·斯圭路，在灵里跟随米格尔·格林贝格去旧金山，去阿根廷，必要时写信。要和这些新人一起思考。向南方敞开的门还没有关闭。真希望有一天能去西爱尔兰的修道圣地。

1964年7月10、12日

V. 125—126

7月13日

诗篇与道

傍晚时,我开始着手一部永久的诗篇集——任何时期都不必限定数量,只须让它跟着我的生命,从现在开始直到死去(或到不再能写下去为止)。我多么需要诗篇提供的连续性——与我自己的过去以及隐逸主义的过去之间的连续性。拉丁文诗篇是为我准备的!它是与爱、与我的拉丁教会的圣徒们深深的共融。而与传统的圣徒共融,实际上就是与希腊、叙利亚的圣徒,也就是与圣传真正的共融,他们藉着我的父们抵达我。

今天的圣以利亚。他与它连在一起。他在它里面!

自从决定要做一个全职的隐修士,这几天来充满大的平安。当然,任一天我们都可以说“大的平安”,但这一次是特殊的、全新意义上的平安,一种并非通过教化修养获得的平静。它是被赐予的,并且“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这个平安不是“他者”,而是直面你自己。马丁·布伯说得好,在孤独这个词上直面你自己。昨天,一切都由于这个词,一切都在这个词里统一起来。一个旨意、一个诫命、一个恩惠。一个天国般纯真的全新受造物。我不会再说这个了,一定。说得够多了。

“朝闻道,夕死可矣。”我想我现在才真正明白这句话。

1965年7月19、20日

V. 273—274

7月14日

当我的书在我面前被阅读

我坐在一群蜜蜂中间写东西。蜜蜂们很快乐，因此也很安静。它们在我周围草丛里美丽的小白花上默默地忙碌着。这里是房子东面，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凉快，我坐在高高的岸上，低头可以看见蜂房和鸭子过去常出没的水塘，远处是洛汉山。

在会议室，他们正在读《默观的种子》，每晚晚祷前读几页。

我很高兴，这本书写了出来并被人阅读。当然，关于黑暗，关于“试探性地与隐秘处的神交流”，我说了太多，还是闭上嘴来谈别的吧。否则，只会变得机械，如同一遍遍地重复同一首老歌。但若不是它在我面前被大声朗读，我也许会忘记那些事我曾重复过多少遍，我也许会再说一遍，仿佛它们是我的新发现。我知道这常常在我们生活里发生。坚持记日记使我意识到我的内在生命并不像有人认为是的那样有那么多新东西。当你重读自己的日记，你会发现你最新的发现其实是你5年前发现的。但尽管如此，同样的想法、同样的经验还是会挖掘得越来越深。

同往常一样，当我的书在我面前被人阅读时，我走开了，为了我能更纯洁。

1949年7月10日

II. 333

7月15日

隐修地的黎明

我睡到三点钟醒来,到这里做颂咏的日课——在长长的路上绕了个来回。清晨的天上,月亮瘦成了一条。乌鸦惊扰了一只猫头鹰。

又一次——适当(自然)环境下的祷告显现出与日光灯下完全不同的样子。隐修地里的赞美麻木、空虚。而在这儿,在晴空下的鸟鸣里,一切都那么和谐。你唇上用来赞美神的一切都摆在你面前——山、露水、光、鸟、正在生长的生命;在光的礼拜里,什么也没有遗漏。

唱赞主曲时,刚刚从香柏树后升起(与圣三主日同一个时间和地点)的太阳隆重现身了。在此刻的松树林里,太阳用水与火造了一个巨大的金色教堂。

远处:东边有乌鸦喧叫,南边有狗喧叫,而在这一切之上是主日威严的和平。那不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图像吗?

1961年7月9日

IV. 140

7月16日

活在自由里：利用每一天

今天我试验了一下新日程：当整日呆在隐修的地方时，我打算只在中午去修道院做弥撒，吃主餐。

今天，我去得晚一些，大约 11 点到，11:30 做了弥撒，用完餐就回来了，就是这样。真是完美的一天。不用在这里与修道院之间来回奔波真是莫大的祝福，我的身上像是卸去了一个重担。近傍晚时，做日课，吃晚饭，我意识到一个完全、圆满、坚固的平安在我里面完全扎根了，那是一种没有追悔没有思虑的幸福。“万有全是你们的，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我们若活着，是为了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谁还能索要更多呢？可对我而言，若少了孤独，我将不能充分经历这一切。

人是多么惧怕自由！连我竟也学会了惧怕它！我知道若没有信，独居的生活将会完全不同，但凭着信它就成了一个末世的恩赐。我以前从未真正明白活在新的受造界活在天国意味着什么。它无法解释。我若试图去解释，就是不忠实于它的恩典——因为那等于对它设定限制。它是无限的，无法测量，没有定义。它是你利用每一天对圣灵的回应。

1965 年 7 月 27、28 日

V. 275—276

7月17日

一个芳香的新圣坛

(1967年7月17日,莫顿在他的隐修所客厅里庆祝他的第一个弥撒。)

今天是我的隐修院主保节,加美乐山圣母在这儿的第一个弥撒(将近7年后)。星期六晚饭后去阿瑟唐维利取了圣坛,巴克·莫菲尔德昏暗的店里弥漫着香气。因为前些天的洪水,一些田地仍浸在水里。这是一个绚丽耀眼,熠熠生辉的星期六——天气例外的凉爽,可爱的白云被太阳烘干了,纯洁、干净。把隐修院的一切布置妥当,圣像挂上,圣坛摆放好。

弥撒大约从4:30做到4:45,唱得很慢,甚至还唱了一些格列高利慈悲经、荣耀颂、序经等的片段。真是一个美妙的弥撒,现在我知道有圣坛在这儿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进步。

在这里做弥撒改变了日子的形态,在这里吃主餐使日子变得从容。最美的主日,我要永远记住它。

宁静的早晨,鸣唱的鸟儿,不可替代!此时此刻,当每个人都在飞机上飞来飞去,我哪儿也不能去的事实意味着不可避免地这个时代脱节。可真的如此吗?每个人都乘飞机?事实上,上百万人哪儿也没去——亚洲寺院里的那些和尚,他们去了哪儿?也许哪儿也不去更好。我不知道。

1967年7月17、18日

Vi. 265—266

7月18日

唯一重要的是礼物

最近,没有读圣路易蒙福,也没有以任何特殊的方式回想他,我已经把自己更完整地献给了我们的圣母,交给恩典,以及交托给所有正在发生的事对我生命的引领。

第17个加美乐山圣母日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天。自那时起,我仿佛觉得自己变了一个人。我更警醒、更平安地顺服。通过我们的圣母,我更坚定地把自己全部的关切交托了,甚至是且尤其是最高的精神嗜好。我不再操心自己的进步和自己的圣洁,因为那是无望的。我把它留给爱的引领,让爱在我里面做工,掌管我所做的一切。至少在此刻,他比从前更彻底地在我里面掌权。

唯一重要的是交出一切,越快越好。争战、搏斗、悖逆、拖延只会令这更艰难,而不是更有价值,相反,价值会更小。因此,徒增困难拖延时日毫无意义。交出一切吧,并尽可能地快。唯一重要的是礼物,它是蒙喜悦的,使罪赦免,使世界改宗,能引领我们进入永恒的喜乐,即使在此刻,在地上。

1947年7月20日

II. 92—93

7月19日

沉思的风景

昨天傍晚时分多么美啊，饭后的闲暇也 longer。太阳比以往这个时候都要高，我在余晖里望见了平常望不到的村庄。低斜的光线打在树叶上，把它们从幽暗里辨别出来。新长的麦地被照亮了，在荫翳笼罩的山林中间，像是打上了高光。深深的平安。羊圈后身山坡上的羊。初学院花园里倾斜弯曲的花架。红衣凤头乌在胡桃树上不时地鸣唱。柴棚四周堆放着香木，等着天气不好时切割。

我望着这一切，灵魂里有大的平安。在我看来，风景对沉思至关重要。但不管怎样，我已毫不犹豫地爱上了它们。

圣十架若望不就藏身于教堂阁楼的一间房子里，透过一扇小窗望着村庄？

本笃会的平安。古老的平安。那正是我的所想。今天的我有更大的平安，或许正是因为我不再束缚在欲望与骄傲的重负下，以更大的善为借口与良心的呼唤秘密争战。

通向平安的路只有一条：调整自己，使你是你的所是，即使那个所是并不怎么辉煌。神对你有他自己的计划，只是你太愚笨无法理解。

1948年7月2日

II. 216—217

7月20日

走我自己的路

早晨,我早早起来,给年幼的松树剪了枝,它们自去年冬天的暴风雪以来就一直弯着。现在,我的院子与树林之间的边界重新变清楚了。这些工作使我的背又痛了,必须小心一点。下午,我一直走到林顿农场豆田的尽头,路上一面默想着哈达和瓦西萨塔瑜伽,一面脱下衬衫,让太阳照在脖子上、肩上。一个安静、有收获的下午,神知道我需要更多这样的下午!在过去3年里,我把多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和我真正的目标毫无关系且只会令我困惑沮丧的事情上。我没有在蝇营狗苟的生活里失去孤独的使命真是奇迹。

显而易见的是,那些与时俱进的东西不一定是好的或有益的。一个人必须对一切意见保持独立的批评立场,并根据自己真实的经验得出结论。在我看来,保守者与激进者一样缺少宽容,一样傲慢、无知,一样为各种从众心所支配,一样害怕被他们的参照群甩在身后。我必须走自己的路,抓住那些对我来说最根本的需要:我需要过祷告的生活,需要把自我从“忧虑”中解放出来,需要真正孤独的隐修生活(不仅仅是隐居),需要真正理解并运用亚洲人在宗教上的智慧。

1968年7月3日

VII. 137

7月21日

放下完美

酷热。鸟儿在歌唱，修士们流着汗，大约 3:15，我站在大厅门口，看到奥利弗山的上方堆着大片大片的肯塔基积云，一只秃鹰在放羊的牧场上懒洋洋地飞来飞去，它飞得很高，只见一条黑色的身影穿行在白云中间。

加美乐山圣母日那天，我被恩赐了许多不同的喜乐。在祷告上，我意识到圣洁与平安包围着我的不完全，可我仍无法使自己摆脱一切羁绊只留下他的圣洁。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爱和谦卑里等待，并爱我的不完全。

我的全部渴望一点点地把我引向这里：渺小、微不足道，在你的不完全里喜乐，为你的不引人注目、在宇宙中的无足轻重而高兴。这是唯一的解放，通往孤独的唯一途径。

我若继续看重自我，怎能成为一个圣徒，一个默观者？我若继续操心自我，生命中什么快乐是可能的？因为我所操心的自我并非真实的存在，它从未存在过也永远不会存在，除了在我自己的想象里。

1948年7月8日

II. 219

7月22日

沉默的玉米杆的天堂

今年的玉米长得真高,望着它们真是喜乐!它们的耳朵挂满丝一样的须子,头在高出地面 12 到 15 英尺的地方频频致意。你从初学院出来,穿过墙门,翻过脚手架,来到这个沉默的长满玉米杆的绿色天堂。我感受到印第安人很可能感受到的喜乐和敬虔,以及感恩的必要。一个人怎能不感到这些呢——因此,我爱玛雅人和印加人,因为他们也许是最有人性的人类,是最荣耀这片陆地的人。

无宗教的心是不真实的心,是行尸走肉,永远都心不在焉,无法看见地上生长的万物并为它们高兴,他们唯一知道的是价格、数字和统计数据。在一个数字的世界里,你没有宗教,除非数字本身在天文和音乐里被赋予人格。但,它们一定与季节、收成有关,与新石器人的快乐有关,这些人几千年来都是安静的、充满人性的。

1963年7月26日

IV. 346

7月23日

向加美乐山圣母的祷告

在哈瓦那,我在镜子里对你说了什么?

自轮船离岸,你难道不是我见过的最后一个人么?你站在你的塔上背对着海,脸望着学校。

我从未忘记你。如今,你对我比从前我沿着街道吟诵时更重要。我想我领受了它们,而不是记住了它们。更重要的是,我接受了你,你既是我所知道也是我所不知道的,是我爱的也是我不够爱的。

祷告是你带来的——它是你给我们的礼物,不是你对我们的要求。要是我能祷告多好——而现在我能够祷告并且在祷告。你教我去那没有言语没有名字的国度,教我在边界的这一边祷告,在树林这里。

我需要你的引领。我需要被你拨动心弦。我需要你的祷告洁净我的灵魂。我需要你坚固我的意志。我需要你拯救并改变这个世界。我为所有在苦难、牢狱、危急、忧愁里的人需要你。我为所有疯狂的人需要人。我需要你医病的双手永远在我的生命里做工。我需要你将我变成你的儿子,一个医治者,一个安慰者,一个救世者。我需要你为死去的人命名。我需要你帮助临死的人渡过他们各自的河。我为自己需要你,无论是生是死。我需要做你的隐修士,你的儿子。这是一定的。

1956年7月17日

III, 46—47

7月24日

不憎恨任何人

我在读卡尔·赖雷关于恩典的文章,至少翻阅了所有可获得的译本,我并没有时间与德文作战。它们十分清晰,易懂。有时,我很纳闷为什么赖雷被认为如此危险。或许因为他太清晰了,从不用那些繁缛艰深不知所云的专名术语。一句话:一个易读懂的神学家是危险的。

他说,基督徒的一个重大责任,特别是现在,是不憎恨任何人,并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基督的门徒。这说得多么好!他还说,向别人发怒并诅咒他们(尤其是诅咒整个阶级,种族,民族)标志着没有去除软弱,没有被基督的血封印,因此仍是十字架的陌生人。

1963年7月22日

IV. 342

7月25日

为“文明的”鹤鹑祷告

早晨下了场大雨,经过一个闷热潮湿的下午后,晚饭时又降了一场猛烈的雷雨。风把我的台灯灯泡吹灭了。吃过晚饭,雨也停了,大约入睡时分,我走了出去。门口的小路上有5只湿乎乎满身污泥的小鹤鹑在到处啄食,非常乖巧。它们一定来自弟兄们在钢架厂房那儿的托儿所。看上去它们还没有为树林里的生活做好准备:它们更喜欢通向草地的路,因为草可以掩护它们;对人类没有丝毫不信任,遇到人不会跑远,只是从我脚边绕开,如果我去摸它们,就跳开。现在,它们正在某处湿地上。这里到处是狐狸,更不用说那些不管是不是时候看到会动的活物就会弹射的孩子了!我为这些鹤鹑感到悲哀!但那里也有大约12个一群的野鹤鹑,它们经热心的母亲训练,总是能把我从那些小家伙们在门旁杂草丛里的藏身之所引开,使我沿着玫瑰的篱笆行走。

(我听见一只成年鹤鹑在田里吹起了口哨。或许是那个母亲收获了5只“文明的”小鹤鹑。希望她能告诉它们关于人的一两个事!)

1968年7月17日

VII. 146—147

7月26日

真正的要领

我被拉玛那·玛哈希深深感动了,不只被他的生命(对此我只知道大概),还包括他的教义——传统的不二一元论——又或者,他的体验。无论教义的阐述有何不足,一些哲学概念有何误导,他始终坚持一种最基本的体验:神是最终的“我”,是一切自我的自我!这也正是基督教在恩惠、救赎、道成肉身、三位一体的教义中并通过这些教义所要表达的根本。凭藉恩典人成为神儿子中的儿子,以他为父,藉着他结为一体——不是靠天性而是靠他的恩赐。玛哈希的体验唤醒了我们,使我们意识到这个事实真正的深刻性,以及从它而来的爱。在这方面,现今基督教的大部分写作和训诲多么无力,多么迷茫,离真正的目标多么远!有语言、有教义,却缺少领悟。也许,玛哈希并没有一个完善的教义,可他却有真正的领悟。

1964年7月23日

V. 130—131

7月27日

面对死亡

我的孤独满足即将到来的死亡设立的标准吗？不，恐怕没有。那种最私密、最孤立、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情形无法被分享和描述。我不能期待它成为可以分析和分享的经验。它无法被理解被领受。（预先的“理解”和“默观”只是一种欺骗。）但孤独的生活应当分有死亡的严肃和不可言传性。又或者，真是这样吗？那是一个太严格太绝对的理想吗？二者如影随形。孤独不是死，它是生。它的目的不是虽生犹死，而是生命的充实圆满。而圆满来自诚实、正确地面对死亡，无忧无虑地接受它，即带着神里面的信心和托付去接受它，不凭任何社会的义，不依赖被人理解被人认可的成就。不幸的是，孤独里的我尽管努力挣扎、否认（有时通过声明），可在情感上仍十分依赖他人的接受和认可。

最大的“安慰”（一种合理的安慰，并非逃避）只有在诗篇里才能找到，它在神的注视下面对真实本来的死，教会我们如何面对死亡。它使我们与所有看见死亡并接受它的人瞬间连在一起，融为一体。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正是从《诗篇》二十一篇开始祷告。

1965年7月5日

V. 264—265

7月28日

进入我生命的学校

在晚祷和晨思时,意识到我的整个生命是一次寻找真相的搏斗(至少,我希望如此),并且这个真相已经被赐给我,只有在我自己真实的生命里通过完全的服从和接受才能找到。不能靠挫败,被动的屈从,也不能靠对恶与虚伪的麻木(虽然不可避免),只能靠最深处的自我对神的旨意“创造性的”服从,这个旨意不在别处,就在我的自我与生命中运行。事实上,我最深处的自我就存在于神里面,将他作为“道”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作为神之子的深刻涵义。

我将渐渐超越我所属的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局限,而同时也将完全接受我自己在历史中转瞬即逝的存在。

必须超脱所有体系,对它们没有敌意,只有洞察和怜悯。要成为真正的“天主教徒”就要能进入每个人的急难和喜乐,向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人。

1961年7月31日

IV. 146

7月29日

在顺服里警醒

主日的早晨有着特别的平安和祝福,尽管隐修院所有的早晨都同样宁静,都有同样的鸟在歌唱,可今天因为夜里暴风雨的洗礼,有着更大的平安。

越来越意识到我对自我与生命的理解一直以来多么不够。我想要的远非眼睛能见,我知道这将多么难。虽然孤独里无疑存在着危险,但我比以往更真切地领悟到孤独对我而言就是面对道,面对神,面对圆满真实的唯一性,面对那些最真实的东西。(团体里当然也有真实的事物,但当我置身其中,就会感到真实慢慢地被窒息被言语取代。)我的工作和教会的工作是:唤醒我自己与别人里面的真实感,使人服从圣洁的他,拒绝虚假和奴役,摒弃骄傲、自大和华而不实的理想主义。糟糕的是我们的社会,它假装爱真理,事实上却厌弃真道,被铺天盖地令人窒息的宣传所蛊惑,使自己相信想要的一切。这是一个迷惑、狂热、愚昧的社会。它将受到审判——而人能对此说什么呢?假装完美是徒劳的,因为就我所知,无人被“派遣”带来先知的消息。我尤其不是。

1965年7月18、19日

V. 271-272

7月30日

夜晚的默想

伟夜的道：你看见树林了吗？你听闻过它们的寂寞吗？你看见它们的秘密了吗？你记得它们的孤独吗？你看见我的灵魂像蜡一样开始融化吗？

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

你记得小溪那儿吗？你记得秋天火车经过山谷时葡萄山的山顶吗？你记得麦金迪的山谷吗？你记得汉坎浦的后面树木稀疏的山坡吗？你知道我们春天种的小白杨长成什么样了吗？你注意到我在树上刻了记号的山谷吗？

没有一片树叶不在你的挂念里，没有一声呼求发出前不被你听见，没有一滴页岩里的水不是被你的智慧掩藏，没有一处隐蔽的泉眼不是被你隐蔽，没有一个与孤零零的房屋相伴的山谷不是来自你的设计，没有一个为整片树林而存在的人不是由你所造。

沉默比回答承载着更大的安慰。永恒就在此刻，就在手掌中。永恒是那火种，它突然生根冲破网罗，使我的心不再是深渊。

1952年7月4日

II. 487

7月31日

你没有遇见话语

时间与永恒达成了默契。阴翳服事你。百兽逝去前向你歌唱。坚固的山将如破旧的衣服一样被丢弃。万物变化、死灭、消失。问题来了，扮出真实的样子，随后也消失了。此时此刻，我将停止发问，沉默是我的回答。这个世界，这个被你的爱所造，被热扭曲，常常被我的心曲解的世界，将不再干扰我们的谈话。

隔绝的心假装调和彼此的语言。灵魂的结合在概念上只是一个幻觉。周游的思想从外界带回关于你的报道——其实，那只是我与你的对白，它借着这个世界说出来，最终在时间之流里成为与我自己的对话。与你一起没有对白，除非你挑选一座山用云环绕它，把你的话印在火里，印在摩西心上。在石匣上，你交给摩西的雷电的果实，如今更完全地诞生在我们灵里，跟我们生命的呼吸一样安静。

你，在我的心房里熟睡，没有遇见话语，而是遭遇了生命里涌现的生命，智慧里涌现的智慧。与你一起，不再有任何对白，任何争辩，任何反抗。你与万物同在！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他们在他们里面，他们在我里面：一无所有里的一无所有，客观里的客观，虚空里的虚空，自由里的自由。我独自一人。你独自一人。父与我是一体。

1952年7月4日

II. 487—488

8月1日

白热、危险的临在

虔诚的菲利安神父建议说,当我们困在一篇经文里无法搞懂时,应当转向“神圣的作者”,即,默想那个作为神的器皿写出这部经的人,无论他是谁。这个建议吸引了我,因为我对圣经作者始终怀着深挚而纷乱的感情。我对他们,比起对我知晓的任何作者都感到亲近。以赛亚、约伯、摩西、大卫、马可、路加、约翰全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他们一直与我有关。他们照看着我,这些最诚实的人,属于中世纪大教堂的正面。他们关心我,希望我明白神叫他们写下的一切,他们一直用热切的祷告包围着我,爱我、保护我。

他们比真实地活在世上的大多数人更像我的世界的人。有时,我“看见”他们,比看见一起生活的修士更真切。我熟悉先知与传道者被灼烧的脸,它们被圣灵白热、危险的临在所改变。他们一边望着神一边进入火炉,炽热天使飞下来,用火洁净他们的唇。他们是严肃、可畏、圣洁的人,对笔下神的启示心存谦卑。他们是我的父亲。他们是《七重山》最末一句所说的“被焚烧的人”。我越来越被他们笔下天国的异象所吸引,意识到除了在他们和圣传里面默示的真相,追求地上的任何东西都是徒劳的。这个真相是教会的宝藏,钥匙就在她手中。

1949年8月26日

II. 362

8月2日

我们做人的喜乐

我最不同意卡尔·巴特派的一点是“自然神学”。人的受造本身是启示的开始。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并向人显现，人因此成为他对人所说的话。人的受造本身即代表与他结合的使命，并且，若人一直诚实纯全，人的生命和周围的世界必定会诉说他，诉说人的呼唤。

我作为人的喜乐啊！我是一个人这个事实，在神学上是真实的也是奥秘的。神在基督里成为人。通过成为与我一样的人，他把自己与我连在一起，使我成为他的显现，因此，我现在必须显明他，我作为真人的存在本身依赖于此，藉着自由我顺从他的光，使他能在我心里显明。首先将看到这个启示的是我的自我。我是他在我身上的使命，以及藉着我在所有人身上的使命。若我厌弃或惧怕我的所是——人，如何能看见他接受他呢？若我憎恨别人里面的人性，如何能爱我的所是——人呢？

我的人类身份这个事实应当带来永久的喜乐。造物主在我里面放置了喜乐是为了使我的心敞开，好使我复原，是为了教我品尝救赎和复原的初果。做人的喜乐如此纯洁，以至于那些对基督教一知半解的人可能并不把这个当作做人的喜乐，而当作做一个天使或别的什么的喜乐。但神并没有成为天使，他成为了人。

1965年8月12、13日

V. 279—280

8月3日

“成全之路”

1. 如一些属灵的作者所说,神是我们的目的,而为了达到目的,我们必须首先达到完善,因此实际上,我们的目标是成全,可以这么说吗?

2. 而且,成全只有通过单纯关心那些被清楚划分的并从“现世之物”中分离出来的“属灵的事”来获得吗?

3. 而且,我们要把这些“属灵的事”,看作现实中一套实现为神所有的必要手段吗(当然,要凭藉恩典)?

4. 若是这样,那么为了迅速地获得成全,我们应当勤勉地致力于这些手段的应用吗?

所有这些论述也许都正确,尽管3和4容易招致危险的误解,而另两个已经招来诸多曲解。但归根结底——假设任何一个论断都没有错误——灵的生命仍然与那完全不同!

因为当我们找到神,或者说,当神拥有我们时,我们是完全的。在某种意义上,从我们寻求他的时刻起,他就已经找到了我们。从他找到我们的时刻起,一切就已蒙福成为“属灵的”,甚至包括那些物质的事,比如吃饭。

最后,福音书怎么说?要跟从基督。这才是属灵的生命与成全之路。

1956年8月28日

III. 4

8月4日

赞美神：唯一的大事

任何时候这么说都轻而易举且能给人安慰：“我做的这事被所有人认为是获得成全和属神的必要手段。”但我所感到的平安与安慰一定与成全或属神有关吗？难道没有可能是最大的一种幻想吗？一种以大多数意见为权威的妥协——“他们说”。我们的良心真是软弱！我们屈服了，闭上了眼睛。我们依从“他们”。我们平安了。“他们说”这就是成全。

再简明一点，我要说的是那种奋力冲出自我抵达神，在晦暗和考验里打倒幻影的祷告。

最大的事也是唯一的事，是崇拜和赞美神。

寻觅他就是去崇拜他，承认他是唯一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

我们必须为他的真相放下自己的生命。我们必须为神忠实的应许作见证。

我们必须全心相信我们的父赐给我们应许我们的一切。

我们必须放下一切，回应他的呼召、他的恩典。当我们做到这些，才可以谈论成全。但当我们做到时，已不再需要谈论成全。

1956年8月28、29日

III. 75—76

8月5日

此刻的节日

现在紧紧攫住了我。这是灵的生命最显著的成长——再没有更显著的了。其余的如其当然那样黯淡无光。我一点一点老去。只有现在是真实的,除此之外都不真实。意见、解释、公式都是不真实的。我也一样。除此之外都不真实。猪在尖叫。蝴蝶在蓝天下在柴屋的尽头起舞。圆锯立在外头,上面盖着破帆布。树木在阳光下一片鲜绿(昨天很多雨的缘故)。小朵小朵的云,漂浮在静谧的树林上空,无法形容的美与静谧与流畅。这是怎样的庆典!光、宁静、荣耀!我坐在稻草里,这是我的节日。

1958年8月25日

III. 214—215

8月6日

平凡的工作带来的祝福

凉爽的清晨,隐修院后身的松树底下,午前经带来的祝福。锯木、锄草、扫除、洗碗带来的祝福。此时此刻安静、专注、活跃的默想带来的祝福。神的显现与引领带来的祝福。我清楚地意识到信心与忠诚的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救赎了我,在这个蒙福的地方标记着我与他立的约。愿我永不辜负他的恩典,他的怜悯。

爱任纽的一段极精彩的话(《反异端》,4.39):

若你是神的作品,那么耐心地等待雕刻你的工匠的手,他将在合适的时间造出万物……给他一颗纯洁柔软的心,仔细观察这个工匠在你里面塑造的形状……以免在困苦中丢失了他手指的痕迹。守护这种顺从,你将升至完全……这么做才当得起神的恩慈;欢迎它在你里面成就是人类的天性。因此,你若把你的一切交给他,相信他顺服他,你将看见他的巧工,将成为神完美的作品。

1965年8月25、26日

V. 284—285

8月7日

放下一切自我形象

昨天在树林里退省,真是愉快的一天。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关于疯子圣西门的部分。某些东西引起我的共鸣:对于圣伯纳德的观念“托付”,以及那个他可能拒绝的东西,我有了一些奇特的理解。但我的问题根源仍在于对孤独的恐惧——对假想的孤独、对被弃的恐惧,而与此同时,这恰又是我的期待!我应当更勇敢更真实,这正是我需要的,人们将对我不里面的真实充满诧异。我想这也是使命对我的要求。

在我们这个疯狂、危险的世界,迫切地需要给神圣的“荒谬行为”保留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这即使不是唯一的回应,也是最重要的回应。

明显狂放不羁的回应往往是神圣的安排,是他放在我们这里的批评。我没有我需要的那样狂放不羁;这也许是对我们在此地愚蠢、误入歧途的“圣洁”的一个回应。

当我完全放下“做一个修道士”的自我意识时,我真正成了一个修道士。在这点上,我想很久以前我就放下了,现在我面对的恐惧是同样地“放下”做一个基督徒,一个作家甚至做我自己的意识。

通过努力维持你在别人心中无意识地塑造的自我形象来成为“你自己”,是多么疯狂的事!若有必要最好毁弃这个形象。但,是否毁弃它其实也无关紧要,或者无须看得紧要。

1965年8月20日

III. 214

8月8日

露出你真实的脸

隐修的生活：此刻，它真实地展现在我面前，威严、美妙，我知道我自己根本没有力量抓住它。我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穷乏，最重要的是意识到在我心底除了美好的渴望，我竟还允许那么多过错同时存在。这些意识都很好。我真高兴，我在恩典面前浑身颤抖，适时地醒来目睹它伟大的尊荣。一直以来，我只是在游戏，而隐修的生活绝不允许只是游戏。与所有关于它的说法相反，我看不到真正的隐修生活如何能容忍幻想与自我欺骗。对我而言，孤独撕毁了一切面具一切伪装。它不容忍谎言。除了清楚直白的肯定，一切都标记着森林的静默，并接受它的审判。“让你的言语变成‘是！是！’”

需要祷告——需要坚实的神学食粮，需要圣经，需要修道的传统。不需要实验主义或业余的哲学知识。需要完全靠我们的属灵关系，任何对这种关系的偏离都将被视作错误、荒谬的。这种需要多么真实！它是我必须永远为之努力的真相，而不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它不能被三心二意地丢弃。在这儿，心不在焉是致命的——它将无情地把人抛入深渊。但也不必过分专注，只要“在场”就可以。除此之外，对于要做的工作必须认真严肃——通过阅读、默想、学习、赞美、劳动，以及禁食，等等，照顾好伊甸园！最重要的是盼望，不是愚蠢、松懈、怠惰的自怜——它是厌烦与心不在焉的派生物。

1965年8月10日

V. 277—278

8月9日

真正自由的冥想

昨天,我在去修道院做弥撒的路上,看到整个社区,或者说一大群人,正聚在夏末的蓝天下收割马铃薯,我想起这个季节集体劳作的美——想起12年前我和学生们一起割烟草时的欢乐与兄弟之情。或是想起了在我的初学院里收小麦!现在,这些活都由机器做了,几乎没有真正的户外集体劳动。不管怎样,看到他们在那儿我感到孤单。

这是一个美丽、凉快、没有云的下午和夜晚。晚饭后,我来到隐修院围墙的大门外诵读了一些诗篇,望着山峦冷绿色的轮廓默想了一小会儿。它是那么生动(本当如此),它使我意识到过去的这些天我一直危险地把自己系在一个错觉上——把隐修院和隐修院里的我看得过于重要——把我自己与这个愚蠢的小村舍连在一起,仿佛我的整个生命都束缚在它上面。多么荒谬啊!望着这些山,找回真正自由的默想吧(顺便提一句,我在隐修院也有很多这样的默想)。我意识到重要的不是房子,不是隐士的形象,而是我自己以及我做为神的孩子的身份。这些本应当是把我们与他连在一起的媒介,但很多时候它们很容易变成绊脚石挡住我们的路。能明白就好。我决心不再用任何蠢事愚弄自己了。

1965年8月28日

V. 286—287

8月10日

唯一重要的

我首要的使命是做我自己,跟随神的恩典,不管是在隐修生活还是别的事上,都不让自己沦为那些白痴意见的俘虏。重要的不是灵性、不是宗教、不是成全、不是这个或那个成功或失败,重要的只有圣洁里的自由,其余的一切都是全然的愚昧。去年或更早些时候,我是那么频繁地看见它的到来,常常在下午时分,那时我无所系属,无所认同,修道院对于我等同于无地。现在,糟糕的是它变成了一个固定的家。而我是一个无家的人,栓在家上只会令我困扰。但我相信凭着恩典,这不会成为问题,我可以把这里当作墙上的一个洞穴,而整面墙都“不属于我”。但我必须承认这里充斥了大量的书籍和无意义的事。在这儿,禁食十分重要。一直以来,简化餐饭对我帮助很大,我只是煮点米饭和麦乳等等,在天冷的时候吃起来并不差。

我厌倦了一切欲望。愿我被带往真正的自由!!

1965年8月28日

V. 287

8月11日

你需要什么？

我需要什么？难于回答的问题。

我所需要的超出我的理解力。我若把它叫做孤独，我错了。是沉默，一种原始的生活。

如果尽我所能去解释我内心的渴望，只能说我需要的是去一个原始的地方，在原始人中间生活，死在那儿。这既是出去也是“回归”，一次去往从未去过也从未想去之处的旅行，一次在道的引领下离开现有一切的旅行。而且我感到，如果不这么做，我灵里的生命就到了尽头。不幸的是，这种莫名的驱动力并不被神学家和导师们承认。当然它是“本性”，但它里面就没有恩典吗？我不知道。它是一个焦躁、专横的东西……你可以叫它“无意识的冲动”。

但——你若凭着那种冲动去到墨西哥，你就自由了吗？你难道不是使灵里的自由屈服于盲目的非理性吗？或许那就是问题。（瑟伯的那本关于《纽约客》的书使我感到压迫。文明压迫了我，或者说其中的一切新东西压迫了我。这本书最令人欣慰的是封面上的素描——一只船停靠在曼哈顿的一个码头。关于纽约，唯一的好事是你可以从那儿航行到法国。）

我需要什么？若一定要回答，我愿意像许多今天这样的早晨一样过活。坦白地说，我需要沉默、思想、孤独，在我里面观看并触摸现实，过一种默观的生活。

1959年8月18日

III. 319

8月12日

爱这个世界

我读完了德日进神父的见证《神的境界》，这本书是哈珀送给我的。自然，如他所说，这个世界是要被爱的，也需要拯救。

他所说的“这个世界”指的是这个宇宙，一切都围绕着真理一切都寻求真理。

基督教应当使我们“更人道”——诚挚地关心一切的善，即，关心那些想在这世上成长和那些若没有我们的关心就不能成长的事物。

某种类型的基督教灵修所培养的无情的冷漠是魔鬼的诱惑，它倒空了怜悯、恩慈和嗜好，使心变得刚硬，悖逆，隔绝。

他的关切值得敬佩。他的忿怒“基督徒不再盼望任何事”，也是真的。没有大事。可我们盼望每一个微末琐碎。

我们对世上真正的价值所持的冷漠恰恰证明我们被虚假的价值所吸引。我们也许认为，当我们忘记了基督的再临和世上的天国，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像生意人那样赚钱度日。

那些在错误的意义上爱这个世界的人仅仅为了他们自己而爱它，为了从中榨取更多。那些真正爱它的人在它里面发展它，作工，使光在它里面显明。

1960年8月26日

IV. 36—37

8月13日

美

今天我去了路易斯维尔，在安贫小姐妹会进的餐。这里有某种道德上的美，那也是神圣精神真正的美，无与伦比。女儿们的慈爱显出了真正的美。

和善的女修会会长，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她明朗、脱俗、单纯，没有年龄，像孩子，像母亲，像圣母玛丽亚——似乎没有一个名字能加给她，换句话说，除了神无人知道她的名字。而她比世上所有不真实的人都要真实。

老人们。弹钢琴的老人与跳舞的老人。那个甜美、高贵的黑人妇女曾为格林威尔神父工作。那个老迈、疲惫、肥胖，长着一小簇白胡须的黑人妇女，沉在她的梦里，当有人跟她说话时，她含糊缓慢的回答像从梦里溢出来的一样。还有那个割掉双腿的女人。那个在餐厅讲演的小女孩。那个戴鸭舌帽的女人。以及那对金婚夫妇。

多么甜蜜、美好的人。现在，我有了穷人的祷告，穷人那有力、仁慈、不可战胜的祷告既在我身后也在我里面，它们改变了我的全部生命和我对生命的全部看法。

1960年8月16日

IV. 31—32

8月14日

品味真实

凉快。牛在雾里嘶鸣。冗长却丰盛的晚祷。“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我爱那奇妙的答唱咏。

一个17世纪的迦密人曾就历史评价的标准问题攻击冉·马比荣，一位法国的本笃会修士。马比荣声称长期熟知规章和手稿使一个人具有某种类似直觉的“品味”，可以发现谎言和虚伪。而这位批评者认为，这是纯粹的主观主义，他所诉诸的“客观”是被普遍接受的范式的客观。一直被视作真实的就是真实的，因为那是教会的传统和神的作品。有时诉诸“律法”也是如此。

但谁能保证他已经养成了对真相正确、“本能的”品味？因此，现成的意见不能被漠视，但也不应盲目地将之视作最终裁决。

胡枝子的篱笆是我们10或15年前种的，现在开出了娇嫩的、石南似的紫花，蜜蜂在它们中间忙碌着。在这样一个全然美妙，因为追求爱而显圣容的时刻，需要在一切事上完全信任他，毫无保留，甚至在几乎什么也不明白的时候。

1963年8月15、16日

V. 9

8月15日

一个俄国人的灵魂

索洛维耶夫：“真实的重要性当然不存在于真实本身里面，而在我们之中，在我们的前后矛盾中。通过不把真实坚持到底，我们对它作了限定，并且任何对真实的限定都为虚假提供了空间。”“不信神是疯狂，而只是片面地相信他是更大的疯狂。”

他说，实际上，真实中的一致性意味着努力以纯全的希望实现我们“积极的自由”，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神里面拥有“全部的内涵、生命的充实，这些不是异想，而是现实”。并且，正是在批评“前后矛盾”的基础上他建立起对天主教的指控——“在逻辑上，它没有自始至终贯彻它的信。”他又补充道，现代物质主义，正努力克服天主教的传统（在索洛维耶夫看来，这个努力终将成功），它是过去不完全的灵性与将来新的、更完全的灵性即“神人合一性”之间的过渡阶段。

在这中间，真正实践我的隐修生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956年8月7日

III. 63

8月16日

在平安的孤独里

今天早晨,灰暗、凉爽、平安。终于实现了整日住在树林里的生活,它是正当合理的,因为它来自圣洁,是圣洁的作品。可说的真多!我瞬间感到巨大的放松,暧昧不清的重负卸下了,我无忧无虑,没有了在工作 and 使命间被撕扯的焦灼……仿佛我的整个生命是一次感恩。愉快的默想和长时间研读爱任纽——温格伦的著作《人与道成肉身》里的爱任纽——使我平静下来,不再那么饥渴。猎人们出外打松鼠了(好像还有松鼠剩下来似的!),树木全部随着游击战噼啪作响。即使是这个白痴的仪式也并没有使我失去耐心。他们以他们的方式爱着树林,我只希望这个方式能少一些破坏,少一点谎言。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诗篇八十篇是我在永不败落的《诗篇》里的位置,毫无疑问,孤独给《诗篇》带来了不同的视野,确切地说,是因为孤独里的人尤为需要光和养料。

我在真正的孤独里度过的这5天是一个启示,无论我对它有什么疑问都已有了答案。我再一次明白了这样的生活是我一直盼望一直寻求也将永远寻求的。一种平安、沉默、有目标、有意义的生活。它不总是一帆风顺,它需要蒙祝福的、有益的努力——即使一点点努力也将大有益处。关于它的一切都是有回报的。

1965年8月21、25日

V. 283

8月17日

在这里,在此刻

下午,我带着《箴言》,实际上是带着整本《圣经》来到旧马棚。我在干草仓里转悠,那儿的屋顶上有一个大洞。一块腐烂的地板在我脚下脱落了,我差点掉进去。后来,我坐下来,望着山和灰色的云,读不进任何东西。苍蝇越来越多,于是我穿过光秃秃的牧场,在围墙边一个废浴缸沿上坐下来,那是给马作饮水槽用的,一根水管穿过墙壁,水从树林里的某处泉眼流到浴缸里。我在那儿也读不了东西,只是听着清澈的泉水流过,望着前面荒山上的马舍废墟,心里被幸福和默想占满。

不久,两只母马和两只小马过来看我了,还喝了水。马驹们有着孩子一样大而凝重的眼睛,十分谦卑、十分愚笨,比我想象的还要顺服。它们走过来,用柔软的口鼻向我示意,我跟它们交谈了一会儿。

过些时候,我又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比如陷阱里的一只死负鼠和在它背上摇曳的一只金色蝴蝶。围墙的西南角有很多罗得岛红鸟。当我为神职授任典礼做静修时,我匆忙跑过去为它们搭了窝。

1949年8月30日

II. 363

8月18日

我的使命、我的祝福

仅仅记下一段经文里那些可传达的意思并不能穷尽这段经文的真正意义或价值。从神口里来的每个词都是养料，用永生喂养我们的灵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中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圣经》里到处是门和窗，朝着永生洞开——《圣经》最有力的交流是根植语，即种在我们灵魂深处奥秘、无法言传的默观的种子。它通过与永活的道结成直接当下不可言传的联系而被唤醒，使我们在圣灵里在真理里崇拜他。藉着读经我被更新，我周围的一切仿佛也随之更新了。天空更蓝，更纯净，树木更绿，光更尖锐地勾勒出树林的轮廓，山以及全世界都充满圣洁的韵律，我感到脚下的土地生出火、生出音乐。

熙笃会使命的祝福藉着《圣经》浇灌在我身上，我又一次活在圣伯纳德的血统中。我发现，我若更深地进入《圣经》，一切去往其他修会的诱惑都将失去意义，因为默观在信心里，不在地图上；你只能在《圣经》里挖掘，飘洋过海是找不到的。

1949年8月8日

II. 349—350

8月19日

品尝并理解

我要时刻以惊奇的心记住我很满足,即使一切都还没有成就。我什么都不缺。他在一切事上使我饱足。智慧=品尝善(圣伯纳德)。去了解 and 品尝这奥秘的善吧,它就在眼前,却不被那些焦躁不安,不知饱足,抱怨,无法理解它的人所知。此刻的善——实相——神。品尝并理解。

每当人遇到新意见,总会轻而易举地说“它全在圣伯纳德里”。而这非常可疑,比如,弗洛伊德是否“全在圣伯纳德里”?但,埃玛纽尔·穆尼埃的“人格主义”在本质上确实可以归根于圣伯纳德。因此,阅读并理解穆尼埃对精神阅读是十分有益的,它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圣伯纳德,而且有助于我们应用他。我们在我们的个人主义里瘫痪了,使一切驶向贫瘠的自我孤立(自我中心),并在名义上将之称作来自默观的呼唤。而把默观的生活建立在杜绝交流的基础上是多么大的灾难啊!这就是为什么特拉伯修道院总是那么嘈杂。地狱般的喋喋不休与喧闹,机器不停的咆哮,从心烦意乱的默观者手中掉在地上破碎的东西——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以一切力量憎恨沉默,因为若以错误的动机寻求它,它必损毁我们的生活。而尽管如此,沉默仍是我们的生命——一种与万物合一,比言语更好交流的沉默!真希望有人能告诉我们如何找到它。

1956年8月20日

III. 70-71

8月20日

要 满 足

(1965年8月20日圣伯纳德日,托马斯·莫顿正式成为全职的隐修士。)

我和迪亚多赫斯一样,相信若我在死去的时刻,完全相信神的怜悯,我将毫无阻碍地穿越边界,凭着信赖与忏悔穿越我那一长列的罪,并把它们永远丢在身后。

我不再怀疑对我神圣的呼召,尽管我不够忠实。我不再怀疑将在我身上成就的旨意,尽管我懦弱、疏懒,尽管我说过许多无意甚至有意的谎言。你已在十字架上洗去了我的罪,甚至在它们未犯之前。使我远离罪恶吧,即使是物质的罪,即使是微小的瑕疵,你知道我常常不能识破它们。

1966年8月20日

III. 70

8月21日

当我们找不到言语

一个又一个早上,我试图读《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它真是太棒了。我无法读它,只是安静地坐着,努力呼吸。

一只黑色的小蜥蜴,拖着金属般的蓝尾巴,正沿着教堂壁龛旁边的黄色墙壁往上爬,壁龛上的圣女小白花,眼睛里透着隐秘、哀怜的目光,像是要把手里的玫瑰送给我。我很高兴被它们分散了注意力,因为现在我能再次呼吸和思考了。

用大的字眼谈论基督是无益的,而我也做不到用孩子的语言谈论他。我陷入了一个几乎无法谈论他的境地。我的所有言语都令我羞愧。

这就是为什么我越来越感谢默想和诗篇。它们的赞美是完美的,它们给了我,教我说它们比我说自己的任何语言都要多。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诗篇》8)。

当我们一同呼喊时,平安很可能会降临,因为你觉得就在某处接受我们唇里发出的赞美被接受了。

1949年8月31日

II. 364

8月22日

实践非暴力

今天我迫切地意识到我绝对需要学习并实践非暴力。到目前为止，我只是把非暴力当作一种思想去“喜欢”，对它表示“赞同”，友好地观望，甚至真诚地赞美。

但我从未充分实践过。我的思想和言语以恶报恶。当我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我就会定敌人的罪，抵制他们，辱骂他们，甚至当面公然(但礼貌)地藐视他们。

我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献身的修道士，这种仅仅把非报复限定在身体上是不够的——甚至，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更大的恶。

同时，浪费在辱骂、批评和憎恶上的精力使我偏离了真正的使命——专注于真理。进而丧失了清晰、丧失了重点，变得混乱，最终心灰意冷。因此一半的时间“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想什么)。

我需要开始学习非暴力。在社会生活中完全、忠实地实践它。最后，通过自己的实践教给别人。若缺少它，隐修生活在我的生命中将会是一个讽刺。

1962年8月21日

IV. 238—239

8月23日

埃玛纽尔·穆尼埃的人格主义

坚韧、诚实的埃玛纽尔·穆尼埃与他的著作《人格主义》，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也许他是我们同时代人中最需要理解和模仿的。他聪明机智、言语苛刻。你不会对他的语言感到舒服，除非你用它来思考，而那并不太容易。因此，他几乎会使每个人感觉不适——假如他们确实在听他讲话。

穆尼埃说(为了说明一个人的意见很可能受交流能力的限制，同时说明个人主义如何阻碍了交流)：“某种本能在我们里面作用，否定或减少我们周围人的人性……有时候最小的接触也能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入致命的毒”(《人格主义》，第18页)。

穆尼埃还说：“人的成长只能通过不断的自我净化来实现，要做到这点不能靠自我关注，相反，要靠自己向他人的敞开。”

1956年8月17、19日

III. 66, 68—69

8月24日

若要拯救你的生命，那么丢了它

灵性的阅读使我们不仅与语言、观念发生交往，而且与真相——爱连在一起。

寻求神就是寻求实相。这不只是从具象到观念的飞跃。内在生活不单单意味着非外在的生活。

早饭时的雷雨。山丘上挂着雾帘，猪在茂密湿润的草地上喋喋不休，香柏树上的一只鸽子。这够一首俳句吗？

诱惑：像布置公寓一样合上一本书——用事物与动作将自己包围，仿佛那是自己的动作。墙上的布拉克，唐代的花瓶，波斯的地毯。毫无疑问，一个熙笃会修士甚至不该知道这些。可一个熙笃会修士在去往纽约的这个时点上，禁不住想起它们。在善与恶之间挣扎，有时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于连·格林一直在问自己，一个小说家能成为圣徒吗？一个小说家能拯救他的灵魂吗？但或许他灵魂的得救，甚至他的成圣，恰恰依赖这个角色。“他若要拯救自己的生命，就要先丢了它。”

1956年8月19日

III. 67—68

8月25日

乞 怜

求你怜悯我。

求你怜悯我的黑暗,我的软弱,我的混乱。怜悯我的不忠,我的懦弱,我的原地绕圈,我的游荡,我的藉口。

我不求别的,只求你的怜悯,在一切事上,永远的怜悯。

我在这里的生命——一丁点固态,大量的炉灰。

一切几乎都是炉灰,最让我自豪的炉灰。也许,我最不关心的就是那一丁点的固体。

求你怜悯我。指引我,使我再次渴望圣洁,归入圣洁,即使在绝望和羞愧里。

我不求清晰、平坦的路,但求走在你的爱里,跟随你的怜悯,信赖你的怜悯。

如果可能,我别无所求,但求被你引领,不必观望和寻觅。因为,寻觅就是找到。

1960年8月2日

IV. 28

8月26日

埃尔雷德弟兄

庄子说：“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释之而不推。不推，谁其比忧！”

周一那天，埃尔雷德弟兄离开了，这是明智的，也是唯一的办法——他在这儿没有受到任何教育，留下来只会陷入混乱。所以，他现在走了，除了圣坛布上的一点酒痕和一小块印度橡皮擦，没有留下任何纪念。他在橡皮上刻了我的名字，这样我可以沾上印泥把名字印在书和其他东西上面。我喜欢这个办法，粗糙、原始、简单。

1960年8月5日

IV. 25

8月27日

在神圣的单纯里幸福的沉船

我从波瑞恩神父的信里抄录了下面的句子——以前我曾提到过这封信。在谈到他那本论三位一体的书——简单、深刻、无所不包——时，他说：

接下来，我书里的氛围自然不再属于我自己。我愿意我的生命永远仰望，在全然的沉默里抓住他的全部内涵。在被光照耀的宁静里，一个人永远经历着幸福的沉船。

我多么喜欢这句话！无论演说多么单纯，也永远不够单纯；不论思想多么单纯，也永远不够单纯；无论爱多么单纯，也永远不够单纯。它们唯一遗漏的是圣洁的单纯，或者说，爱的单纯。

1949年8月12日

II. 353—354

8月28日

我必须过一种新生活

罗曼诺·瓜尔迪尼对“神的眷顾”有许多非常精妙的见解：

比如说，神意并不是我们不得不臣服的命运，而是创造性的行为，它在我们生命中创造出无法被法律常规预见的全新的东西来（或最终没有创造出来）。我们的协作不仅仅体现在服从律法，而且包括向这种创造敞开，神圣的创造必须通过我们自己才能临到我们身上——藉着神的旨意。

这就是我的伟大目标——别的一切暂且搁到一旁。我不想仅仅为了自己并依靠自己创造出一种新生活、一个新世界，我要道在我里面藉着我创造出它们。这一点至关重要，有了它一个人永远不会仅仅成为一个无血无肉的人。

我必须过一种新生活，新的世界必须生成，但那不是靠我的计划我的鼓动。

1958年8月3日

III. 211

8月29日

事件之流

生活不可阻挡地走向危机和神秘。

对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一个人不应太过急切地做出最终裁断。这并不是说对与错不重要，而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每时每刻都想完整、准确地抓住情境的真相，特别是历史或政治长河中一个具体有限的情境，那么他只会自欺欺人。这些判断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拥有稍纵即逝的可能性，并且有时，当我们自认看到了最为重要的东西时，它的意义其实很有限。

因此，从人文和“经济”的角度来看，我死亡的时刻也许是最无意义的。

同时，为了理解，我不能让事件之流停下来。相反，我必须紧随它们，否则我的所思所想只能是自己脑海里的幻影。

比如，这个事件之流：在老会客室，特瑞·菲利普斯用撬棍把灰泥从墙上敲了下来。20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里退省，是四旬期一个月光下的夜晚！那时，我们最年轻的望会生特瑞，甚至还没出生。

1961年8月16、19日

IV. 152—153

8月30日

马塞厄斯弟兄去了

9时经过后,马塞厄斯弟兄坐在唱诗班最前排的褐色椅子上行了傅油礼——病人临终时的圣事。他死于癌症。又一个存在的奥迹。虽然被疾病损耗改变,但他仍是马塞厄斯弟兄,甚至在本质上,比从前更加是马塞厄斯弟兄——因为他的生命被患难时的忍耐与仁慈加冕,此时的他是最终的马塞厄斯弟兄——我相信他再也不知道这些,也看不到自己。他只是经受着,在经受中日子一天天过去。说他以极大的信心接受了圣事听起来多么怪异,当然,这是真的。但若换成说他以真诚和深深的领悟接受了圣事该多么准确啊。这个领悟是我们在他身上所熟悉的,对我们来说就是他本身。

他接受了圣事,作为马塞厄斯弟兄,作为被爱被拣选的人。这是奥迹的真正核心,如此浅显,如此简单。怜悯就在我们中间。

1958年8月25日

III. 215

8月31日

在你的慈爱里让我讨你的喜悦

8月漂亮地收尾了——天空明亮,略微有了点凉意。初学院花园末端的景色很美。那里有棵胡桃树长得不好而且挡住了山谷、树林和山丘,我让杰勒德弟兄把它砍掉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亲手种在那儿的小山毛榉,我得把它移植到别的地方去。

有一些噪音,但不碍事。马路对面的水坝上跑着推土机,水坝是10年前建的,现在已经开裂。新自来水厂响彻着砰砰的声音。我想所有蚊子都是从新水库飞来的,宿舍的蚊子从没像去年这么多。一堆愚蠢的信件。等等等等。

求你随你的美意用慈爱安置我,我的思想,我的行动,使
你的旨意一直藉着我、关乎我、在我身上成就。

——圣安塞姆

1963年8月31日,9月1日

V. 14

9月1日

带着书写纸下炼狱

今天早上,在深蓝的天空下,夏天戛然而止了,我开始了《约伯书》。天已经不暖和,不能在衫树下坐太久。树林被阳光勾勒出细致的轮廓,远处乌鸦的叫声在没有蝉鸣的空气中分外刺耳。《约伯书》让我深深感动了。今年不同以往,它有着某种特别的辛酸。

如今我知道,我写的所有关于受难的诗多么不够:它们什么也没解决,仅仅掩饰了问题。对我而言,写一首真正关于苦难与罪恶的诗仅仅是另一种诱惑下的冲动,因为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它们。

有时,出于反抗,我宁愿停止写作。不管怎样,我希望暂时停止发表,因为目前对我而言完全停止写作不大可能。也许我临死时也会继续写作,甚至会随身带着石棉纸以便在炼狱中接着写作。除非我能奇迹般地胜过我的罪,那样我将不必下到炼狱。

1949年9月1日

II. 364—365

9月2日

因慈悲而透明

现在看来,写作在我的生命中绝不是灵魂成全的障碍,而是成全倚赖的条件。如果我要成为一个圣徒——除此之外我不想成为别的什么——我必须通过在特拉伯修道院里写书来实现。如果我要成为一个圣徒,我不仅必须像所有要成圣的修道士那样做一个修道士,而且必须把我的样子写在纸上。这听起来或许简单,但绝不是一个容易的使命。

要尽我所能做好一个修道士,要坚持我自己,并把它写下来,即完全质朴、诚实地把自己记录在纸上,不隐藏一丝一毫,不混淆任何问题: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自身充斥了幻想和对外在事物的依恋。这些不得不一并放下,但不得有夸大、重复,和无用的强调。做到直白而不枯燥,如同背负一个十字架。虽然不引人注目或痛苦,可它需要一种高过我们自身秉性的诚实。这必须来自圣灵。

这是一种完全的、圣洁的透明:在爱里生活、祷告和写作,完全舍己使自己为众人所有,就像耶稣在弥撒里为众人所有一样。也许这是我的一个极重要的部分——活出弥撒的样子,像每个人手里的圣体一样平凡至极。也许这就是我通往孤独的方式,它是已有方式中最奇特的一种,却是神的话语方式。

1949年9月1日

I. 365—366

9月3日

一位良师的来访

昨天,马克和桃乐西·范·多伦在回伊利诺伊的路上顺便到这儿逗留了一会儿。这点时间足够我们去一趟牛舍,也足够我带马克参观初学院了。

我愉快地看着他站在这些教室里。多么聪慧的人啊!他倚着藏经楼的书架,谈起前一天在汉普顿学院遇见的事。那里的英文教授抱怨他的学生一点也没做好读莎士比亚的准备,但马克说任何人过了18岁就已经做好了读莎士比亚的准备。他们降到世上,有父亲、母亲,他们被爱过,害怕过,憎恨过,也妒忌过……

在牛舍,我们望见圣伯纳德田野的山坡上沿路点燃的山火。马克谈起他对火的痴迷,我也和他分享了我对火的感情。我们得出结论:每个人都爱着火,那些敢于承认的人并不是纵火狂,而是对于火怀着理性的爱。

当我谈起布尔加科夫时,马克引用了《丹特》末尾美妙的句子,他从中见到了基督里人的脸和上帝的脸并且它们是同一张脸。“但要对此做出解释,如同要把一个圆变成正方形一样难。”马克说。

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的两个儿子今年夏天都和犹太人结婚了。我也很高兴。

1957年9月29日

III. 122

9月4日

游 泳

昨晚的梦,在很多地方都美丽、动人——一个僧侣的梦。

我被邀请参加一个聚会。我遇见了几个去聚会的女人,但很隔膜。我独自呆在一个小镇的码头边。一个男人说只要5美元我就可以坐着快艇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我有5美元,而且不只5美元,我有上百美元,还有法郎。我很在意我的牧师袍子。这条快艇只是一艘小帆船,极普通的小帆船,不是什么快艇。它离不了岸,我们从里面推它,才移动了一点点。于是,我在美丽的水里向前游去,真是神奇的水,从它深处走来一个美妙的生命,那是我被赋予的生命,也是我惧怕的生命和力量。我知道潜入这片水底我能发现奇迹般的东西,但潜水对我来说并不合适,于是我朝更远的岸走去,带着来自这片水的力量,永生的力量。

在对岸的凉亭,我到的地方,我起初和狗玩儿了一会儿,接着那个孩子给了我两片涂了黄油的白面包,那是为我的到来准备的。

1961年9月12日

III. 161—162

9月5日

圣洁之美

你们这花这树,你们这山这溪流,你们这田野、牲畜和野鸟,你们这书,你们这诗,你们这些人,我独自默默地在你们中间。有时,那个无端的渴望会到达我的意志深处,试图动摇最深的自我使它远离神,进入你们的爱。我试着触摸你们,用我心中深埋的火,但我若触到你们,必将使你们与我同受玷污。于是,我羞愧,孤单,无助,被一种永不属于我的美包围。

但这种悲哀使我对圣洁的受造之物产生了无言的敬意,因为它们纯洁,完美,属于神,它们是神的镜子,映射出他的美。他映在万物中,就像阳光映在洁净的水里;但我若去饮用水里的光,我只会粉碎这个映像。

因此,在受造物的圣洁之美中间,我独自过着贞洁的生活。我知道我看到听到摸到的一切都不属于我。我为自己荒谬的需要感到羞愧——我曾希望将自己献给它们中任何一个或它们所有,献给美。这种愚蠢,绝望的感情咬噬着我的心。它是无价值的欲望,可我对它无能为力。它藏在我们所有人心里,我们不得不与它共处,耐心地容忍它,直到我们死去进入天堂,在那儿万物将在至高的意义上属于我们。

1949年9月14日

II. 368—369

9月6日

被唤往沉默

你唤我进到沉默里,让我为拥有的沉默感恩,并藉着它渴望更多。

默想不应当是把神拖到我们这里,而应把我们举向他;不应当只是住在他的映像里(仍住在身体里的灵魂在自身中发现的映像),而应从身体里升起,寻求离开此处的生命住到他里面。这是真正的孤独,与其他任何身体或灵魂的孤独有着难以想象的不同。但当我们沉浸在活跃的集体生活中,我们将很难发现它,因为欲望的压力使我们变得沉重,把我们牢牢栓在了地上。

天与地满是荣耀,满是恩慈。一无所是的我被放在此处的静默里,看着这一切,赞美你。

1952年9月3日

III. 15

9月7日

一个明净的下午

在这儿,在树林里,除了神我可以什么也不想,而我也不是常常想他。我意识到他,就像意识到太阳、云朵、蓝天,和瘦削的雪松一样。

完全沉浸在这个单纯、明净、真实的下午里:我指的是圣洁的下午。在这段神圣的时间里,影子越来越长,一只小鸟在香柏树上安静地歌唱,一辆汽车从远处经过,橡树的叶子在风中摇摆。

在夏日高高的天空上,我望着一只秃鹰默默地飞翔。白日在祷告里流过。这儿的孤独印证了我被唤往孤独的呼召。我越深地进入它,越是爱它。有一天,它将完全拥有我,没有人再看见我。

1952年9月15日

III. 16

9月8日

需要新的方向

我相信我有权也有义务尝试一种更纯洁更简单更原始的生活方式。我相信我有权恳请应允这个试验。我将请求、等待，观望发生的一切。一方面，我必须真诚地追求一种更简单、更穷乏、更孤单的生活，完全把自己交出。而另一方面，各种破坏它的因素也同时存在，比如对自由的渴望，从一个愚蠢的辖制下摆脱出来的渴望，旅游的渴望——去往一个更美更原始的国度的渴望。不幸的是，所有的渴望都在，都很强烈。

重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内在生命在我的深处，在一个新方向上真正成长起来。不论为我打开了什么新方向，我的工作都是加紧前进，默想，脱离依附，战胜恐惧，在信心里长进(信心有它自己的孤独)，在我的生命里寻求一种全新的视角和维度；要不顾一切打开新的视野；要渴望它，其余的交托出去。但那必须是真正的渴望，并要为之做工。

1959年9月21、22日

III. 331

9月9日

吸收、消化、怀念

久旱后的大雨。(我想,我的这本日记可能把每次下雨都记载了下来,如此关心雨水和新鲜空气,像要死在沙漠里的人一样。)

忧愁。为罪忧愁。别再默默玩弄这份忧愁。悲痛。哀伤。

重新思考那些不同时代人或不同国籍人的思想是很有意义的。对我来说尤其指的是:当代的拉丁美洲——希腊教父时期——圣山阿索斯——中国的儒家——唐朝——苏格拉底以前的希腊。让人绝望的是我们与这些过去的、遥远的思想深深隔绝,根本谈不上了解。我感到自己对这一切负有责任,我需要体会它们,把它们在我里面结合起来,吸收,消化,“怀念”,成为它们的记忆本。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动手。我将如何领会他们的问题,如何重新阐释他们试图回答的问题?这么做必要吗?明智吗?对我而言,这是爱人类的表示。没有它,我默观的生命徒劳无用。

并且,要与我的同时代人分享这一切。

1960年9月8、9日

IV. 42—43

9月10日

清晰与救赎

我多么需要清晰。我活在全然的黑暗与软弱里，只偶尔吸到一点新鲜空气。光在地窖外。

问题的关键：我自己的骄傲，别人的骄傲，我的修道院的骄傲。当我与别人的骄傲对话，是我的骄傲在讲话。我看到他们的骄傲，却看不到我自己的。

午前经后短暂发作的忿怒，憎恨清晰可见。我意识到如果不能使自己与那个容易动怒、自以为是、气急败坏的人彻底分离，也许有一天一切会像悬崖一样断裂沉入海底。

1948年的耶稣受难日，卡尔·巴特在匈牙利的德布勒森，加尔文派中心时说：

在我们至今记得的温柔里，他成就了地上所有成就中最伟大的。在他自己的人格里，他恢复并重建了被亵渎的神的律法和分崩离析的人类律法。在温柔里，神的恩典显明在他的人格中。这个顺服的人，在平安里与神同在，得神的喜悦，向我们显明。在他的温柔里，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为受造界创造了秩序，使人类因悔改而得救，作为神的孩子获得永生。（《反潮流》）

1960年9月18、23日

IV. 50—51

9月11日

见证鹿性

窗外紫红色的雾。一只公鸡在布恩家那儿啼叫。昨天晚上，月亮升起来时，我看见草地上的一团像火光一样温暖、柔和的红色，是鹿。那时外面还很亮，我戴上双筒望远镜观看她。一会儿出现了一只牡鹿，接着看见了第二只雌鹿，很快又看见一只牡鹿。他们并不害怕，不时地看看我。我望着它们奔跑、吃草，美极了。每时每刻，一切都那么完美，而它们身上的笨拙有时使它们显得更加可爱。最打动我的是：一个人望着眼前奔跑的鹿，相信自己看到的就是石洞壁画作家看到的场景，这些场景我在照片上从未见过。这是一件令人敬畏的事——“灵性”就存在于鹿的奔跑中，它是包含一切、奇妙、永在的“鹿性”。一种默观的本能！平凡至极，司空见惯。这些鹿向我默示了我里面某个至关重要的东西。它超越了我琐碎的日常生活，在我的个性之外。牡鹿颜色更深，接近某种鼠灰色或者说某种温暖的灰棕色，像一只会飞的松鼠。我甚至能感到他们皮毛的柔软，好想摸摸它们。

1965年9月6日

V. 291

9月12日

向我法国故乡的殉道者祷告

藉着你的殉道者的功绩，藉着你的殉道者圣安东尼——在他的家乡我知道了你，虽然孩童时从没进过他的圣殿——藉着你古老的殉道者和他们的伟大功绩，耶和华啊，你将我带到圆满的真实里，带到丰盛的爱里与真实结为一体，带给我拥抱现实忍受现实的坚韧。事实上，这一切是我的喜乐。

殉道者，有一条深邃的绿色的河和一座石灰砌成的桥，大小不一的拱门倒映在河水里。

殉道者，有悬崖和树林，但如我所知，不再有火车。

我向着圣徒的祷告是我最好的祷告，尤其是向着这个圣徒。我的主啊，这个殉道者有一只竖笛，一台留声机，我曾因为把头放到喇叭里而受到责备。耶和华啊，你镇上的人，他们没有变。德国人也许没有来。酒桶、贝雷帽、围裙、在昏暗、腐臭的街道上歌唱的南方口音，静静地走着，缓缓地走着。

耶和华啊，你的殉道者的家乡，像牛车一样行进。

不管仁慈的，不仁慈的，所有人家都飘出同一种烧菜的味道，同一种野兔炖酒的味道。我怎能忘记你的殉道者家乡的人们，在桌旁谈笑？

怎能忘记朗法酒店的那个黑皮肤女孩，她告诉我：“阿诺德·贝内特曾睡在这儿。”

1956年9月2日

III. 79

9月13日

回归世界

在某种意义上,来到隐修院意味着“回归世界”,不是回到城市,而是回到神的世界,回到他的受造物,劳作的穷人中间,与他们建立直接且谦卑的联系。这是真实、有益的。与修道院相比,安迪·布恩住得离我更近。我常常听到他锯木的声音,而不是修道院的机器声。他的公鸡在我的早晨啼叫,他的母牛在我的夜晚低吼。

我没有正式的“地方”——神圣授予的,法律规定的,或用繁文缛节围起来的地方——没有修道院作我的依托。能在这一切之外是赐予我的巨大的祝福。那个地方充满错觉和任意编造的谎言。我的地方是被神所造被他救赎的世界。神存在于这个真实的世界中,而不“仅仅”是困在修道院的一个囚徒。对修道院而言,抛弃那个将自己作为纯洁圣地的神话是至关重要的,这个神话对它真正的“神圣”是一个灾难。奇怪的是,搬离修道院使我陷入了流言。虽然这个境遇被部分理解部分不理解,但最终人们还是带着讶异把这解释成我“离开了修道院”。这是真的。因此,普遍的指责是尽管有理智、恩典和别的一切,但我没有紧紧抓住再也不会赐予我的某个东西——而抓住它仅仅因为社会期望我这样!我的生活是一个有益的丑闻,它再次印证了我真正的使命。现在,我想我的任务是去除神圣与世俗之间最后一丝虚伪的裂痕。

1965年9月11日

V. 293—294

9月14日

现在,为了一点不同的东西

昨天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斯蒂芬·斯彭德的妻子娜塔莎和一个来自港口的女孩玛戈·丹尼斯在开车穿越大陆的途中突然来到了我这儿。他们留下来做了大弥撒,在这儿呆了大半天。起初,我们十分拘谨、严肃地沿着门前的林荫道来回散步,谈禅、弗洛伊德、音乐、十字若望,和心灵的黑夜。而后当我们去圣伯纳德湖时,彼此更熟悉,更愉快了。我们吃了三明治和水果蛋糕,谈了修道院和修道院院长、主教和教皇、尼加拉瓜、墨西哥,还谈了些别的什么。整个过程令人着迷,也许我变得没那么圣洁了。最后,我们去了弗雷德里克湖,在那儿游了泳,这是整个过程中最令人愉快的。玛戈一浸到水里,立刻变成那伊阿德水神一样的生物,在一头湿淋淋的垂发中间露出原始的笑容。我们晒了会儿日光浴,随后她们带着巨大的行李包驶向辛辛那提。

不记得何时我曾这样陶醉过,陶醉在一切之中。当然,它的一个可怕后果就是分心,但我不在乎。当然,我最好要记住将来遇见更多智慧的女人时要十分谨慎。显然,我极其渴望那样的谈话。一切都像它应有的那样——除了游泳是一个不顺服的行为,它也许会被更高的律法审判,也许不会。我把它留给至大的怜悯。

1958年9月6日

III. 326

9月15日

就这样

这是个美丽的日子,安静的太阳照在园丁新手的青铜色油漆上,照在金盏花上,野草上,山上。遍地是蟋蟀。花园里除了风,一只蝴蝶和我的笔,没有别的在动。

在初学院的新教堂里反省的日子好极了,我十分愉快地接受了它的不完美,接受了一切。所需的全部都在这里了。当你接受你的现有,会发现你收到的一切其实已超出所需,你欣喜若狂。我渴望别的东西,因为我害怕满足于现有——我害怕那是可耻的。过去的这几天,我明白了重要的是足够谦卑地承认我对现在这样很满足。

1958年9月7日

III. 216

9月16日

一个孩子和他的糖果

我对美国的无知和权力充满恐惧。而事实是它已经非常迅速地成为地球表面最腐朽的社会之一。一个大的、死的、包着糖衣的孩子的身体。不，还没有死，它充满巨大的、无法掌控的权力。疯狂。

倘若有人不能很快理解美国，并把他的一些理解告诉给美国，结果会很可怕。美国把原子弹赠予世界绝非偶然。

一个幼稚、规模化、放纵和堕落的混合体，伴有痉挛性发作的内疚感，崇拜权力，自我仇恨，好斗，粗野，冷漠，过度兴奋和狂躁，词不达意却渴望普受欢迎。你需要看医生，大叔！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恼怒了，因为他们知道美国认为他们是嫉妒，为自己不想要却为之着迷的东西而嫉妒。他们恼怒这样愚蠢的国家竟然成为世上一时的王，恼怒他们错过了一个伟大的机会——所有人，包括美国自己在内都认为这不可饶恕。但使美国退缩的是那个叫做良知的发育不全的器官，它痉挛性地发作了。而不幸的是这是一个未充分教化的良知，一个10岁小男孩的良知，他尚不确定父母的标准是什么——不知道应允或不应允从哪里来。

1961年9月9日

IV. 160—161

9月17日

发现美国

上次我到城里,为要把某个东西送到通用电器的器械园。我们来到这个巨大的地方,但走错了方向,不得不绕着它开上几英里。四面环绕着大片的空地,什么也没有,甚至没有标示着“通用电器的地产,禁止穿越”的藪。巨大的建筑物绵延不绝,屹立在他们自己的荒地中央。我们被门卫拦住,在正确的门口签字进去后,立刻迷失在建筑物之间迷宫一样空荡荡的街道里。最后终于走对了。而最使我震惊的是这里巨大的肃穆,这让我最终发现了究竟什么是美国严肃对待的东西。不是教堂,不是图书馆,也不是电影,而是这个! 冰箱、洗衣机、录音机以及灯具的制造。这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美国。

1958年9月26日

III. 218—219

9月18日

爱是我们的尺度

衡量我们身份、我们生命(二者是一回事)的尺度,是我们对道的爱有多少。我们越是爱世俗的东西,名誉,地位,享乐,安逸,和成功,我们对道的爱越少。我们的生命挥霍在毫无价值的东西上,我们渴望占有物质,渴望完成计划达成自己的意愿,并竭力生活在这些物质与计划中间,最后沉溺、死在里面。当我们将要死去,我们发现自己所有的爱(即我们的生命)都已浪费在虚无的东西上,我们只剩下虚无,只剩下死亡。但那时,大多数人,藉着纯洁的生命与完全的爱发出夺目的光,看见虚无、死亡的可憎。而我们若爱他,在他里面丢弃自己,我们就将在他里面找回自己,永远活在喜乐里。

而患难使我们远离虚无,远离那些耗尽我们生命的东西。因此,患难给了我们生命,我们爱它,不是出于对死亡的爱,而是出于对生命的爱。

那么,让我从那些涣散、徒劳的事上收回所有的爱吧——包括作为一个作家希望被阅读被赞美的渴望,希望成为一位成功的教师被学生赞美的渴望,或希望在一个美丽的地方过安逸生活的渴望——让我把爱全放在你里面,让它们在那里生根存活,而不是被虚掷。

那种爱并非抽象的善:它必须意味着对他们苦难的分担。

1941年9月3日

I. 398—399

9月19日

人类无限的美

在那堆等待阅读的东西中间,我今天挑了雅克·马里坦于1964年12月就使命问题致耶稣小弟兄会的信件油印本来读。

雅克强调基督徒之爱的“微小信号”,这种爱无论发出还是接受都没有经过特殊、缜密的意识,它来自一种先天的默观的爱,是这种爱无意识中散发出的人性“光环”。一个人怎能担负起这些呢?其根本在于这种在世界之中并面向世界而“存在”的观念:“不再有墙壁,只有对他人的不断净化的爱,对这种爱的需求保护或庇护了他们对爱的默观。”

这种纯粹内在的行为十分重要(默观者并非无所事事)。它为无比深刻地理解他人的苦难提供了基础。

“落在幽暗的肉身里的人类,与天堂里放出荣光的圣徒一样神秘。在他里面有取之不尽的宝藏,有无比甜蜜、无比美丽的星辰,而这一切需要识认,它们常常躲开我们徒劳的关注。爱提供了一种补救。你必须克服这种徒劳无功,认真地识认他人生命中携带的数不清的宇宙。这就是默观的爱,与它的甜蜜。

1966年9月20日

VI. 137—138

9月20日

爱最好用行动表明

昨天,收到艾瑟·肯尼迪的便条后,我在回复里明确地表示反对继续进行核试验。至少这是我能做的。而就整体道德而言,这里仍存在着令人十分不满、十分虚假的东西。一种意见认为,采取个人性的“立场”十分重要。这仿佛是说单凭姿态和声明,一个人就能使良心满足;仿佛一个人良心的满足(重点在满足)是很大一件事,它甚至可以替代责任与爱。

毛泽东说,直到革命胜利才会有爱。在这句话里存在着一条真理。而那正是我所缺少的。

孔子言:“君子不器。”他比我们修道士更智慧。

1961年9月5日

IV. 158

9月21日

轻微异议的表示

“为什么,在那个充满恐惧的世界里,除了轻微异议的表示都是可以忍受的?”E·M·福斯特在谈到他对早期,即一战时期T·S·艾略特的满意时说。

我们今天倾向于认为群众的抗议是唯一有价值的。但群众同样受操纵被伪造,它是虚假的。真正的异议仍是个人性的。至少,这是我的观点。在我看来,更理智更高贵的是持E·M·福斯特这样的看法,而不是与被操纵的群体结盟。但在群体看来,那样似乎意味着失败,意味着失去效力。

错的可能是行动的失败。这种异议只能是言语、态度、主张。

另一方面,群众规模上的“行动”只能是游行——或一场有组织的灾难。它把一个微弱的意见极其夸张地表现出来,因它的虚空导致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这是一种巨大的恐怖,跟这比起来,即使最微不足道的意见也有很大价值。

1960年9月10日

IV. 44

9月22日

卡尔·巴特的梦

卡尔·巴特做了一个关于莫扎特的梦。(莫扎特是一个天主教徒,不喜欢新教思想,认为它“全在头脑里”,认为他们不知道“神的羔羊,你除去世人的罪孽”是何涵义。为此,巴特很生气。)巴特梦见他要在教义上“考察”莫扎特,并且他希望尽可能地使他的教义讨人喜欢。在提问中,他尖锐地影射莫扎特的“弥撒曲”,但莫扎特不答一字。

我禁不住写信给巴特,谈了他的这个令人感动的梦,它无疑与他自己的得救有关。

他说许多年来,他每天早晨去做教义的相关工作之前都在扮演莫扎特。(想想吧!教义竟是他的日常工作!!)

也许,他里面的莫扎特在某种意义上是更好,更隐秘,更有智慧的真相,它抓住了宇宙音乐的“中心”,被爱拯救(是的,爱神!)。而另一个人,这个神学家,虽然表面上对爱更专注,可那是一种严厉的,诉诸头脑的爱……一种不在我们之中,只在神里面的爱。

我想起自己做过的关于“新教徒”的梦。(他们可能是我激进的一面。)

也许,巴特寻求的是被他里面的莫扎特拯救。

1960年9月22日

IV. 49—50

9月23日

日常生活与圣洁

昨晚,月亮升起来时(是满月),一只母鹿跑了出来。她已经非常习惯我。我在隐修院前面一边散步一边晚祷,她一点也不受惊扰,甚至还沿着田野朝我走来!我多么希望这种温顺仅限于一种情况:只有白色的隐修院和黑白相间的修道士,没有步枪。

毫无疑问,我确实实地感到我在隐修院的生活更理智,也更好。我不愿用它交换任何东西,尽管曾有一只蛇在茅房里住了4天。(我想我最终说服他去了别处!)尽管还有大黄蜂,地里机器的噪音,狗和猎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实,无须加以理想化或阐释。就这样,足够了。在修道会,一切都需要辩护,因为一切都遭受严重的质疑。而在这儿,只有我遭受质疑,我面对疑问也是理所当然的,它是经验层面的我,当这个自我面对质疑时才知道在我里面还有基督作为回答。

至于其他——我爱夜的沉默,爱早上的月亮和默想,爱阅读和早餐时的咖啡(或茶!)。日出后,去锯木,当太阳开始升温,亚特兰大飞机飞过时,洗碗,困倦。下午,思考放慢,就编书(《推测》)。将近傍晚,日课,安静的晚餐,阅读,散步,看山,静默,月亮,鹿,黑暗,祷告,床。

1965年9月10日

V. 292-293

9月24日

只有信需要认真对待

卡尔·巴特有一个极其漂亮的句子：“应该建议每个不得不与不信争战的人，不该对他自己的不信太认真。只有信需要认真对待，你们的信心若像一粒芥菜种，那足以使魔鬼输掉他的游戏（《教义学概论》）。”多么惊人的话！

还是那个老问题，魔鬼和我们的本性试图说服我们相信：在我们开始相信前，我们必须在一件事上完美。但，当信心“在我们里面”时，它并不重要。我们的信心“在神里面”，藉着哪怕一丁点的信心，光也会住在我们里面。“信就是自由地选择信赖他，唯独信赖他”（离弃其他一切依靠），且在一切与我们有关的事上依靠他。

1963年9月30日

V. 20

9月25日

只是另一天

今天是圣洁的西耳万导师的逝世纪念日,他于1938年9月11日在阿陀斯圣山的圣潘特雷蒙修道院去世。按他们的日历,是9月25日。而这个视角的混淆突然使我对一切日期感到惊奇。谁说今天是9月11日?好吧,是我们。我们决定把今天叫做9月11日。事实上,它只是“一天”,落雨的、灰色的一天,有树上忙碌的乌鸦,草地上的凉风,我身后教堂旁边的蓝色松鸡。路上寥寥的车,它们开往哪里?我们决定把这叫做“一天”,是为了模仿神完成创世的日期?还是为了想象我们的日子正通往某处?就像那辆轿车在经过这里后朝着南边酿酒厂的方向开去。(而它在到达酿酒厂前将左转还是右转?接着去哪里呢?仿佛必须有人知道。我们若不假设有人知道,将日夜焦心。)

西耳万导师不想死在医院里,因为他们会把他放在一个有钟表的房间,那将打扰他的祷告。

1960年9月11日

IV. 44-45

9月26日

以写作来思考、生活和祷告

这是一个明媚的下午：我将做什么？当天空澄净，当上面的白云娇小、柔软、轮廓分明，我将用我的脑和笔工作。我不打算把自己埋在书堆和笔记里。我不想在丛林里迷失自己，最终如喝醉一般眩晕、困惑，仿佛困惑是我完成一件事的标志。我不想像被强迫驱赶着一样写作，我要自由地写作，因为我是一个作家，写作对于我就是思考和生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是祷告。

这段时间是神赐予我的，我可以自由地倘佯在它里面。神把它给我不是为了叫我从中提取什么，而是叫我把它当作自己的财富永久地珍藏。

但，若要使这个下午永远属于我，它必须首先在这个下午属于我，我必须要在它里面拥有自己，而不是被不属于我的书和思想占据，或强迫自己去制造那些无人需要的东西。需要做的只是荣耀神，通过接受他的礼物和他的作品荣耀他。为我自己的生命工作，就是为他工作。

除此之外，我还能如何研读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呢？他的中心理念就是生命的神圣。

1958年9月27日

III. 219

9月27日

9月的一天当有的一切

昨天,切斯瓦夫·米沃什来到我这儿。他的脸和那本法文新作(《一个不同的欧洲》)上的一样,只是明显老些。谈起他收入诗集的波兰诗人,我很兴奋。大量的讽刺、深刻的智慧、对生活的洞察力,还有怜悯。这些在我看来十分真实,充满人性。对于我,它们与大多数拉丁美洲的诗歌一样,是属于我的世界的东西。(而对于除斯蒂威·史密斯和彼得·雷威之外的多数英美诗歌,我几乎不能这样说。)

一切都是9月的一天当有的——明媚的蓝天,温和的太阳,松树林里凉爽的风。但我不得不戴着白手套,因为要走近树林不可能不碰到毒藤。我似乎对它格外敏感,当距它15、20或30尺以内时,感觉碰到更多。也会碰到脸,但我还是把脸露了出来。必要时我就在一个小口袋上开几个洞作面具,独自进入树林,看起来像三K党一样邪恶。天上的云像小巧、精致的鱼骨。甜蜜的树林里传来竖琴声。草地上长长的影子。远处翻耕过的河谷平坦,整齐,一片褐色。山。

1964年9月10、12日

V. 142-143

9月28日

回到修道院的家

昨晚,从医院回到修道院感觉好极了。复原的感觉,回到美好、健全的东西中间的感觉,最重要的是回到安静里的感觉。

回家——凉爽的夜晚,灰色的天空,幽暗的山。我又一次感到第一感的复苏,意识到自己属于这些岩石山所在的地方,属于这片有着松树、森林和田野的土地,这是我的地方。

明媚、凉爽的下午。初学院跟前的地里,大豆开出淡紫色的花。当我走进树林,一群年幼的鹌鹑从草丛里惊异地跳了出来。我很高兴——因为我曾为它们担忧。我希望这个秋天猎人们离它们远远的。

依凡·依利希有一篇美妙、尖锐的文章,讲传教士应该具有一种不依附自己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的穷乏。我必须带着我的使命重新思考这一切,因为我不擅长那种穷乏。另一方面,我的研究等等,无论对教区还是对我自己的写作都是有用的。但我必须仔细辨明我在何处“不贫穷”。我最大的失败也许就在此。

凉爽的风,快乐、自由地灌满了整间屋子。森林里所有的树叶都迎风摇摆。

1962年9月6日

IV. 244—245

9月29日

我像不智慧的人那样讲话

我上个星期写的“就巨人问题给帕布鲁·安东尼奥·夸德拉的信”尖酸、不义，缺少洞察力。它目前的样子对任何人都没有太大益处，而我却把它寄了出去，在我来得及做出重要改动前它很可能会发表（尽管只是在尼加拉瓜）。

它为何如此残暴，不义呢？

根源在于我自己的恐惧。当死亡之水湮没了整个大陆，我不顾一切地渴望存活下去，哪怕仅仅作为一个忿怒的反对者的声音。

我为何如此坚信这个国家行将毁灭呢？因为这是可能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非常可能。但是，即使在确证面前，人也应该继续盼望。人不能屈服于必败论与绝望，如同一个被宣判患有不治之症的人仍必须对生命存有盼望。

这就是关键。这种植根在自我中心基础上的软弱与傲慢，是我与这个国家其他知识分子共有的东西。甚至在修道院多年以后，我也没有变得坚韧，缺少那种只有在谦卑和忘我中才能养成的质素。或者说，虽然我开始得到一点，但这份写作的工作，以及我作为一个有明确意见与声音的个体所具有的自我意识时常使我敏感、惧怕，而在某种程度上大多数修士很久以前就对此淡漠了。但也许，在单纯的人性层面，对这个世界的命运漠不关心并不是好事。

因此，我仍在关注着，人性上，政治上，但不智慧。

1961年9月19日

IV. 162—163

9月30日

依恋无形之神

我能期望自己现在正在一个新地方安全地游历,并且我投身的隐修生活不是一个滑稽的姿态么?整件事只是一幕异想天开的个人喜剧么?我对自己和自己的全部生活十分怀疑。那么荒谬,那么不真实。尤其是那些年,作为学生导师,我的工作表面上充实、连贯,而实际上我却漂浮在虚空中。我想我在很大程度上非常享受这些,假设那时我更清醒,很可能无法面对这一切。

总之,我所知道的是:当我想象自己十分成功地扮演着各种角色时,我的生活其实是一种拼凑的、疯狂的存在,一连串绝望的即兴表演,一种不真实的生活。一直以来,我被一种坚固的沉默和存在,一种信,一种对无形之神的依恋支撑着。也许,这种依恋(更确切地说是他紧紧抓住了我)是最终唯一有意义的事,其余的都是荒谬。而且,目前看不到任何实质的改变。我余下的生命也许将继续这样下去。现在的“我”是:拼凑品、问题、疑惑和困扰的集合,以沉默、树林与爱为中心的引力运动。一个前后矛盾的存在!

我不再有什么可以自夸,尤其是“作为一个修道士”,一个作家或任何别的什么。

1966年9月5日

VI. 125

10月1日

朋友的奥体

除了5月,这些天是一年里最美的日子了。

现在,每天都有太阳,深蓝的天空明亮、干净。树叶变了,但不是所有的都变得像北方叶子那样鲜艳。初学院树林里种了一些小树,它们有着甜美的树脂。在巴兹镇马路两边的树丛里,白杨长得很好,这里是从前猪圈所在地,现在我们正在清理(去味)。

星期五,马克·范·多伦的自传一到,我就开始读了,现在我已经读到写一战的军队和黑人的那个部分。伊利诺斯与他童年的世界和我们周遭的没什么不同,只是我忽然很难相信那样的和平与安全感。

周四下午,可敬的神父交给我一封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来信。信简短却诚恳,印证了我凭本能感到的我们中间存在的那种深刻根本的理解。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一切都建立在这种理解的可能性上,它构成我们内在的纽带,构成真正的和平与共融的唯一基础。外在的,法律上的,教理上的联系绝不会达成这点。这个纽带存在于我与世界各地无数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的人之间(真正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的人绝不会“无法计数”)。我的使命与这个纽带以及这种理解紧紧绑在一起,并且为这个缘故,我必须孤独,以免把精神浪费在伪装上。虚伪绝不会靠近真相,它们之间毫无瓜葛。

1958年10月12日

III. 223—224

10月2日

天国里的对话

帕斯捷尔纳克寄来的两封信到了。看来,我的信和“普罗米修斯”十分顺利地抵达了他那儿。他评论了“普罗米修斯”,说自己尤为喜欢第四幕和第七幕,还说最后一幕充满某种“个性化的基督智慧”。我很愉快,想再次写信给他。他坚持认为自己早期的作品“毫无价值”。他的心显然在《日瓦戈医生》那儿,对此他没有提全名,只是称“Dr Zh”或“由潘塞恩公司出版的那本书”。

和劳伦斯弟兄谈起这个,我说一个特拉伯苦修会的修道士与一个铁幕背后的嫌疑犯诗人之间竟存在如此轻松、自然的交流,真是一件奇妙、不可思议的事。我与帕斯捷尔纳克之间的关系,比和路易斯维尔或巴兹镇,甚至和我的修道院里的人都更亲密。我和他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而最近以来,我们国家之间彼此怀着深深的敌意,毫无沟通——却花数百万与月球交流!

对我来说,与帕斯捷尔纳克以及少数与他一样的人进行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抵得上成千上万的传讲与电台演说。对我来说,这是真正的天国,它如此清晰、明显地存在于“我们中间”。

1958年10月18日

III. 224

10月3日

圣本笃会的智慧

在《圣本笃会规》里，一丝一毫也没有提到异族居留区的灵。

这正是《会规》和圣徒的美妙。早期本笃会的生活，新鲜、自由、自然、开阔、智慧、健康。

但闭关自守，对阐释的阐释的阐释，使修道院变成了居留区。

事实上，过于强调回到教会的严守并不能解除魔力，反而更容易使灵窒息。另一方面，新鲜的空气并不是世上的空气。

因此，只是冲出居留区，走上林荫大道并不是办法。这个世界也有它自己的气味——芳香和腐臭。

我们需要的新鲜空气是圣灵在他喜悦之处的呼吸，这意味着必须敞开窗，我们必须在任一方向上期待他的到来。

错误的做法是为了把圣灵留在我们的房子里而锁住门窗。给门窗上锁是致命的。

1957年10月27日

III. 130—131

10月4日

需要天使和圣徒

(1948年10月4日,《七重山》正式出版。)

在这儿,我看到越来越丰盛的生命,它的搏斗,它长久的沉默,看到太阳,树林,无形的恩典与帮助。它必定是一个创造性的、谦卑的生命,一个找寻并顺服的生命,单纯、直接,渴求力量(它并非为我所有,而是被“赐予的”)。有些时刻破碎不堪,继而又复原了。我刚刚才开始知道真正的生命是什么——远离一切面纱、保护气垫,和共同生活的遁辞。而我也看到我对共同生活存在着巨大的需要。坦白说,就在昨天晚饭时,深深地意识到孤独里的我需要圣徒和天使与我同在(参见雅克·马里坦所描述的天国的教会)。读了马里坦为维拉写的漂亮的简传。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共融。有什么比这更美更真实呢?修道院里有许多这样的共融,虽然也有许多不如人意的方面。

赫伯特·里德的《图像和观念》里有张加拉·普拉西迪亚的画像,是她与儿子、女儿的拜占庭式徽章像。一幅极其可爱、迷人的画。孩子们美丽却迟滞。她充满生气和个性。一张迷人的脸。为何这张脸离我如此近,仿佛正准备对我说话?她仿佛是我早就熟识的某个人。也许,我可以把她想象成圣母,我盯着她看,的确有些相似,她们有同样的面孔。不管怎样,我被这幅画感动了。

1965年10月6日

V. 301

10月5日

学习孤独的节奏

我终于来到斯特拉的以撒的正中心——诠释他的“荒岛孤独”，这是他在六旬主日结合存在与虚无的形而上学问题提出来的。我遭到大量暧昧不清的表述的打击，但那无疑是深刻、朴素的直觉，并且十分现代，而同时也十分神秘。它对我自己的默想和孤独的敞开有深刻的意义。（后者也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

我越来越发现，一种力量——一种来自孤独的危险的力量正作用在我身上。它使我面临犯大错的危险。它是相反情绪的力，是内心矛盾的牵扯。我对自己的了解多么微乎其微。我多么软弱，缺少热情。我需要努力工作，可又不知如何去做，总是在错误的事上浪费精力。我知道最初两个月我几乎造成了一个错误的开始，带着太多的兴奋阅读了太多东西，我的生命受到过度刺激，对隐居者极度敏感（在教会，一切正常）。尤其是我太努力、太执迷地写书，太疯狂地奔向孤独（在教会里，又一次，独居的念头挤在一起，不住地跃向我）。

在孤独里，一切都有意义，可畏的意义。人若遵从他从共同生活中带过来的习惯，将很容易失去这一切。他必须重新开始，温柔地接受有着全新意义的工作、时间、祷告和他自己。这是一个全新的节奏——它必须在你自己的系统中（我知道，它还不在我里面）。

对于我还没有的，我必须祷告，必须等待。

1965年10月25、30日

V. 309—310

10月6日

穿过噪音默想

晚上的默想总是十分有效。我睡得更多了，可以头脑更清醒地专注神的话。

令人吃惊的是虽然河谷上的玉米地里有推土机在日夜不停地工作，我的睡眠却不会减少，而且我就睡在正对着玉米地的窗户旁边。他们在做什么？他们难道不能满足于让小溪如往日一样曲折吗？它非得笔直吗？我们修道士真是一群疯子，总是着迷于那些无用且昂贵的改善，为一个极其愚蠢的想法受尽折磨。

东面的推土机日夜不停，噪音从未中断过。西面的抽水机，噪音也许到半夜才会消失。一个平信徒驾驶着推土机，我们的弟兄们则操控着抽水机。

西南方——一个水泵，日夜不停。南面没有什么可以制造噪音，可修道士在南边的地产很快要到期了，将只剩下教友住在那儿，他们的生活基本上算是安静。他们只是说话。我们画“十字记号”，却将一切湮没在机器的噪音里。也许有人会认为我们画记号的真正原因是声音常常不易听到。

1961年10月19日

IV. 170—171

10月7日

美 国

清晨,读了康切斯的威廉对柏拉图《蒂迈欧篇》的注释,十分清晰。一切都幽暗,沉寂。接着,天空破晓,弥撒响起,清晰了。7点钟,太阳渐渐升起,我在晨光里穿好衣服,站在圣坛上(太阳的第一缕光给教堂加多了暖意)。之后,天暖和了。

按照全部国家预算,现今美国每年在军备上的开支超过1942年以前任何一年。

人们要求政府不“干预”任何事,只把钱倾倒在军事工业上,并提供强有力的警卫来保障“安全”。但必须远离别的一切!不干涉医药、心理健康、教育,等等。从未有一个国家一下子变得既精明又疯狂——在不重要的事上精明,在重要的事上疯狂。

我敢肯定这个世界感受到的美国,他希望运用全部权力,得到建立在标语口号基础上的毫无疑问的服从,对此他25年前就停止了思考。他最渴望的就是被爱戴,因此在他看来自己任何时候都既非操纵权力,也非热爱权力。无人否认他所拥有的权力,可他为了安全和满足所需要的爱,几乎无人给他。因此,他会时不时用手里的权力以武断、荒唐、捉摸不定的方式达成自己的目的,使每个人都活在愁苦中。

1962年10月20日

IV. 259

10月8日

一种不同的时间感

昨晚,我在修道院睡的,因为灵修指导很晚才结束,而且我的肩很痛,想用一用固定在我的初学院宿舍床上的牵引器。睡在隐修院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感——那里根据月相计算时间(即根据人是否需要手电筒,等等)。这一点很重要。全天有了不同的维度。因此,对于唱诗班的日课,我越来越感到造作。不是说它不是一件“好事”,也不是说没有向善与赞美神的决心。只是当你在松树林中间唱诗时,服装、座位和彩色玻璃的整体装饰看起来很不真实。整个修道院我最喜欢的是电灯。我隐居处的灯光原始、神秘,可那个灯会冒烟,使人无法在旁边安心读书。这样也好,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默想。但我还是喜欢并且需要坐在这儿,打开一本书,真正地阅读、做笔记、学习。

至于弟兄们,和他们一起、看见他们很愉快(虽然我十分了解他们,甚至认得出他们的困苦与愁烦),但我还是要说为他们感到孤独很可能是一种错觉——或一种本能反应。一个人可以既爱他们,又离开他们独自生活,无须解释。

1964年10月19日

V. 158

10月9日

我里面的芥菜种

亨利·科尔宾那本关于伊本·阿拉比的书许多方面都很惊人。它演绎并改变了诸多主题,如神的怜悯、灵与神的“同感”、神在那些对“名”作出回应的灵里的显现——名代表灵的生命。比较一下中世纪的熙笃会会士与他们的“基督在我们里面的降生”。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无比脆弱,它需要怜悯和温柔,并且,它是真实存在的,不是一种观念或一个形象(好比我们把神作为“实体”一样)。

它能够并且应当引领我逐渐走向一个新的转折,一种新的态度,一次内在的改变,使我脱离一切徒劳的指望,让他在他的奥迹和怜悯里向我显现。软弱里我渴望他的临在,这是一种无法解释的需要。现在,切要当心无数的自我肯定,它们将破坏他在我里面的弱小——幸运的是他不可摧毁。这粒芥菜种,他在我里面的国。这个小东西正努力地存活,改变我的自我肯定。

1961年10月3日

IV. 167

10月10日

要从家里出发

明媚、灿烂的一天，太阳明亮耀眼，所有树叶连同高高的褐色草丛都在微风里闪闪发光。风在香柏树中间吟唱。欢快的一天，猪圈里的水洼像珍贵的白银一样泛着光。

终于，我得出结论：我最高的志向就是成为现在这样。我若不首先接受自己，就永远不能担起我的义务超越自我；并且，我若以正确的方式完全接受了自己，就已经超越了自我。因为不被接受的自我挡住了我的路，只要它不被接受就将永远这样下去。当它被接受，它就成为我超越自己的踏脚石。这就是神造人类的方式——原罪就是藉着不断的“像神”（即不像自己）来超越自我的努力。但我们必须从家里出发。我们必须首先变得像我们自己，不再住在“自己之外”。

1958年10月2日

III. 220—221

10月11日

为个性作见证

这一天,属灵的火,安静的火,温暖的天空。田野上粉红的牲畜(猪)。

一只翡翠鸟在充满恶臭的小溪上生气地乱叫了一番后向上飞去,直奔干净的湖。

一切都更加证明了这两点:

A. 我在直觉上认为,那种通过完全认同(湮没于)一个群体(无论哪一个群体)来“失去自我”的思想是一种罪恶,它过分简单化。这个直觉是正确的。我必须完全成为自己,在圣洁面前充分负责充分自由,而不仅仅是一个“零件”或一个“数字”。

B. 我在世上的使命和任务是保存我里面一切有益的个性,成为充分意义上的一个“默观者”,并与别人分享这些,继续为个人的尊贵和他相对于群体的优越性作见证。

1958年10月2日、7日

III. 221—222

10月12日

再见,我的土拨鼠

昨天将近傍晚时,邓斯坦弟兄带来了打印好的《巴特的梦(猜想)》——比我预想的厚很多。雨安静地下了大半个晚上,天气更凉了。我为我在英国的所有朋友和所有安立甘教会的朋友做了弥撒(圣安塞姆的弥撒)。一只土拨鼠在我的厕所外挖了一个新洞,我看见它正用枯树叶做装饰准备过冬。

夜,天气的转折点。早上,厚厚的乌云碎裂了一些。将近傍晚时,阳光稀稀落落的,下了一小阵雨。天气变冷了。我知道我的土拨鼠已经把自己完全埋了起来,封住洞穴入口在树叶铺的床上开始冬眠了。祝他睡一个快乐的觉!今天完全像是秋天了——天上飘着冷云,树秃了一半,湿乎乎的树叶遍地都是,山谷开阔、美丽、令人愉快。一个美妙、神秘、孤单的秋夜。

1965年10月20、23日

V. 307—308

10月13日

真实与沉默

丹·白里根周二就到了——我以为他周末才会到。我们共祝了两次弥撒——一次是在例常的仪式上,再就是今天,带着他在某处发现的一个单纯、美妙的弥撒曲。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合法”。这是一篇简单、感人的英文(弥撒圣典及全部)。我认为它应该出自安立甘教徒之手,是他们用的。它与旧体弥撒——比如雅克·马里坦上周来访时我为他做的——形成强烈对比。旧体冷静、朴素、庄重、强烈;这个弥撒开放、单纯,甚至漫不经心,可十分感人和真实。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新的这个更好——远不像很长一段日子里我们将在这儿得到的任何应允。我这么说一点也没有反对旧体弥撒的意思。

一个昏暗的10月早晨,多云。大片的紫色出现在北面松树林的上空。灯下,桌子上蠓虫的尸体。阿尔贝·加缪在《局外人》序里讲到的真实与沉默,与灵修有深刻的联系。对于没有充分了解、亲身经历或真正确信的事,我必须拒绝一切宣言与断定。不说别人期待我说的话,无论那是修道院(或隐修生活)还是和平运动,或是各种各样的正统、反正统或造反派期待我说的。我若摒弃这一切,剩下可说的虽然微乎其微,却弥足珍贵。但最重要的是(这一点我与雅克·马里坦达成一致),避开虚空的“公会后”神学论争与形象塑造。

1966年10月13、14日

VI. 149—150

10月14日

我核心里的某些东西需要被揭示

黎明。冷。山谷里的雾。山壁每天都呈现新的轮廓。

许多次的自我找寻,一些失败了,一些使我不安。这么做也许不必要,可我核心里的某些东西需要被揭示。我不知道自己能否面对它?即使尝试也是徒劳的吗?“不要自讨苦吃,维持现状吧。”我将努力遵行神的旨意。《耶利米书》二十章 14—18 节(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等等)。这段话我既不曾经历也不曾理解。我祈求神让我不必经历这些。读到它们已足够了。我有《圣经》的拉丁文本和路德的德文本(后一个更生动,更具体)。重要的是顺服的默想。余下的一切,神会照管。

1965年10月11日

V. 302

10月15日

行在水上

无论是生是死,都可以是有意义的。若尽我所能活出圣本笃的会规与精神——顺服、谦卑、工作、祷告、纯全、对基督的爱,或许我可以弥补我的不忠。

真实之光在地下熊熊燃烧,地上的房屋在苦难与恐惧的风暴里摇摇欲坠。“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因此,我继续在行将崩溃的水上努力行走,比从前更坏也比从前更好。当并非真我的他被神的手大大毁坏,往往既痛苦又令人欣慰,这是为了使我深处的纯全——他的形象——被释放出来,在平安里服事他。有时在这一切中间,我无比地喜乐,在我的生命中从未如此感激他的怜悯。

再也没有职业化的灵修!关于祷告的意见,及一切宣讲它们的渴望被彻底洁净了,仿佛我真的有话要说!

1952年10月22日

III. 22

10月16日

一个秋天的梦

昨天晚上,我从睡眠中抽出一小时,在休息前默想了两小时,而不是一小时。因此,这个早上的默想比平日更认真,我的阅读也更清醒,更有效率。这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我将时不时这么做一次。(不能形成习惯,因为那将是另一个常规。)夜里,我梦见自己和某个修道士(?)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们必须去市中心的某个地方,于是我们开始了旅程。一个女招待留下来陪我们同去,好给我们带路。我记得当她和我们一起坐在车里时她的温暖。我告诉她我在地图上找到的街道好像叫“佩奇”(Page)和“斯盖”(Sky),可她知道另一条路,一条近路。自始至终都是她知道路而我不知道。

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在林荫道上来回,
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

这是里尔克的一首秋天的诗(《秋日》)。美丽,触人心弦。

1965年10月19日

V. 306—307

10月17日

柏拉图的音乐,甘地的真理

晚祷过后。柏拉图的《斐多篇》,臻于极致的道德的美,积极的美。一个人不必赞同柏拉图,但必须倾听。不去倾听这样的声音是不可饶恕的,听它就如同倾听良心或自然。我忏悔,我爱这伟大的诗,这“音乐”。它是我极需的净化灵魂的音乐。

而甘地——我多么需要理解并以各种形式实践非暴力。我的生命不是竖立在真实之上,这使我在道德上蒙羞,被囚困——被那些约束别人借此也约束我的似是而非的真理和偏见囚困。

一个人若意识到他所处时代的邪恶,以及这邪恶的强大,
应潜入内心深处寻求力量,他一旦得到,就将它显示给别人。
(甘地)

《智慧篇》关于船的段落(14:1-7)打动了,使我感到欣慰,尤其是这句:“……因此即使一个人缺少技能,也可以出航。”多么深刻的涵义,尤其是对此刻的我而言。我明白了冒险的必要性以及它在“神的眷顾和智慧”这一语境中的位置。对收获的渴望安排了船只(这一点不一定会遭到谴责);智慧造了它;神眷顾它,引领它;航海家需要的不是长年累月的经验,而是信任和好的判断力。

1960年10月10、12、13日

IV. 57

10月18日

我们最需要的

1924 或 1925 年被烧之前,老锡安教堂的窗户里有一只锚,这是我有意识以来记得的最早的象征物。我还是七八岁时就被它深深吸引了,但不知它为什么会在一个教堂窗户里。也许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更早的时候,我横渡大洋时曾在某处见过这个象征(我渴望做一个水手)。不管怎样,窗户里有一只锚,我注意到了它。我几乎忘了教堂的其他所有细节,也许除了那只在展开的双翅上放着圣经的鹰,甚至这个我也不能确定。真有这样一只鹰吗?无论有没有,重要的是这只锚是希望的象征;希望是我最需要的,也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

和平联谊会的来信。他们希望我把“战争的根源”翻印成一本小册子。再一次,坚信自己必须把所有事放到一边为废止战争而工作。当然,主要是通过祷告。我仍是一个默观者,但至于写作、联络、信件,诸如此类的事:对我而言,一切都当为反战的斗争让位。

1961年10月30日

IV. 175—176

10月19日

技术社会

我在读雅克·艾吕尔的书《科技社会》。非常棒，充满爆破力。一本令人兴奋的好书，一本真正有意义的书。在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正忙于第13个草案时读到它真好。一个人若没有读过这样一本书，就无法知道“教会与现代社会”这个问题究竟包括什么。我不知道公会的神父们是否意识到科技社会的全部涵义。那些一味抵制它的人错了，而那些对它的穷奢极侈一味附和的人也错了。或者，他们知道这也许就是他们想要的？

一只蓝知更鸟吹着轻柔的口哨；雾里，一架巨大的 SAC 飞机俯冲过来，在埃德林山谷所在的山脉上方低飞，那里将是最后的隐修院。我不知道它是否携有炸弹。十分可能。我听说它们都有。这个技术社会！我要出外劈些柴火，采一篮松果。

1964年10月31日

V. 159-160

10月20日

跨过我的边界

帕斯捷尔纳克给库尔特·伍尔夫的一封信，用德文写的，潘塞恩出版社把它转给了我。他在信里主要谈了对我的信的反应，以及我对他作品中那些极其重要的东西的“完美”理解。“他恰切的理解和清晰的洞见让人难以置信。”他尤其举出我对他的诗歌《哈姆雷特》，以及在红海、至贞童贞圣母与神人合一性这些方面的回应。我一直能理解和欣赏他最想表达的东西，这对他是安慰，对我也是极大的安慰。

信件末尾谈到的一点在今早的弥撒过后又回到我脑中：

一个人不能在政治和审美的习惯及潜在可能性太显而易见并形成压倒性局面的地方保持不动：他必须向前再跨一步。

我对此完全同意，我知道这恰恰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使命。

在我的写作、祷告和生活中，我必须向前再跨一步，跨过我的局限性，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在思想、艺术，和宗教上的局限性。这需要努力和患难。我不能只是坐下来接受我的局限性。但我必须首先当心不可满足于仅仅是空想的跨越，不能只是在头脑和想象中跨过我的局限性。它必须是一个真正的跨越。

1958年10月31日

III. 227—28

10月21日

夜晚即将来临

我快 48 岁了,这个年纪能明显觉察到身体的微妙变化,它从过去的某一年开始已慢慢地走向衰退。而对它的每个细微变化或暗示都仔细考究是徒劳的,那是对我的一种诱惑。我的头脑还很年轻,还不具有衰老最基本的标志——耐心。我时常感到憎恨、厌恶、沮丧等情绪的骚动。但我喜乐。我喜爱生命,拥有它我很快乐,我没有任何可抱怨的。但当有一点寒意、一点黑暗、一点虚无在我中间时,我就告诉我的身体:“好吧,就这样,死去吧,你这白痴!”但它并不真的准备赴死,而是想放慢速度。

战争恐慌使整个社会日益弥漫着绝望和死亡的味道,炸弹、金钱和求死欲无处不在。成功中间夹杂着巨大的失败感,这是美国的特征,也是它无法真正面对的。我有种愉快的成就感,虽然我知道那或多或少没有意义,但此刻,作为一个作家,我想立下遗嘱。继续干吧,傻子!忘了这回事吧!你也许可以再写 20 本书,谁知道呢?不管怎样,这重要吗?有意义么?相反,现在这个时候,我必须学会不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不再沮丧,因为夜晚即将来临,我的工作接近尾声。现在是时候把我的所有献给别人了,不必再多加考虑。我希望自己学会这个本领,学会毫无疑问毫无挂虑地奉献。虽然目前还没有,但也许我还有时间。

1962 年 10 月 2 日

IV. 253

10月22日

鸟不知道它们有名字

现在,林莺历经艰辛飞来了。即使带着野外眼镜和一本鸟类大全,也很难认全它们。(至少有一种肯定不在这本大全里。)我仔细打量着一只像是田纳西莺的鸟,一只漂亮、干净、一丝不苟的小家伙——望着这个美丽、罕见的东西,望着这个与我们及我们的问题无关的鸟的世界,我感到离神那么近,感到了宗教性。我端详着那些鸟,如同他们是默想的食粮,是奥秘的读物。或许比这还要好。

昨天,我发现花蕾上结了美丽、无名的红色花果。它们比言语能说的多得多。

马克·范·多伦在这儿时,说,“这些鸟不知道它们有名字。”

望着它们,我想:谁在乎它们叫什么呢?可我有勇气不在乎吗?为何不像亚当那样,在我自己的这个新世界里,用我自己的名字叫它们?

而那仍意味着我把名字看得重要。

今天,丢掉名字和语言确认这些鸟的美和真实,是神藉着它们给我的礼物。

(并且,那个名——神——不是名字!它好比字母X或Y。耶和華是更好的名——它最终意味着无名。)

1957年10月5日

III. 123-124

10月23日

活着,醒着

大约黄昏时,我起身去了隐修院。美妙的沉默,像是缓慢、温柔的晚祷,一支蜡烛在圣母像前燃烧。深深的平安和真实感,万物换上了本该有的样子,我也变得神智清楚了(在修会附近,我常常神智不清)。没有一丝挂虑和惊扰。睡得十分美,虽然大约 12:20 我起来到门廊外小便时听到树林里有狗的喧哗。

我以为我能听见修道院守夜祈祷的铃声,但没有。可没过多久我就醒了,点着火,坐在地板上静静地、慢慢地,一边沉思一边晨祷。我强烈地感到自己在活着,真实、清醒,被沉默包围,被真实刺穿。黎明前的树林和田野在寒夜里散发出美妙的味道。

1964年10月13日

V. 154

10月24日

你必须当心言语

现在,我迫切地需要真正的内心自由。而除了借助十字架,别无他径。我必须努力理解和接受矛盾的十字架——必须摒弃“我的”回答和回答的冲动,进而摒弃自我,那样我才能默默地回应或服从。在这种服从里,一个人对他必须做的事决不会完全理解——一切要到他的工被成就才会变得清晰。

维克多·弗兰克尔的观点是,在营地里,囚徒想要保持人性,不得不把苦难当作(个人的和所有人的)任务来承担,以此赋予它意义。

我用了大堆的存在主义词汇。我知道当它们变成庸俗的潮流(责任,本真性,等等)时,再用这些是多么恶心。它们已经庸俗不堪。我对“世俗之城”综合症感到恶心。可是算了吧,过一年会出现另一个令人作呕的东西。住在真正的言语——沉默里,却把这个噪音请进来有何用呢?而我并不很清楚如何处理这种情况。需要耐心,它会自己好起来。

对我而言,我必须当心的背叛是使自己依附于此刻正在运行的“某个事业”,卷入其中或是被它牵着适时地在远处发出噪音。

1965年底

V. 342—343

10月25日

为生命感恩

一个明媚,有风的日子。冷。已经秋天了。今天是父亲从前常说的那种10月的天气。太阳照在光秃秃的柿子树上。我哼着歌穿过山洞时,想起我的祖父。所有的歌如其本然,都是人的最后一首。我为生命而感恩。

我想到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比如,要是我在哥伦比亚与越野队一起待到季末该多好,那样就能收到我的“信”了。为什么想起这个?

大片的棉絮从白杨树上飘落,在风中飞舞。

《壁垒》杂志新一期上有安东尼弟兄的两张照片,他穿着多米尼加修道会的黑白长袍站在桦树中间,很醒目。我知道他常常和我有同感。我必须写信给他,说,“拿出勇气!我们是诚实的人!”

E·I·沃特金的信带着深深的悲观。在政治家和军人中间还看不到太大希望。

1962年10月23日

IV. 260

10月26日

等 待

现在是时候了,你将看见从沉默中来的是何种伟大的力量——伴随着争战。

顺服,最重要的是等待,不得不等待,等待。因此,顺服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一个人不得不等待这个事实。否则,顺服将被内在的焦灼毁损。

说我是神的孩子,等于说我有成长,有开始,这比什么都重要。一个不长的孩子是一个怪物。因此,“神的孩子”这一概念与经历成长,变化,可能性,冒险,以及冒险途中的喜乐有关。这些事是蒙喜悅的:因孩子在智慧和恩典里长进。

羊走迷了,牧人来寻找。孤独令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一直都在迷失,如今我们被寻到,被拯救,回复良心,回到真实的自己,回到真相里。我们被找到了。

1965 年底

V. 334

10月27日

不断地重新开始

过属灵的生活并不复杂,但很难。上千种错觉,我们看不见,却受诱惑。我们必须时刻准备好接受过犯。我们必须满足于不断失败又不断开始,为神的爱舍己。

当我们为自己的过错动怒,其实是为自己的爱舍己。我们想甩掉那使我们自卑的可憎之物。为逃避过犯带来的羞愧,我们一头扎进相反的错误里寻找安慰和补偿。因此,我们一生都在来回奔走,从一个依附到另一个依附。

若那就是我们全部的舍己,我们永不会在过错里长进。

当你犯错时,需要做的不是放弃你手头的事去做全然无关的另一件事,而是把先前做错的重来一遍,为了神的爱努力做好。

1949年10月7日

II. 372

10月28日

立 场

火车在山谷里嘶鸣,它使我想起我到这儿的第一天——也是这样灰色的下午,我们在圣埃蒙德地里干活。想起我的感恩,和现在一样的感恩,一样的使命。不久前在这里,我的使命和我灵里的某些东西死而复活。我终于感觉自己能成长,能行走了,整个生命不再印在心以外的地方。

我打开《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从第七节读到最后:从巴比伦权下奇迹般的解放,归向神。

此刻,除了读先知,我不想读别的任何东西。

“最严重的道德问题存在于政治层面”(特勒蒙唐)。这一点在我们这个时代体现得最明显。为此,在关键性和“预示性”的事件上,采取何种政治决定和立场十分重要,它们是道德的试金石,但其中,很多基督徒往往站在不义和独裁的一边。

如原子弹的问题。多少基督徒采取了严肃、有效的立场反对核战?多少神学家曾竭力为它辩护?

1959年10月6、25日

III. 335—337

10月29日

写在世界燃烧之前

在唱诗班,我越少地担心唱诗,就越多地被爱占有。这里包含了要做穷乏之人的道理。在这所房子里,你所有时间都不得不与爱合作。一开始爱就设定了极快的速度,你若跟不上,就会落下来。而任何速度对于爱都太慢,但你若让爱带领,没有一种速度对你来说会太快。那之后,你不得不驶完全程。而我们的天性必将离开,自己行走……

我渴望穷乏。我渴望孤独。这件事烧着我。“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诗篇》21:16)。我与渴望一同枯干,唯一记得的是——呆在烧我的火里。

迟早,这世界必将燃烧,连同其中的万物——所有书籍、修道院及妓院、弗拉·安吉利科及“好彩”广告。迟早,一切都将被火烧尽,不剩下一人,因为即使宇宙剩下最后一个人,他也将发明足以毁灭世界的炸弹,且无法抵制将它投掷出去使一切完结的诱惑。

包括这儿,我坐着写日记的地方。

而爱是对世界尽头的嘲笑,因为爱是通往永生的门,拥有爱的人正在永生的门前玩耍。在一切发生前,爱将他沉溺在里面,关上门,他不会为这个世界的燃烧担忧,因为除了爱他什么也不知道。

1948年10月3、10日

II. 234—236

10月30日

祷告是我唯一可做的

在孤独里,我有义务对心灵的呼唤作出回应,并且一切都应围绕于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其他的一切抛诸脑后,好像生活里只有神和我存在一样。况且,这也不可能。确切地说,它意味的是从现有的联系和矛盾中去领悟我要贡献的是多么深的孤独,此刻这意味着我需要艰难地省察自己对别人的支持认可存在的过分的依赖——但,我的确需要别人。现在,我必须痛苦地订正自己。因为我知道,神的一部分答案必须通过别人抵达我,甚至通过与我存在分歧的人,或那些不理解我的生活方式的人。但仅仅寻求这些人的满意是一场灾难,那将使我听不见他们可能携有的任何真正的信息。以正确的方式做好这份工超出我的能力。祷告是我唯一可做的,除此之外,忍耐、谦卑地服从神的旨意。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在我里面没有任何现成的答案。(一个孤独者总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有自己的答案……)但我也不能从别人那里寻找。这个问题需要被探究一段时间,也许更长的时间,没有答案!!

1965 年底

V. 347—348

10月31日

寒冷的星空下夜的味道

最近夜里,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回想起23年前第一次来到客西马尼的日子:星空、寒冷、夜的味道、惊奇、托付(Verlassenheit)——绝不是绝望,而最常想起的是《甘露弥撒》的曲调。第一个降临期给我使命的全部特质打上了印记。孤独里,到处寒冷、神秘,到处是树林、拉丁礼。那些日子以来,我从寒冷从树林里得到的竟如此之多。令人惊讶!

我的50岁要过去了,现在我若没有成熟,将永远不会成熟。它是契机,星星们说,猎户座说,金牛座的一等星阿鲁狄巴说,镰刀状的月亮躲在又黑又高的松木十字架后面说。我想起我在圣文德修道院对菲洛修斯神父说的话。这些话可能有点陈词滥调,但它们是真诚的,我那时真的那么想。并且,它们是脱口而出的:“我想把一切交给神。”我想,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把一切交出来。或许某种程度上,我尝试过,当然不是很努力地尝试!我不能说我在修道院的生活毫无意义,是一个失败,但我也说不出它在何处如何有意义,也许对于隐居地也一样,我并不知道它在何处如何有意义。当我第一次来到修道院,也带着与现在同样的痛苦与确信,同样如走在水上的感觉,而这已足够了。

1964年10月31日

V. 160

11 月 1 日

贞洁的时间

马可·帕利斯论佛教中的恩惠：“‘恩惠’这个词对应的是全部维度的灵性体验；使它远离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宗教之一是无法想象的。”

“恩惠的作用……是把人类的回家限定于它的中心……为回家的“路”提供动力，为面对并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提供力量。此外，当人发现自己最终站在巨大的分水岭边缘，所有熟悉的人类路标都消失不见时，恩惠是欢迎他进入中心的手。”

（《“佛教里有‘恩惠’吗？”》）

1968年11月6日，VII.260

当代生活必须为自由、沉默提供空间，允许各种可能性显露出来，使常规之外的新选择变得可能。它应该创立一种新的时间体验，不再把时间看作暂时的、静止的，而是看作 *temps vierge*——贞洁的时间，它不是有待填充的空白或有待征服和褻渎的无人之地，而是一块可以陶然在它的潜力和希望，以及它自身存在里的空地。一个人自己的时间，但不是由他的自我和自我需要来支配。因此，它是向他人敞开的怜恤的时间，它根植于对普遍幻觉的感知和批评。

1968年11月7日

VII.262

11月2日

为死去的人祷告

蒙沙南神父坚信他为“印度所有死去的人”祷告是极其重要的,这是他的印度使命的一部分,是人类于审判日在基督面前的一部分“会合”。

路易斯·与夏尔·富科尔都藉着古老的智慧转向了基督教,转向唯一永生的神。有人这样写富科尔神父:“对一个神秘主义者而言,死人的灵魂与活人的一样重要;他的特殊使命是通过把圣人献给基督以使永恒的成圣——永永远远地成圣”又说:“禁欲主义不是通过独自狂欢把我们预备给神,而是最深的怜悯;用自己的破碎和创伤医治破碎的心。”(马西农《小品 III》)

11月3日

谦卑的重要

《圣经》不可或缺。越来越如此。

像吉莱的《圣经主题》这样的书，无比丰富，有益，每一行你都不愿错过。它为《旧约》开辟了新的道路。

它极其充分、细致地梳理了《旧约》里罪的概念——完全是存在主义的概念，绝不是道德说教！比如说，罪有时指与神联系的“失败”。Preccavi tibi。“我辜负了你——我没有抵达你。”一切都源于此！

阅读、思考与沉默的重要。谦卑，不是为了自我审视，而是为了使自我“在基督里被找到”，在其余的一切上被遗忘。

但——并不是通过收回对所有重大事件的关注。

政治十分重要，即使对修道士而言。可要有恰当的位置与合适的尺度。

住在修道院，仿佛世界在1905年就停止了运转——一个致命的错觉。

1957年11月12日

III. 135

11月4日

惧怕奥秘

今天早晨,我如往常一样在树林里准备弥撒。天气很冷,可太阳出来了,霜开始融化。四周很安静,只有乌鸦的叫声。我坐在香柏树下的一张旧椅子上,双脚放在结霜的褐色草地上,回想着我隐修生活的错误。我被大量错误包围了,从没见过如此多的过错和幻觉。神爱我对我来说已足够了,因为他的爱胜过一切。它是万物的始和终。藉着爱且因为爱,万物被造出来。但,在他的爱之外,我被诱惑建造了自己设计的一所寒冷的房子——它的大小刚好容得下自我,并且,它比他无法洞悉的爱与眷顾更易于理解。我们为何要惧怕奥秘呢,仿佛神的爱的奥秘不是无比单纯无比清晰的?我们为何逃开他躲进黑暗呢?难道那对我们来说是光明?另一种奥秘,罪的奥秘,无人理解。但我们的行事好像在说我们理解了罪,好像我们真正明白了神的爱,但事实上,我们从未深刻体会过它们中任何一个的涵义。

1952年11月7日

III. 23

11月5日

亲 密

下午,许多漂亮的桃金娘林莺一边嬉戏,一边冲过去捕食我头顶松树上的昆虫,树枝垂得很低,我几乎够得到。我对这些可爱的小鸟,对它们飞速的战斗,它们嘶嘶吱吱的叫声,以及飞翔时露出的后背黄斑充满了敬畏。与它们一起有种亲密无间的感觉,仿佛它们与我有同样的天性,仿佛那个天性就是爱。除了爱还有什么能使我们同在呢?

我越来越坚信,《罗马书》九至十一章(神拣选以色列人的那些章节)是解开今天所有事的钥匙。我们必须看、追问、找寻、侧耳倾听这儿的话。因为这里为我们理解圣经,把握启示与教会二者的完整性提供通道。在我看来,梵蒂冈二次会议仍缺乏这种意识。关于犹太人的那一章还很不够,令人难过。我不愿说背弃神的话,但那的确是愚笨的,一点改进也没有。而它的不足使它本身成为一个启示,一句“话”。为此,我们必须更努力更深入地探究这个奥秘。背离这一点的“默观”只会白白地浪费时间,带来的唯有空虚和灵的苦恼。

1964年11月4日

V. 162

11月6日

我的禅

今天早晨默想时，祈祷我能学会读懂事情的意义。

首先，是我所行之事以及带给我自己的意义，继而是人类所行之事以及带给他自己的意义。在二者之间是修道院——它做了什么，给自己带来了什么。

在了解发生之事的意义前，一个人必须能够知道发生了什么。而大多数人并不管这个——他们相信报纸告诉他们的。

我的禅是 16 棵松树微微摇摆的树梢。

一棵 50 英尺高的细树干比其他树摇摆的幅度都要大，甚至当它们静止时它还在摇摆。

几百棵小榆树在松树下面的干土地上拔地而起。

我的目光停留在橡树叶中间。我的 T 恤衫挂在铁丝栏的倒钩上。风在光秃秃的树上歌唱。

1958 年 11 月 21、25 日

III. 231—232

11月7日

为和平工作

我必须更多地为勇气祷告,因为我既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走我现在该走的路。

恐惧和忿怒占据了无数困惑者的心,若我的话威胁到他们的利益或与他们为之着迷的东西相矛盾,我定将得到这些。

我需要耐心地倾听,学习和理解,需要勇气接受一切后果,真正信靠。这本身就是一个全职工作。我充满恐惧,但必须去做,虽然不知道如何做。为了灵魂的得救,我要努力成为那些为和平讲话和工作的人之一,而不是为疯狂和毁灭工作。

1961年11月2日

IV. 179

11月8日

父道的恩惠

守夜的晚上,路过初学生写字间,推开门,用手电筒扫过所有空空的书桌,仿佛这个空房间充溢着他们的心和他们的爱,仿佛他们的美善使这里变得美善,满载着爱。神藉着爱照他自己造的人性多么可爱,其中的每个个体都是奇迹。这具有终极、永恒的意义。从神手里接过他们做我的孩子,以纯全、诚实的心爱他们也被他们所爱,没有不义、谄媚、感伤:多么美妙啊,这是一个启示,是历史之主的再来。

这种爱必定生出盼望,甚至是对政治行动的盼望,因为在这上面,盼望是最必不可少的。盼望在任何时候都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当一切看似毫无希望时。这一点在政治骚乱中尤其重要。哪怕十分微茫,也要怀着一线希望,希望人类放下武器,停止奔赴灭亡,最终学会与他的弟兄和平共处。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必须那样做。必须学习如何做,必须做到。对于人类的这个最迫切的需要而言,别的一切都是次要的。

1961年11月27日

IV. 163

11月9日

向死而生

我们的尊贵遭到死亡的试探——我指的是我们的自由。当“岔路口”到了，愉快地踏上这条路吧，它将带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把自己作为丰厚的礼物，但不是献给死亡而是献给生命。因为一个人若知道如何死，不仅此生会活得更长（好像这重要一样），而且因他的自由而永生。

人类在死亡面前的绝望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可怜，因为这个时代他无所不能，却无法逃避死亡。若他同样无法逃避许多别的事，或许可以更好地面对死。

但我们的力量只是强化了我们的错觉，仿佛我们即使无法驱走潜意识里对死亡的恐惧也能紧紧抓住生命。我们与死只有一臂之遥，却在潜意识里努力相信自己在它的权柄之外。这产生了无法忍受的矛盾，使我们更加迅速地成为它的牺牲品。不畏惧死的人不会想方设法逃避死，当那个时刻来临，他坦然面对。

因此，能够面对死亡的人也能够快乐地度过此生和下一个生命，无法面对死亡的人无论在哪一个生命里都不会幸福。这是生命最核心、最基本的真相，不论你是否是它的“信徒”——因为这样“面对”死亡已然意味着信、诚实的心和基督的临在，不管你是否意识到这点。（我指的不是刚硬之人的绝望，而是一个诚实、清醒、敏感之人的率真，他愉快、自由地担负起生命的全部责任。）

1958年11月25日

III. 232

11月10日

忿怒季节里的徽章

吉姆·道格拉斯寄来一封信,里面夹了一张一个和平主义者在五角大楼前自焚的剪报——那天一定是万灵节!它是对越战的抗议。他们也许会努力把他说成一个疯子,但他似乎是一个十分有责任感的人,一个贵格派教徒,乐于献身。一个人能对这样的事说什么?我不认识这个人,不能肯定他的动机一定是错的、迷乱的,我所能说的只是从客观上看,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当然,这是一个令人惊骇的信号,也许不得不有这样的信号。它十分有力,因为它不容争论、不可改变(多么可怕!)。它打破了众口一词无从抗辩的喧哗,狠狠击中了许多人。但3天以后它又将成为争议的话题,10天后又将被遗忘。

黎明前,我来到门廊上思考这些事,以及《以西结书》(结 22:30)上的话:“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当我站在那儿时,鹌鹑开始吹口哨了,田里、树林里遍地都是。我已经几周没听到一声了,还以为它们都死了,因为这儿到处是猎人。不,它们还在!生命、温柔、无助、眷顾、爱,它们是这一切的信号。它们只是继续活着,爱着,生产更多的鹌鹑,在灌木丛里吹着口哨。

1965年11月7日

V. 313

11月11日

努力保持清醒

杰姆·安德雷特从基多寄来一封愉快的长信,详谈了我想在基多创办基金会的事。他说在那儿,我将陷在一个极端保守的神职统治阶层和一个红色知识阶层中间,遭到两面夹击。我想这是真的。若要成就爱或任何有益的东西,这个部分就是我必须面对的——因为我无论认同红色一方还是资本主义一方,都不会生产出任何有益的东西。一个优秀的作家且属灵的人在现今的使命不是站在任何一方,而是超越二者。真心地赞同切斯瓦夫·米沃什在他那本十分杰出的著作《被禁锢的头脑》末尾所说的话。

重要的不是与胜利的一方站在一起,而是做一个真正的、革命的诗人。

在这个“食莲者”(Lotus Eaters)的岛上,要努力保持清醒。

1958年11月13日

III. 231

11月12日

将到来的国

请怜悯我们的盲目和我们的贫穷。

我们没有能力抓住上帝无比丰盛的怜悯和他的国。我无比痛心，为那些想通过在地上模仿他的国来减少人类苦难的人。巴勃努·聂鲁达——一位优秀的诗人——他对谎言的盲从使我伤心。当然，他和他的诗歌，将被他选择服侍的东西损毁。

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能力认识那建立在奥迹里的国和它无限的权柄，不晓得那从世界的幽暗处升向上帝的礼拜虽不为人知却是真正强大的。这世界拒绝上帝国，它的百姓甚至不能肯定他们是什么国的百姓，但他们为神受苦，道在他们里面得胜，藉着他们人类将再次回到基督里，回到神完美的“像”。（基督里的人已然是那个像，但我们这些本应最了解这点并为之震撼的人，却总是忘记。）

主观上的信，自发的情感，苦行的美德，对义务的尽忠——这些虽然必不可少，但还不够。它们只是开始。

1957年11月26日

III. 143

11月13日

彻底的清晰

明天是圣灵降临节后最后主日。“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对这一福音,一直怀着深深的敬畏和愧疚。自皈依以来,它每年都跟着我,反复重现并没有消减它的意义,使它变成一条僵死的陈规。相反,我越来越意识到它在我生命中何等重要。

昨天下午在隐修院,清晰感突如其来,一种明确、彻底的清晰。那就是我必须坚定地投身于反核战的斗争,绝不妥协。这包括拒绝投票给那些赞成威慑政策的人,并努力使这种立场和责任变得越来越清楚。我以前并非不想这样——只是从没有这么热忱和坚决。

昨天晚上,路易斯·马西农在便条上说要为最近在巴黎被屠杀的阿尔及利亚人禁食。我常常省略早餐,这一次连晚饭也省略了。这样很不错。我睡得更好,晚祷和默想更清晰了。还有我的弥撒——天太黑,没有灯,无法读使徒书信和福音书,但奉献经过后,晨光出现了。一天的第一缕光,虽然微弱,却光辉、圣洁,意义重大。

1961年11月25日

IV. 182

11月14日

真实要在沉默、工作和患难里形成

当神离我们远去时,我们谈起他。(是我们远离了他,他的常在是对我们的控告!)我们想象自己为神而存在,而我们活得却好像神为我们而存在。我们取用恩惠,如同它是交到我们手中随我们喜好而成的物质。我们取用神的真实,把它当作捏造偶像的材料。我们忘记了我们是物质,他的恩惠是他的智慧加在我们身上的形状。陶土理解陶器匠的工作吗?难道它不允许自己被造成可供拣选的器皿吗?

真实要在沉默、工作和患难里形成——是它们使我们变得真实。而我们总是过多地谈论自己,干扰神的工作,甚至告诉他我们应该做什么,建议他如何把我们造得完美,然后等待他的应允。很快,我们就失去了耐心,从令人心焦的沉默中背过身(他的工作只有在沉默中才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编造了答案和永远也得不到的应允。

沉默,是为了敬拜他的真实,工作是为了表达我们的谦卑,患难源自爱,而爱唯一的目的是:成就神的旨意。

1952年11月12日

III. 24

11月15日

喜乐与痛苦的节日

客西马尼教堂的祝圣日。一个痛苦与喜乐并存的日子。

没有什么能比圣诗《受祝福的耶路撒冷》更美,更令我快乐。晚上,一边哼着它的旋律,一边望着墙上圣洁的烛火。整个建筑像被爱抚摸着,被爱祝福,成为圣事。

“他们将在圣洁的墙里存到永远。”我也一样,将被放在永恒的位置上“存到永远”。我很高兴,真的很快乐,我真的充满感恩,因为那意味着永远的生命。

又一次,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冒上来:“我到底在这儿做什么?”我已回答过成千上万次。“我属于这儿”,可这不是答案。最后,还是没有回答。任何使命都是一个奥秘,那是言语的魔术无法弄明白的。

它是一个矛盾,且必将永远是矛盾。

1957年11月15日

III. 137

11月16日

藉着信和火

(1938年11月16日,莫顿在纽约科珀斯克里斯蒂教堂受洗。)

今天圣餐前,一件事击中了我:我太过依靠自己来驾驭我的生活。

我把自己交托,又把自己取出来,读一切符合自己判断的东西。以此为条件,我献出自己。

结果呢?我们寻求善,找到的却是困惑。我们唱着“平安!平安”,却没有平安。

我把自己交托,在真智慧里安歇,它为我安排好了一切。我发誓不再挣脱你的怀抱靠我自己的脚行走,我不该忘记我不再在地上,或靠近地面。

从现在开始,让我凭着信心而活。“因此,要先求他的国。”

1947年11月16日

II. 134

11月17日

平安的钥匙

夜里,一层皱皱的薄云笼罩着天空,但没有完全遮住月亮。随着晨光慢慢消逝,云越积越厚。空气里有如下雪的感觉。一道道黯淡、苍白的光笼罩着南面漆黑的山。

祝圣的铃刚过,SAC公司的飞机就从山谷上方俯冲下来。一小时后,另一架飞机来了,它离这儿更近,几乎就在修道院顶上。巨大,完美,不祥的预示,俯冲的力,灰色,载满“广岛”和“和平钥匙”。

这些天充实、安静、有序、忙碌(锯木、扫除、阅读、做笔记、默想、祷告、烧火,或只是注视着山谷)。只有在这儿,我才感到自己是一个充分完全的人。只有真正的人才适合献给神。

不必看温度计也知道天气有多冷。穿上厚衣服,劈些木头生火。我喜欢把煮咖啡剩的温水倒在小盆里洗脸。然后,在月光下边走边做弥撒,落叶在我脚下吼叫。不被拉扯,不必紧张,不用等候下一个降临到我身上的东西,也不用寻找一个安静、可读书的地方。在这儿,生命是真实的。

1964年11月24日

V. 169

11月18日

无法解释的的真实

任其自然吧——放手吧——不要被体系、言语、计划拖累。而要在体系、计划里自由自在。不去费力摆脱一切行为，一切言辞，不管在这个还是那个行为中，都自由、从容、无拘无束。刻意的默观者错在把自己悬挂在某种无为上，而这是一种囚禁，一种昏迷，是“任其自然”的对立面。实际上，寂静主义与真正的内心自由是不相容的。愚蠢、强迫性的“寂静”是一种负担——自我重重地压在头脑里。

仍在想 K. C.，她从辛辛那提写信来了。从某种角度上讲，我给她的信丑陋极了。我等于在说，“不必聆听神的声音，他不会对你讲话。”但我不得不这样说。今天，对某类人来说，他们所在的位置要么不可能听见，要么只是自欺欺人的听见。他们的“听”是一种错误的听：听的是一个限定的信息，一个客观的声音，一个可感知的意思。实际上，一个人通过回应圣言决定自己的生活，但那并非定义好的、易于理解，或有可靠解释的话。在无法解释的虚空面前，一个人决定去爱，因为从这虚空中来的是无法解释的真实。凭着这个真实，人的存在被立在平安里——直到这个真实被过紧地抓住，过于清楚地解释。那个时候，人倚靠的是言语，即倚靠自己的理解力和自己的不真实对存在和它的“信号”做出解释。那个时候，人就迷失了，不得不在漫长的虚空中再一次被找回。

1966年11月13日

VI. 160—161

11月19日

做一位教师

看完了康切斯的威廉写的《世界哲学》。关于教师的那一小章很美,我被深深打动了。我常常忽视自己使命中的这个要素,但显然,我是一个作家,一个学生,和一个老师,以及一个默观者。我的孤独,是一个作家和教师的孤独,不是一个纯粹的隐修士的孤独。最重要的是,且理应对真理的爱。我知道没有什么比通过交流和分享真理来结成爱的纽带更宝贵了。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

昨天,在柴屋那里,艾丹·纳利走过来对我说,“神父,战争好像停火了。”

后来,我猜他指的是肯尼迪宣布停止大气核试验。

今天(最近一直阴天,今天比往常更黑了),刚好在晚饭前,艾丹·纳利在温室那里遇见我,他根据从电视上看到的消息讲了些悲观的预言。没有一点清楚的。也许俄国人正努力挽回他们在古巴问题上损失的面子。好像还有关于德国的事?柏林吗?

问题是不要丧失一个人的洞察力和严肃。每一次都是“末日”,一次比一次近了。牛津学会的学生在古巴危机中喝光了他们的美酒。不管这次来的是什么,他们都没有任何美酒了——若这次来的是危机,而不是艾丹想象的那样。但艾丹的想象力与任何报纸一样好——只是有点模糊。

1962年11月13,17日

IV. 264—266

11月20日

另一个失去的顾客

在读马比荣关于隐修会研究的书,它充满智慧、令人愉快。其中,有一句引自塞内加的漂亮的话:“你若将自己献给研究,你将卸去生命的一切负担,你既不希望夜晚来临也不希望灯火熄灭,你的心将不再为别的事忧虑、占满。”

温暖的阳光,安静的早晨。猪把食槽盖撞得砰砰响。普拉西德弟兄在金银花那里忙碌着。我坐在墙外香柏树下的矮凳上。我们的弟兄十字若望讲过一个克雷孟弟兄的故事,他和“他的人”想要“抓住”考尔曼弟兄和向他买猪的当地农夫。因为考尔曼弟兄耽于贫穷,从不开灯,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农夫在偷猪。黑暗中,一个弟兄冲到考尔曼面前喊道,“这人是我的了!”无人受伤,但农夫吓呆了,有5分钟说不出话来。他说他再也不来这里买猪了。

1958年11月10日

III. 229—230

11月21日

火 花

丰盛！彗星。我来到户外，虽然有雾，但当它刚开始出现时我就看见了它。后来，它变得越来越清晰，十分明亮（我看到的是反射作用下的彗星尾巴，因为它现在已划过太阳）。一个以极其美丽的姿态快速移动的物体，这个巨大的矛向下刺入地平线，在那里太阳将消失一个半小时。我在橡树下观看，橡实掉落在四周，这时教堂的铃响了，颂谢词和祝圣的时间到了。15分钟后，3颗陨星划过天空。两架军用运输机咆哮着，沿着彗星的轨迹一闪一闪。牡鹿在树篱后幽暗的田野上叫唤。丰盛！我带着喜乐诵读了《诗篇》十八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1965年11月5日

V. 312—313

11月22日

觅人的神

亚伯拉罕·海舍尔的杰作《觅人的上帝》，其核心精神在于强调时间和事件在启示宗教、先知宗教里的重要性。

事件，不是过程。它独一无二，不可再现。

一个事件的场域是一个人的场域。凭借决心、自由行为从过程中解放出来，独一无二，不可替代。与神的相遇。

海舍尔：“一个事件不可能被简化为一个过程的一部分。”

“谈论事件，就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是远非我们所能解释的。”

看《约翰福音》前几章——门徒们与耶稣的相遇以及约翰与耶稣的相遇。重视看、发现、命名、差派。

雅各的梦和醒：“（这）乃是神的殿。”一切都是因为相遇，因为梯子。

凭借重要事件的重生和记忆，过去成为现在，人超越了过程。

“对时间的这种理解并非只有历史学家才有。它是所有人自觉不自觉地共有的，并且是人类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

1960年11月15日

IV. 66

11月23日

悬在神的慈悲上

每年一度的退省要结束了。我被费伦神父关于圣心的讨论深深打动了。清晰简单的词汇竟包括那么深刻的神学内涵。它向我展示了那些最单纯最忠诚的信和爱有着怎样渊深的光——这在知识分子看来似乎有些老生常谈。但实际上,也许最简单最普遍的真理才是最深刻的。

就我自己来说,在退省期间,在空虚、无助和羞愧里,许多事在我身上成就了。我意识到自己任何时候都可能崩溃,但同时也发现,当我祷告时,我比从前祷告得更好。我指的是我不再需要任何特殊的祷文。简单的口头祷告,尤其是日课和赞美诗具有任何祷文都无法企及的深刻和单纯。完全悬挂在他的慈悲上,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将满足。

1952年11月29日

III. 25

11月24日

我的画像

愉快、寒冷、孤独的下午，冬日的下午，满载着冬天的沉默、孤独和充实。大约20年前我来到这样的冬天下午。这些下午包含了我的使命里所有无法解释的意义。

维克多·涵默来了，带来了刚刚起头的圣索菲亚木刻画和他关于记忆女神摩涅莫辛涅的新作校样。它们美极了。（我终于领会了费德勒的主旨，其实非常简单：艺术是要被看的——不是被想象的，不是为了观看者在头脑里重新加工。艺术的关键是看的体验。）

维克多为我画了一张素描，这（与人们的偏见正相反）至少有某种意义。这是一个耐心的，充满人性的作品，我坐着、谈话、被理解在纸上。与照相机多么不同！我有不可救药的镜头恐惧症！糟糕的即时快照，把姿势、做作永远地定格下来。就像许多疯狂的基督徒对审判持有的悲观，痛苦的理解——当你做了某个短暂却可憎的事情时，它躲在某个角落残酷地把你拍下来。仿佛这就是真相。事实上，审判是对人的一生的耐心，缜密，恒久的理解，一切都包含在内，一切都有语境。

1961年11月17日

IV. 179

11月25日

眼睛的盛宴

整个弥撒都在日出前,不开灯,黎明前的光照在圣坛上,像有了“灵性”,不同寻常。教堂里静静地撒着纯洁的,珍珠般的光!这些光是奇迹的见证,有什么礼拜仪式比这更美呢?

灰色的野猫从花园的枯叶中间飞快地窜进墙洞。阳光落在建筑工地上,水房上。枯叶。

在通往隐修院的路上,一只鹰出现在矮灌木丛中间的香柏树上方,那附近曾是鹌鹑从前的居所!!它盘旋了四五圈,伸展的尾巴上闪着红褐色的光,当阳光从翅膀下穿过时,它遍身银光,好像诗篇里的鸽子。

1962年11月25,26,27日

IV. 267—269

11月26日

我的母亲

客西马尼,我们的圣母。在某种意义上,马利亚是教会,而教会是我的母亲。她的爱把我们带到这儿,使教会结为一体。当我在香柏树下,或在田野上劳作,或在唱诗班里唱诗时,我明白了她的爱。她的爱使我渴望孤独,而她将满足我的渴望。她就是我的孤独,她在这儿。我必须不断地寻觅,一遍又一遍。

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我希望自己停止发问。我祈求她降下恩典使我在这里结束旅程,让我作为一个圣洁的隐修士死在修道院,或者独自死在它旁边一个僻静的地方。我感到莫大的平安,我的心从未如此自由,如此穷乏和虚空。

1952年11月29日

III. 2

11月27日

喧哗的一天里一个小小的奇迹

一个愉快的下午,但充满喧哗。饭后飞快地读了几段《法句经》,一边读,一边想着外面晴朗的天空。多么像墨西哥的天!

现在,到处都很吵。东翼屋顶上遍地的锤子声,为熏制室切割胡桃木的电动圆锯;踢猪的初学生。政客送来的巨大的压路机,在大选前的日子来来回回大声咆哮着。(“动员投票”,院长说,“让他们知道我们有权力!”)

厌倦了写作,厌倦了书信,厌倦了自我表达。

沉默、孤独、平安。

即使周围一片喧哗,我也能在自己的房子里保持沉默。

每次我去教区参议会,都感到那些把我绑在客西马尼上的联系越来越弱了。

读了一点帕兹卡洛的印第安人调制喷漆的事。在让提兹岛,万圣夜是一个很重要的夜晚(在希碧乐·阿克斯拍的照片上,印第安女人点着蜡烛坐在墓地上,旁边放着食物)。

万岁!圆锯坏了。

1959年11月2日

III. 338—339

11月28日

美国式的神秘主义

我半夜醒来,外面狂风暴雨。雨水砸在隐修院屋顶上,重得跟卸货的货车似的。门廊没在水里。不停地有闪电。此刻,黎明时分,天干净了,一切又变冷了(昨天很暖和)。昨天,我读了一篇关于迷幻药的文章。这个国家对毒品神秘论抱着普遍的狂热。我有些惊骇了。神秘主义最终成了美国风格的代表。人们觉得理应如此。美国宗教道路上的一个决定性转折!这个转折是我不能接受的(也不必接受!)。我希望,这能使我的路更安静,更少干扰。就目前看来,重要的是离开一切交通:和平运动的交通,政治的交通,教会的交通,所有这些!今天,华盛顿爆发了大规模的反越战和平抗议。我要禁食为他们祷告,但并不献出自己的和撒那。

1965年11月27日

V. 318—319

11月29日

偶像崇拜的罪

基督教的信仰使人能够或应当能够置身于社会和它的机构之外，并且意识到它们全都站在不可预知的审判之下，因此，我们绝不能对人为的政策、计划、组织，或历史进程的解释毫无保留地赞同。否则将等同于偶像崇拜。

1964年11月30日

V. 171

11月30日

在严冬的门槛上

一整天都好像是春天。不仅因为光和温凉的空气(虽暖和,却带着3月般稍嫌刺骨的风),而且因为我的禁食使这一天感觉像四旬期。傍晚的时候(我在4点左右就吃了晚饭,而不是5点),天突然更亮了,仿佛回到了3月。

中午午饭前,我来到圣伯那德湖(它出奇的浅),天空、山、树木仍然那么透晰、清新,它们使我想起20年前的春天,那会儿四旬期很苦,我刚刚来到修道院。

奇怪的感觉!仿佛重拾那些日子的新鲜感,那个时候,我的全部隐修生活都在前方等着我,一切都还敞开着。可现在,一切都已留在我身后,这些年裹着它们愚蠢、不尽人意的历史,一个接一个过去。但,这儿的空气竟像春天一样,和从前一样新鲜。我惊呆了,禁不住停下来注视、惊叹。火炬松是我们10或15年前栽的,现在已经20英尺高了。第一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如新的一般,——而它是10年前建的(带着我多么大的盼望!)湖水闪着粼粼的光。一只蓝松鸦飞下来,像金属一样反着亮光。我走到乔纳森·丹尼尔的雕塑所在的树林,读了一点奥利金的文段。接着,继续站着,惊讶地感受着这里的静谧,灿烂的太阳,春天般的光。还有草地清晰有致的轮廓。还有小山丘,以及秃树枝在阳光下充满希望的亮光。可这不是春天。我们正站在严冬的门槛上。

1967年11月25日

VII. 15

12月7日

将临期的天气

美丽的将临期天气，灰暗、寒冷，成群的小雪花呼啸着穿过山谷。冬天真的来了。我在外面给鸟放了些面包。

我从未感到如此接近我的起点，也许我要走到尽头了。将临期的圣歌像是头一次听到，仿佛它们是一直以来离我最近的东西，仿佛它们对于我的心和生命的雕刻是决定性的一笔，仿佛我已接受它们的形状，仿佛不会再有任何别的旋律与我如何契合。它们是我自己，是言语，是旋律，是一切，也是把我带到这儿为和平祷告的《甘露弥撒》。我没有很好地为之祷告，我的心不够纯洁，我也不够智慧。今天，在圣事面前，我为我的傲慢，为生命的不忠、软弱和混乱感到羞愧。

昨天，我为新的一代，新的诗人，和平的战士，和我的初学生庆祝了弥撒。他们中许多人有一种特有的诚实品质，那是老一代在那个严酷、提倡安全正确地思考的年代自我放逐的品质。愿神使我们不做“正确思考”的人，不做和他们自己的警察一起思考的人（由于警察不思考，其他人自然也不思考）。

1962年12月9日

IV. 272—273

12月2日

爱来自孤独里的祷告

“爱来自祷告，祷告来自不变的孤独。”(叙利亚的以撒)近来，我省去了默想的时间，更早来到修道院，把一天大部分时间花在仪式、讲座等等上面。与我平日的隐居相比，这一改变造成了某种困惑，不安和松懈。孤独不是偶尔为之的游戏。当然，我仍需要一部分愉快的公共生活，需要保持十分固定的联系。但每次你几乎要沉入平静时，从中被连根拔起是十分痛苦、不安的，这使你永远无法完全沉入统一和圣洁。当然，教会里也有平安，但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节奏，它更活跃。

而在孤独里，有先知火一样永恒的实体，有拉美诗人简洁有力的忿怒、嘲讽和幽默，我与他们中许多人一直保持着温暖、默契的联系，比如秘鲁的布兰卡·巴雷拉(我必须翻译她的一两首诗)，和约格·爱德华多·艾尔森！

终于又有光了。起初，天上只散落着几颗星星。而当我 2:15 第一次起来时，惊喜出现了——在树林的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落竟挂着只剩下一小片的月亮。8:05 太阳升起来了(我们这里遵照的是东部时间标准，与自然不尽吻合)。这个惊喜和重生的时刻，分外圣洁、宁静、安祥。树林和山谷沉浸在静谧中，可突然间，不知什么地方的一只小母牛欢快地叫了起来，它在向早晨致敬。

1964 年 12 月 29 日

V. 184—185

12月3日

与死亡天使同在的一瞬

去年我常常想起死亡。它向我显现，我“理解”了它。我知道我必须死去。而昨天夜里，仅仅稍纵即逝的一瞬，毫不夸张地说，我经历了这个自我很快将不存在的事实。“不在”和死一闪而过，没有恐惧或悲哀，没有任何东西。只是不在那儿。我想这是孤独果实的第一口味道。天使飞过来，大声地自言自语，自顾自地忙碌，几乎没有注意到我。但他记下了我。我们认出了彼此。当然，这个“我”并不是“我”，不是这个身体，这个“自我”，我不只意味着我的个人属性。但我不妨在它里面坚实地扎根，认同它——认同这个将在自然属性上完全不存在的东西。

在隐修院，我看到自己可以多么快地陷入分裂。我和自己讲话，绕着隐修院跳舞，唱歌。这些都很好，但这不是认真严肃的生活，它们代表软弱和眩晕。我又一次感到这个自我正在濒临瓦解。（但我也知道到这个外在的自我能崩溃也能重建，好比干皮脱落的同时，新皮正从底下生出来。）

1964年12月4日

V. 173—174

12月4日

我的旧生命慢慢脱落

昨天晚饭时,我开始读雅克·艾吕尔的《政治幻想》。发现有人与我立场一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我一定是一个坚定的非政治论者,因为我时刻准备必要时发表意见。但是,我认为这本书有点贫乏和天真(也许是哲学上的虚弱,我不知道)。但对于现代迷信,诸如“没有政治价值的东西根本毫无价值”,“一个不读报的人不能成其为人”,他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政治中立者将被作为术士逐出教会。人与人最深的交流只能依靠政治宣言。

什么是最重要的?具体而言,它意味着我目前的隐居生活,对它的视角和要求的接受,以及持续缓慢的自我调整。一天天,一点点,我意识到我的旧生命正在脱落,最终将裂成碎片。随后呢?我的孤独不像德国诗人里尔克追求的那样——为了诗的喷发,它也不仅仅是宗教意识的深化。那么是什么?目前为止它只是不得不寻觅不得不去爱的一个神学概念,或一个形象:“与神同在!”如此神秘,可人一旦意识到这是他的自我和自我意识的尽头,永远的尽头,也许会千方百计地逃避它。我准备好了吗?当然没有。但我的生命正朝着这个方向奔去。

1965年12月5日

V. 322

12月5日

决心死在基督里

宁愿死去,也不放弃与生俱来的寻觅。在寒冷的清晨,在日光灯下慢慢地读书。新神学家西默盎,是一个能真正使文字燃烧的人。在安逸的修道院,很容易把他作为一个极端主义者忽略掉。不在任何世俗的目的上想着自己,而把全部心思放在基督上,想想吧,你在多大程度上分享了至高的善,和天使的体性。(《教义问答》,II)

今天早晨,我清楚地看见并经历了我自己的惰性、软弱、敏感、愚拙和基督的爱之间的差距。他的爱能把我里面的一切瞬间合拢,不再有犹疑、迷失和倦乏。我若把我的生命浪费在一堆混乱、琐碎、愚蠢的东西上(实际上它们只是为了掩饰绝望),对基督将是怎样的玷污和耻辱?

我不会忘记今早天亮前做弥撒时见到的镰刀一样的月亮。寒冷的天空,松树中间漏下来的星光,雪和霜,黑夜与晨光交接时刻的赞美。在寒冷的将临期,我又找回了初来这里时的茫然和讶异,那是23年前,我丢下一切把自己献给神。我很久没有那样的感觉了。在很大程度上,是树林的生活把我带回来,与冷山的孤独和贫瘠,与肯塔基无与伦比的冬天,与我自己真实的生命面对面!

1964年12月1日

V. 172

12月6日

宝贵的穷乏

我越来越多地思考自我空虚和自我忘却的问题——但不是为了沉溺于集体的迷信和绝望。而是为了放弃自我事奉真理，耐性地服事前来寻求帮助的每个人；了解他们的需要，竭力服事这个需要，不在乎结果或回报。看哪！

夜晚：雨，静默，喜乐。

我相信，神若看到修道士的穷乏、补赎和无助，看到孤独者和哀哭的人，哪怕看到一丁点，他也一定会下来降生在那痛苦中，把它变成无边无际的喜乐，变成世上平安的种子。这是，且永远是，我的使命。对我而言，任何事若阻挡我看见这种宝贵的穷乏，看见眼泪和喜乐的种子，都毫无真实性和意义可言。我有权力告诉其他人，只要我告诉他们的是存在于他们心中的真理，它将减轻他们的疑惑，使他们因这一小点困乏变得强壮，因为在困乏里，神永远是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生命。《诗篇》不就这么说吗？

务要坚固，你们将看到神的救助临到你们身上。

这个真理多么深刻，多么重要！

1962年12月25日

IV. 280—281

12月7日

为祷告而祷告

在隐修院,你要么祷告,要么颓废。假装祷告不够;只是静坐也不够。必须真实——可如何去做呢?孤独使你陷入绝境(或心灰意冷!),这很好。你为祷告而祷告。还有死亡的真相。约翰·多恩的诗和兰塞罗德·安得烈斯。

一个人的夜晚的品质依赖白日的思想,白日的理智,记住这点很重要。我把白天的罪带到真实的光明和黑暗里珍藏,没有伪装——而后我想重返伪装。谁曾说过孤独的生活是一种伪装和欺骗?仿佛在孤独里伪装很容易!!!更容易的伪装是在集体中,因为在那里,你可以依赖一个普遍的错觉或普遍的意见,用它来替代真实。午后独自一人的散步里人可以伪装,但夜会撕毁一切伪装,使人归于虚无,被迫开始回归真实的长途跋涉。

今晚,天又变冷了,当我走进黑夜,零星的小雪花在手电筒的灯光下飞舞。橡木的一头仍在壁炉的小火苗里燃烧。准备好蜡烛、咖啡用的糖,还有便壶——这样我就不必半夜冒雪出门。还有什么更大的安慰是一个人渴望的?

1964年12月5日

V. 175—176

12月8日

裹着千层外衣的老人

夜晚：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人心深不可测，迂回曲折
这个老人身上裹着千层外衣

——兰塞罗德·安得烈斯，《祈祷》

多么悲哀的话，我若没有这些天的孤独，也不会如此深切地领悟它们。这些天，雨敲打着屋顶，笼罩着山谷。夜晚的雨，桶里讨厌的积水，房后的锯木，烟囱里飘出的淡淡的核桃木香——我品尝着它们，我知道我的诡诈，也知道我的大多数麻烦都源于我自己的愁苦。这就是孤独所为的么？这样也好，不过我必须祷告，为了获得忍受它的力量！（诡诈的心拒绝那样——但神比我的心强大！）

主啊，我要承认我的过错。
噢，谁将鞭打我的心灵
对我的罪毫不留情？

1964年12月3日

V. 173

12月9日

真“我”的复杂性

我起床时,门廊上大概 30 度左右,现在天亮了,降到了 21 度。这会儿是最冷的几个小时——默想,属灵的阅读,热柠檬茶和着得正旺的炉火。我在读保罗·埃夫多基莫夫的《妇女与世界的救恩》,喝完茶又读了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

“十字架用我们的软弱和失败做成,用我们的自我,更主要的是用我们深深的忧愁和说不出的丑陋和罪债做成,简而言之,它用此时此刻真我的全部复杂性造成。”

我深深经验了埃夫多基莫夫这个千真万确的洞见。说到天主教和平联合会——关于它仍旧什么也没解决——我看到自己当初对和平活动,天主教事工等等的热情多么不真实(虚伪)。它既自私又天真。我没有考虑到他们与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必定不能达成永远的一致。但总体上,我的确赞成他们的理想——虽然并不赞成所有实施的细节。你可以继续没完没了地分析下去,而我必须接受自己内心的这个矛盾,交托一切。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此刻,我多么想做一次大扫除解决一切,但我必须满足于什么也不做。

1965年12月2日

V. 320—321

12月10日

在基督里死而复活

(1941年12月10日,托马斯·莫顿进入客西马尼修道院;1968年12月10日,他在泰国曼谷参加修道会议期间意外身亡。)

我来到孤独里,为了爱和死亡。我来到这儿,为了在基督里被圣灵造就。

我被唤到这里成长。“死”是成长的临界点,是向新的存在方式的过渡;向我所不知道的成熟与丰盛过渡(它们在基督和他的天国里)。还在子宫里的孩子无法知晓出生后会发生什么。为了活着他必须出生。在这里,我学习面对死,把它当作我的出生。

这样的孤独,是他羽翼下的庇护所,是我在他的名里藏身的地方。在这个圣殿里,施洗的圣恩是永远清醒、生动、活跃的真相,不仅对我如此,对整个教会也如此。在这儿,我是种在宇宙里的一粒种子,爱的种子,把果实带给别人。在爱里死而复活。

我需要被“坚固”在我的使命里。它命我成为我所是的那个人,有特殊的岗位和职责,让我做真正的自己,调整我的全部生活成为蒙喜悦的人。

1965年12月1日

V. 333-334

12月11日

渴望重新开始

我在做领圣餐的弥撒时,听到哀悼的铃响了——一个修道士快死了。我猜铃是为杰拉德弟兄而响的(它们为你而响!),一小时后他逝世了。又一个年老的弟兄去了。

一位远方的亲戚寄来一张老照片,是他和妻子去道格拉斯顿时拍的,30年前我曾与祖父母住在那儿。照片上除了他们,还有祖母和我,以及房子的后门廊,桦树。我记得那之后不到两年祖母就去世了。那上面的我吓了我一跳!一个年轻的橄榄球手,来自剑桥的小伙子,健壮,活力四射,快活,自负,似乎在取笑什么。这一切深深触动了我。我知道那是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身体,一个完全年轻,健康,不知道疾病,软弱,痛苦,愁烦,疲惫的身体,一个悉心照料、充满自信、轻松自在、随时准备享乐的身体。自那天以后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我若变得更智慧,就不会在乎这些,但我相信自己并没有比从前更智慧。也许,我白白经历了那么多,忍受了那么多。虽然我并不完全那么想,但这是可能的。使我真正触动的是——我希望自己是那个橄榄球手,自负,精力充沛,最重要的是能够重新开始。而这多么荒唐!我究竟能做些什么?无论你怎么看,那些日子都是更好的时光!那时,我们没听说过奥斯特维辛,原子弹,等等,等等。(但,一切才刚刚开始。)

1965年12月21日

V. 325—326

12月12日

一种简单的本笃会生活

本笃会的生活十分简单,像福音书一样纯洁、简单。它把我们来自我中解救出来,使我们能够把自己完全交给神。

我无法知道前面有什么等着我,但我越来越清楚的是神要我把自己交到他手中,让他带着我经历将临到的一切,我必须学会信任他,没有恐惧,怀疑,踌躇,或退却。

昨天,在医院,年老的格里高利弟兄去世了。

今天是个明媚、暖和的日子,太阳出来了,小巧干净的云浮在高空,褐色的泥土高高地堆在格里高利弟兄身上。他是个瑞士人。有一天,这儿的一头牛戏耍时把他抛在了石墙上,后来他走路就一瘸一拐的。

我问可敬的神父是什么使格里高利弟兄变得圣洁,他说,“他总是在工作,从不闲着。他出外到草地上照看母牛时,会带一桶黑莓回来。他不能闲下来。”我也许知道我会得到这样的答案!

1947年12月14、16、18日

II. 145—147

12月13日

我的神父们

(1941年12月13日,托马斯·莫顿在客西马尼成为一名望会生。)

在墓地,我仰头望着天空。客西马尼的百年要过去了,恩典像浩瀚的海一样流向它。此刻,所有十字架都站起来跟我讲话。仿佛土地在我脚下晃动,仿佛死去的人要坐起来欢呼、歌唱。

我尝到了快乐的味道——世上有客西马尼,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我不是要寻觅这样的快乐,而是寻觅如何更好地事奉,更完全地属于他。

艾玛迪斯神父今天讲到我们需要具体的属灵理想。对我而言,最为需要的是十分具体、明确的东西——要穷乏,谦卑,而不是抽象的,属于天堂的东西,我需要的是在这儿,在客西马尼。首先并不是为别人,而是为自己。要使它成为你为之奋斗的真正理想,而不是一个偶尔想起鼓吹一下的东西。要祈求成为整栋房子里最安静、最温柔、最顺服、最穷乏的人,一无所有的人。事实上,我恰好与之相反。但在这个神给我的让我在此工作的地方,恩典仍在等着我——在这儿,客西马尼的所有神父,我爱他们,他们全都会为我祷告。

1948年12月20日

II. 256—257

12月14日

抵达为我指定的地方

昨天去了修道院,主要是为了我自己的弥撒和正餐。事实上,是在隐修院煮的晚饭,可估计失误煮了太多米,坐着半个小时才吃完,还喝了茶。但这是一顿极好的晚饭(边吃边望着夜色里清晰的山)。之后,洗了餐具——碗、盘、杯子、刀(切黄油用的)、汤匙——抬头看到一架飞机向北飞去,像是穿行在月亮和晚星之间的宝石——月亮差一点就圆了。我出门散了一会儿步,来到栅门那里(大约100码远)眺望山谷。难以置信的美和和平。蓝色的山,蓝色的天,树林,空旷的田野,教堂里的灯光——光藏在右侧的隐修院身后,穿过树林的屏障射过来。再远点儿,我可以望见三座农场的灯光。一个在牛顿家旁边,另两个座落在客西马尼车站后头的山里。

关于孤独的生活,神父们所说的一切千真万确。有诱惑和喜乐,更多的是眼泪以及无法言说的平安和幸福。幸福是那么纯粹,因为它不是你自己的事,而是全然的怜悯和恩慈,仿佛自己最终抵达了神为我指定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23年前我被带到这里来。

1964年12月16日

V. 179—180

12月15日

爱是唯一的答案

我的责任是成为这个世上真正的和平使者，传道人，把人们带到真实里，使我的全部生命成为神的真理真实、有力的见证。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一段感人至深的话(我和他一样认为甘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最值得托付的政治思想家):“我们必须革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必须有勇气革新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昨天的陈词滥调将不再有意义……把这一点带到全人类中去是知识分子命中注定最重大的职责。他们有足够的勇气战胜自己的民族局限性,从而以激进的方式引导全世界改变他们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吗?”

爱是唯一的答案。但中世纪对爱的空谈是徒劳的。爱在今天意味着什么?在现代世界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必须以全新的方式全新的态度去爱,但我想,我最先要做的是承认自己不懂爱的涵义——不管是何种语境下的爱,不管旧的还是新的。

1957年12月27日

III. 149—150

12月16日

使平凡的显荣光

昨天,我为平装本集子选了几首诗,它将由“新方向”出版发行。我知道我最好的诗是早年的几首,不过我再也无法重返那个时候了。

那些日子的热情是特殊的,年轻的。它激发我去寻找一种全新的与众不同的热情,一种更久更深的热情。我知道我必须找到。可我不能回到最初的热情或随之而来的苦修主义上去,这种新的热情将根植于人道主义而不是苦修主义。现在已发芽的必须壮大起来,但绝不能追求别人的注意——当我宣布自己是一个诗人和神秘主义者时,我恰恰在不知不觉中那样做了。无论诗人还是神秘主义者可能都是真的,但远远不够,因为过于刻意。我不能像一个脱离世界却希望世界理解自己的人那样写作、讲话,而应当使自己完全委身于神对世界和人类的启示计划。它更伟大,更深远,更尊贵,更真实,也更隐晦。神秘主义不再是超凡脱俗的,它平凡至极。

1958年12月11日

III. 237—238

12月17日

在朋友的陪伴中

鲍伯·拉克斯的马戏团之书——《太阳马戏团》——是一首了不起的诗，一个《以赛亚书》一样的预言，它有你在现今诗歌中找不到的品质，一种独一无二纯全圣洁的爱，不惮于自我表达的爱。马戏团是象征也是圣事，是宇宙也是教会，是奥秘的原始世界和伊甸园，它里面的人全都拥有奇妙、愉快的技能，像做游戏一样任意发挥。它也是末世的圣礼——我们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马戏团里，为了把事做好，人类的爱至关重要。它是少见的几首有实质内容的诗之一。我想写一篇关于它的文章。

昨天，维克多·哈默和卡罗琳·哈默来了。我们来到湖畔阳光明媚的田野上，坐在吉普车里吃了三明治，喝了咖啡，还吃了苹果和姜。我有一颗牙齿的填充材料掉了。他回来是为了看礼拜堂——我希望他能为我们搭一个帐幕和一些烛台。可他看了看，一点也不兴奋，说，“这是一个烂地方。”一句预言似的话，完全不同于教堂祝圣日那天用作进堂咏的雅各的话。但他把自己画的一幅耶稣受难像借给了我们，那是他为科尔塞姆所作的画之一。

他送给我一把日本小刀。为了向它表示敬意，我打扫了房间。

一个人到安迪·布恩家旁边的水乡弄来3棵大树和1棵小树。

昨天，一个明媚、快乐的日子。

1959年12月20日

III. 360—361

12月18日

祈求智慧的心

今天早晨,我在祷告里祈求一颗智慧的心。我想,今年我的圣诞节礼物是真正发现了诺里奇的朱利安。一直以来,我都在她的周围,徘徊在她的门口,我知道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正是因为我对她充满智慧的友谊确信不疑,才一直不急于揭开我此刻的发现。

在我看来,她是一位真正的神学家,甚至比圣女大德兰更清晰,更有条理,更深刻。我指的是她把启示的真正内涵阐释为深刻的内在经历。它首先被经历,接着被思考,然后思考再次回到生命里得到深化,因此,在她一生中,她的直观彻彻底底穿透了她。

她的一个核心信念是末世意向,指向的是那个核心、有力、隐秘的行为,即我们的神在无始无初时就规定好的“伟迹”,“藉此,一切将在末日那天造好”。

尤其是第一悖论——她必须“相信”并接受某种可憎的却仍属于基督的“言语”“存留于万物之中”,且“万物的一切终将圆满”。她必须坚守这一明显的矛盾,这也是她神学的核心。我相信我所祈求的“智慧的心”正在于此,即同时待在希望和矛盾里,对“伟迹”坚信不疑,因为只有它才能使属灵的生命具有真实、完全的维度。

1961年12月27日

IV. 189—190

12月19日

最后,唯有恩典

我不得不承认:这儿的生活主要挫折不是来自隐修生活本身,也绝不是我自己“方式”上的问题。它们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与这个国家的经济文化模式密切相关(不可避免)。我们与它之间的联系比我们认为的要深。我对修道院院长的评价正是基于此: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商人,内心里以自己的实际和精明为骄傲,而表面上却假装超脱来“撇清”,比如压制通信,拜访,消遣,等等。(他反感我与智识世界的交往。在某种程度上讲,我的挫折是所有知识分子在一个商人和守旧者的社会所遭遇的挫折。)

我在灵修上的最大错误是与资产阶级的贫乏相关的消极主义,即让—保罗·萨特所说的“右翼的存在主义”:将焦虑视作一切生命普遍存在的因素……(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许是真的);把我自己的挫折和无力投射在世界上。事实上,我一直在这里经受着我的文化的贫乏,和它普遍的无力。我所拒绝的乐观主义正是否认这种贫乏的乐观主义。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应当有的乐观主义在哪儿呢?

埃玛纽尔·穆尼埃说,“成年人的单纯,要通过长期的努力才能获得,没有奇迹。”唯有恩典,天上的恩典,对新人的返老还童设置了最后的恩典。

1963年12月26日

V. 50

12月20日

永远的第一位

山谷里升起了烟,在光线下逐渐现出各种动物的形状,它的背后是幽暗的山林,一切看似危险却又和平。可能是灌木丛着火,或许是房子,又或许不是。早晨寒冷、安静,望着书桌上的记号,什么也没写。

也许我比自己以为的要强壮。也许,我惧怕自己的力量,于是使它转而对付自己使自己变得软弱。也许,我最怕的是神在我身上的力量。

此时此刻,我必须为全世界的需要专心祷告,而不去考虑其他任何看似“更有效”的行动方式。对于我,祷告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别的行动方式,若它们有作用的话。毫无疑问,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所帮助。昨天在弥撒里,为拉丁美洲,为美国全地,为这个半球祷告;同时,也为蠢货们,为拖着万物和它一起走向毁灭的白痴文明,感到悲哀。

1960年12月13日

IV. 73

12月27日

圣诞节的疯狂

清晨安静,昏暗。这一年的苦难和混乱,将带来什么?从防空洞生意,到价值50美金的塑料验服,种种的荒谬和愚蠢已经把人们“激怒”了。一直以来,清醒的人太被动了,他们如今不得不反抗了。但也许太迟了。

生命越来越疯狂,只有树林和田野是永远的慰藉。昨天,灿烂的阳光照在磨坊旁边高大的梧桐树上;脚下积了一层薄薄的雪。静默。此刻,同样的静默,同样的夜。

我还没有战斗全部的圣诞邮件。我被它吓住了。对于我应当读和想要读的,我读的还不够,比如克雷孟,额我略。可好奇心再次使我陷入模糊、愚蠢的境地。目前为止,我对那应该很熟悉了。在这个时点,一个人必须讲话,必须有所行动。但我祈求有一天我能学会如何正确地说和行。已经没有什么时间来学习这些重要的事了,我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匮乏,现在的和将来的,都交付。

1961年12月31日

IV. 190

12月22日

我们所不知道的力量

昨天,退省的一天,再次意识到最需要的是深深的、全然的谦卑——尤其是在我为和平所做的工作上。谦卑比热忱更重要。要把自己降为虚无,单单仰赖。否则,我只是在用这个世界的武器与这个世界争战,而这个世界将是不可战胜的。它甚至不必回击,因为我将耗尽自己,我所有愚蠢的努力将走到尽头。

要在爱里寻求力量。

十字架有着奥秘的,我们所不知道的力量。而它的力量有时被掩盖,它的涵义有时被歪曲了。

耶稣被钉十字架,首先意味着神的“形象”的覆灭。

这个“形象”展现给人,又从人这里取走(若人跟随它进入黑夜,它将复原)。充分的形象并不存在。传道者保留的形象往往是虚假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复活。

降生在基督受难之夜,在他的患难里受洗,没有形象。

1961年12月11日

IV. 184—185

12月23日

既悬在虚无上,却又在生命中

埃莉诺·希普利·德盖的一封动人的来信。她从英国(剑桥)返回史密斯学院途中,发现了我寄给她的一些短信,于是把它们作为了自己的“将临期读物”。我非常喜欢她。她是一个可爱的人。信的某些部分是用拉丁文写的。虽然目前为止我和她接触不多(我们的交往起于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寄来的她的《卡罗林的画像》校样),但我觉得我们能成为非常好的朋友,这个友谊对我们彼此都十分宝贵,虽然我们都因为将走至生命的尽头而带着秋天般的超脱(她很可能比我大很多,我猜有60多了)。这种感觉如同既悬在虚无上却又在生命中,仿佛是一个脆弱之物,一团将被吹灭却熊熊燃烧的火焰,这一切为生命的礼物增添了说不出的甜蜜,因为生命将被视作全然、纯粹的礼物,一个人必须以极大的忠诚,以真正纯洁的心珍藏的礼物。

1962年12月15日

IV. 275—276

12月24日

从死里复活

斯特拉的以撒的复活节讲道。深深的,深深的直觉性的信是一种复活,因为它服从的是至高的生命。最重要的是顺服无限的生命,顺服创造生命与救赎生命的权柄。信就是这种顺服。内在的屈服并不是圆满意义上的信,除非它是一种服从的行为,也就是说,它必须坚定不移地顺服神的真理,顺服它赐予生命,令生命活着的能力。

因此,信不只是一种选择性的行为,不是为了解决存在之类问题而选择的一种解决之道。它是一次出生,藉着对生命赐予者的顺服,对生命源头的顺服,通向更高生命的出生。

信意味着服从充满创造力的诫命,它使我们从死里复活。

1960年12月5日

IV.72

12月25日

我听见便信了

我终于读到了弗拉基米尔·洛斯基的杰作《神的异象》，它使我意识到第二届梵蒂冈会议带来的好事莫过于大公主义宣言，尤其是在东方神学方面。若这是一个在“默观”和“末世论”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会永远委身于后者。在这儿，在隐修院，我正在返回起点的路上(必须回去)，我知道我的起点在哪儿，那里有真道。我听见便信了。并且我相信他对我的呼召出自纯然的怜悯，他要把我唤往他的爱和救恩，我一路被他引导，当我最终在死里摆脱了肉身和他一同复活，我将见到他。因为当末日降临，“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

这意味着我的信是一种末世论的信，它不仅仅是为了领悟神性临在的奥秘。既然我的信意味着末世论，它也就意味着默观。而我若盲目地活着，直到某种想象被应验才愿意去“看”，我将多么愚蠢(此刻对我而言，“看”就是无法想象的应验的开始!)。因此，默观和末世论在基督教的信和顺服里是合一的，它们互相补充也互相强化。正是通过默观和爱，我才能够为末世的异象更好地预备自己，更好地帮助所有人驶向它。

1964年12月22日

V. 181—182

12月26日

被 唤 醒

在爱的礼物中,默观与末世论是明显结合在一起的。在爱里,我们被唤醒去寻找爱,因为在爱里,我们是藉着道而造且重生的。正是在这种样式里,我们被带入永恒。同时,爱也在我们内心唤醒了信心和盼望,我们迫切地盼着。在盼望里,真诚的应验已经开始。我们的默观就是领悟并“经历”赐予生命的爱,在爱里,我们的路、真理和生命向我们显明。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在路上,并且正是因为我们在路上,我们才在真理里面,而真理就是终点,藉着它我们将获得圆满、永恒的生命。默观就是对生命,临在,和永恒的爱慕。

1964年12月22日

V. 182

12月27日

乐于待在边缘

昨天,我还以为要下雪了——这一周天一直灰蒙蒙的,有时甚至是黑的。成群的鸟聚集在隐修院四周。20多只知更鸟,一打麻雀,松鸡,许多灯心草雀(我发现有一只死在了门廊上),还有一些其他种类的小鸟,甚至还有一对蓝鸟——我从没有冬天时在附近看到它们。昨天清晨两点左右,我听到有什么东西在房子里跑来跑去,结果发现是一只小鼯鼠。我不知道它是怎么进来的。有一刻,我想把它留下来驯养,但还是打开门放它自由了。至少让动物们自由自在,做它们自己!当它们还能这样的時候。

有人写了一篇关于当地崇拜仪式的文章登在《美国》杂志上:“教堂若想像披头士一样席卷全世界……”对于这种思考方式,你能期待什么?但恐怕这就是问题。我渐渐明白了,重要的是不该用乱蓬蓬的东西扫荡世界,无论它是披头士的还是宗教礼拜的。我乐于待在边缘。我能为这个“世界”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尽我所能待在它外面。

1966年12月14日

VI. 168—169

12月28日

旅程将尽

九时经后,在圣特蕾莎田地旁美丽、年轻的松树林里,是时候数算所有的静默和阳光以及那些相似的下午了。这里是我1957年以来的4年里特别是4个夏天每周都要来很多次的地方。我属于这里,在这儿我有深深的平安。我在这里没有房子,不曾宣布永远呆在这里,也从未说过它是“我的地方”。

在那儿,我发现了巴拉圭,有一阵子,这片树林就是巴拉圭(1957)。在那儿,我读了克尔凯郭尔及关于孤独的一段动人的话,那是亨利·米勒写大瑟尔的一段话,还读了铃木的许多东西,还有维诺巴·巴维。这是一片东方的树林。在那儿,我教了尼尔·理查森(埃尔勒德弟兄)一点瑜伽,与格雷戈里奥神父一起焦虑地踱步,拟定计划。在那儿,发现了《易经》里的抒情诗,之后来回走了一个下午。在那儿,读了《豹》和翁加雷蒂。在那儿,更多时间是祷告与默想,现在马上又要开始了。

晚祷后的加美乐圣母院美极了:高高的松树,静默,夜幕降临时树梢上的月亮和星星,荫翳的形状,雄伟的山谷和山峰:一切都在诉说一种更成熟更完全的孤独。那儿有座毫无遮掩的房子,它需要的不是依附而是责任。沉默为的是奉献而非逃避。黄昏中,点燃蜡烛。“这是我永远的安息之所。”——这种感觉如同旅程将尽,如同在尽头徘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有了回家的感觉,我的等待和守望结束了。

1960年12月26日

IV. 79—80

12月29日

崇拜日历

南达·库马拉斯瓦米,无与伦比的丰富!他那本论印度教和佛教的书,我初读了一遍,但并不指望一遍就全部理解和领会。

有一点,虽然众所周知,但这里讲得更透彻:你顺应自然所做的一切可能是圣洁的,也可能是不洁的,这取决于你的意识程度,但违反自然所做的一切在本质上必定是不洁的。

今天,这儿的隐修生活最大问题是机器、噪音和商业主义,非自然的一切替代了超自然。对自然与自然进程的冷漠必将导致属灵生活的堕落。

1960年末。像往年一样给树做了装点:锡箔铃,香柏木花环,干树枝,彩灯。

早晨的默想开始时,我在想生命能否让我看到下一个12年,也就是让我活到1973年的新年,活到57岁或将近58岁。那个年纪可能么?相信日历,我们陷入了多么愚蠢的视角!仿佛数字是真实,确定的东西,是生与死的神。这些数字,美好、古老的数字,没有面孔,没有声音,必将在那儿一言不发。

下一个12年会发生什么?人们如此恐惧又如此期待的末日之战终究不会发生吗——仿佛所有人的期待都遭到了事实的放逐?

人类世界的虚空终将使它走向最后的荒谬么?

1960年12月27,31日

IV80-81

12月30日

信心带给我们的盼望

(选自托马斯·莫顿致托米·奥克拉翰的信,信中谈到她母亲的逝世。)

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又一个悲哀的事,但让我们不要忘记从信心而来的盼望。神是我们的力量,没有什么急难能令我们忘记这个。相反,急难应当使我们的托付更深、更坚定。这是老生常谈了,但就我所知,这是我们当时时回顾的。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1968年6月28日

12月31日

快乐的结尾

昨晚,我在初学院礼拜堂做了守夜祷告后(做得不好,有点混乱和分心),很晚才回到隐修院睡下。万籁俱寂。布恩家和牛顿家都没有点灯。冷。躺在床上我意识到:我是快乐的。这真是个奇怪的词——“快乐”,可我意识到它确实在那儿,而不是作为“它”或宾语存在。是的,它在那儿,我是快乐的。今天早晨,起来看见光秃秃的树干上方挂满无数的星星。突然间,我被击中了,仿佛万物都裹着意义,藉着它们,巨大的怜悯临到我身上,仿佛耶和华正无比慈爱地俯瞰着我,出于爱给了我这个使命,这也是他一直以来对我的计划,而我的恐惧和绝望一直以来多么愚蠢,多么微不足道。无论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不管他们如何评判或评价,这些在我使命的真相里都无足轻重。这个使命就是孤独——虽然我不是一个标准的隐修士,甚至或许恰恰相反。我是否被归类或如何归类都不重要。带着爱以及它在我生命中放置的奥秘看去,一切归类都是荒唐可笑的。我没必要让它们继续占据我的心(若曾经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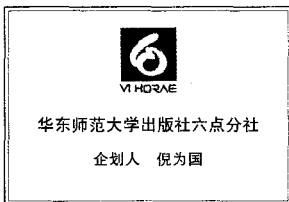
唯一的回应是带着你虚无的存在从自我中走出来,在感恩里把虚无倒空。要感恩,因为“神就是他”。一切言辞都是粗鲁的,它毁坏了神面前单纯的“无”,使其看似为“有”。

1964年12月9日

V. 17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习一门爱的语言:与托马斯·莫顿相伴 365 日 / (美)莫顿著;任珊译.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617-8817-2
I. ①学… II. ①莫…②任… III. ①散文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0702 号



A YEAR WITH THOMAS MERTON

By Thomas Merton

Copyright © 2004 by the Merton Legacy Trus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SanFrancisco,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7-468 号

学习一门爱的语言:与托马斯·莫顿相伴 365 日

(美)莫顿 著

任珊 译

责任编辑 倪为国 何花

封面设计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总机 021-60821666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http://ecnup.taobao.com/>

印刷者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插 页 1

印 张 12

字 数 14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817-2/I·790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A YEAR WITH THOMAS MERTON

爱既是与生俱来的，又是需要恒久学习的。

正由于珍贵，所以爱、智慧或者真理注定不会像暴雨那样一股脑儿地浇到人身上。它们是清晨的露水，只能一点一滴地收聚；所以，若你懒惰，你就抓不住智慧，甚至，连不够聪明或警醒也不行。露水的真理就在于它们必定消失在太阳光照以前。

莫顿就是这样一位教人如何去爱的导师。

本书从莫顿浩瀚的日记中摘选了365篇短文，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这位不同寻常的思想家的智慧轨迹，也可以了解他对人生的各种体悟，特别是对沉默和孤独人生的挚爱与满足。在日记中了解莫顿，可以看出他的清晰和明澈也并非是一朝而就的，因为即使是同一个问题，他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中，直到他的感受终于在冲突中蜕变成智慧，宛如蝴蝶破茧而出。

莫顿的话语让我们理解，智慧或真理的语言原来就是爱的语言。

上架建议 ▶ 心灵励志、灵修

ISBN 978-7-5617-8817-2



9 787561 788172 >

定价：38.00元

www.ecnupress.com.cn